

六經述聞序言

易與詩書禮樂春秋，即是三代以前之歷史。今之六經，即是古之六藝。藝即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言。刪述六經，即是整理已往之歷史。孔子自衛返魯，年近七十，已知道之不行。刪詩書、定禮樂、修春秋、贊周易，是以人類之歷史爲己任也。觀已往而知現在，就現在則知未來也。子曰述而不作，是以歷史爲法也。

刪書斷自唐虞，即能徵之於事實也。堯舜以前，惟包犧之八卦、神農之耒耜、黃帝之衣冠，可信可徵。此外可信而無徵者，有徵而不可信者，皆置之不問，所以示信於天下也。仲尼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。是以堯舜文武之道，可以天下之法也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即去其荒誕不經之談。子所雅言，雅言即能合乎人道之正也。刪詩書、刪即根據已有之典章，取其有關於家國天下者。觀其上下，則知其異同。就其前後，則知其原委，以爲未來之法也。尙書事關五代之歷史，亦即三千年前，唯一之信史。秦火而後，百篇之全文，雖不得而睹。就現在所有之各篇，亦可以證明歷史之演進，與民族文化之所由來也。詩即代表有周一代之歷史。就風雅頌前後之演變，而知家國之興亡，天下之治亂。已事無不至，義無不備。詩書禮義之府也，即徵諸事實，而能見之於行也。就詩書前後上下之不同，而知刪述大意之所在也。二典三謨，即是立政立教之大本。商盤周誥，言爲國爲民之大義，已言無不盡，道無不至。詩書即是研究中國政治，唯一之典

章也。修春秋。修即就魯史之原文，修正其辭。因事以立文，文必須合於事實之真相。因義以立名，名與義必須能以相符。名無不正，即是言無不順。言無不順，即是義無不合。春秋義在正名。名即示之於人，公之於天下也。失其義者，即失其名。德及天下者謂之帝。人人之所歸者曰王。王者即能以天下爲一家也。春秋是以親親爲本。親親之至，則天下一家。春秋是以尊賢爲主。尊賢之至，則中國一人。春秋是以天下爲公也。春秋無所謂中外之分，中外即是代表文野之不同。春秋是合堯舜禹湯文武之道，而一以貫之。

詩書春秋之大義，即是中庸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。贊周易，易指宇宙萬有之演變而言。陰陽互相以爲對待，即是時空互相以爲演進。八卦與六爻，即是代表空間與時間演進之不同。贊即引伸其意義，以窮天下之變也。易經已成中國之文化，基本之原則，爲一切學術之所由出。定禮樂，禮即義在能以自治自立也，樂即義在能以自主自動也。詩書之政，即禮樂之教也。中國所謂之禮樂，唯一之目的即是人與家國天下，皆能自主自動，而能以自治自立者也。易與禮樂之道，可以互相爲證，即是中庸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。

書之於冊者爲記。記而能傳之於後者爲傳。傳而可爲天下後世之法者，尊之爲經。六經之文雖簡，包括唐虞夏商周五代之歷史。觀其前後上下之不同，則知刪述六經大義之所在也。六經即是代表中國傳統之文化也。三代以前，國家之文獻，皆藏之官府。孔子以後，中國之政教學術，乃公之於天下。五千年來，歷代相承。雖治亂無定，興亡無常，國家能以永久存在。傳統之文化，有以使之然也。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博切著明。即能以歷史爲法也。中國之文化，取法於物之所有之原則，而不執於物質已有之定律。以歷史爲法，而不限於歷史已有之成章。中國之歷史是以人道爲中心也。

中國文化唯一之優點，是有本有末，有先有後。六經之大義，即知其本也。易與詩書春秋之義，是互相貫通。合而言之，即是兩千五百年前，一部整個之歷史。六經之言，皆見之於行，徵於事實也。秦漢而後，誤於訓詁。學者執於文末。詩書之事實，只限於個人之言行。春秋禮樂，無一而不成爲理論之文章。刪述之大義，爲之不明。今根據六經之原文，就其前後上下之意義，互相證明，略加解釋。六經之大義，爲之一新。唐虞夏商之政教，有周一代之歷史，無一不明。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之大義，亦昭然若揭。就已有之典章，陳列以往之事實。觀其前後，則知其原委。就其上下，則知其得失。後有作者，縱極神聖，無以加矣。

易經述聞

序言

易字從日從勿。卽是代表物之所有之徵象。易交也，卽交易之易也。易變也，卽變易之易也。易卽是互相交易，互相變易者也。宇宙之萬有不同，而互相交易，互相變易之原則，是永久不變不易。包犧畫卦，是以八卦代表萬有之徵象。卽以物之所有之徵象，爲人事之法也。文王是就卦與卦之不同，而作彖辭。彖辭卽是代表物與物之演變，所有之不同。周公是就爻與爻之不同，而作爻辭。爻辭卽是代表時間之演進，所有之過程。孔子贊易。是就卦與爻，所有之意義，引而伸之，而作繫辭。繫辭卽是根據兩極生物之原理，與三級進化之原則，互相以爲演進。

易有三易，一曰連山、二曰歸藏、三曰周易。連山與歸藏之名，傳聞異辭。顧名思義就卦之本身而言。連山卽是連三之義。一卦分爲三爻。三爻而成爲八卦。是指八卦而言也。歸藏卽一卦可以演變爲八卦。八卦可以演變爲六十四卦。同時六十四卦，可以歸納爲八卦。八卦可以歸納爲一卦。是指六十四卦而言。周易卽是周而復始。卽卦與卦、爻與爻，互相以爲演進。由包犧而神農，由神農而黃帝堯舜。由黃帝、堯舜，而文王周公孔子。易經之範圍，日趨於光大。易有八卦。卦有六爻。六位而成章。六位卽是物與物之演變，所有之過程。兼三才而兩之，卽合上下內外之道。而成一理論之方程。方程卽是理論演進之過程。語言不足，繼之以文字。文字不足，繼之以卦象。易卽集理論之大成也。

卦象前

太極與兩儀

易有太極，太極即是時空合一之體。大而无外曰太。即一空間之內，而有無量之時間。有而无窮曰極。即一時間之內，而有無量之空間。就物之本身而言。物各有其本質，即各有其本性。各有其本性，即各有其本能。各有其本能，即各自爲一太極。本能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潛能也。

太極生兩儀，兩儀即是奇與耦之不同。一爲奇。一爲耦。奇與耦，即是代表陰陽所有之符號。相對曰兩，兩即相對而立也。相待曰儀，儀即相待而成也。生即是物之所有之本性。即能永久不息不已者也。兩儀即是太極之本身之不同。非太極之後，而有兩儀也。

四相與八卦

二兩奇爲老陽。二兩耦爲老陰。老陽與老陰，即是物之本身，自對自待之不同。二一奇一耦爲少陽。二一耦一奇爲少陰。少陽與少陰，即是物之本身，相對相待之不同。兩儀生四相。即自對自待之中，而有相對相待之義也。四相即是兩儀之本身，相對相待之不同。非兩儀之後，而有四相也。

三三奇爲乾。乾爲天。天即能有所爲也。乾之意義。對內而言，即能自強不息。對外而言，則能並行而不相悖。天即是代表時間所有之徵象。三三耦爲坤。坤爲地。地即能有所容也。坤之意義。對內而

言，即能含宏光大。對外而言，則能並育而不相害。地即是代表空間所有之象徵。

一奇在兩耦之下

爲震。震爲雷，雷即能以自動者也。震之意義，即无所阻也。

一耦在兩奇之內爲巽。巽爲風，風即

能有所入也。異之意義，即无所礙也。

一奇在兩耦之中爲坎。坎爲水，水即限于外，而能動于內也。

。坎之意義，即能亨于中也。亨于中，則能不困于內也。

一耦在兩奇之中爲離。離爲火，火即麗于

內，而能動于外也。雖之意義，即无所執也。无所執，則能不惑于外也。

一奇在兩耦之上爲艮。艮爲

山，山即能止于外也。艮之意義，即有所止也。

一耦在兩奇之上爲兌。兌爲澤，澤即能說于內也。兌

之意義，即有所得也。四相生八卦，即相

相待之中，已有所對所待之義也。八卦即是四相之本身，所

對所待之不同。非四相之後，而有八卦也。

八卦與六爻

乾爲天，坤爲地。天地卽是代表宇宙所有之徵象。震爲雷，巽爲風。雷與風，卽能以自對自待而立也。

坎爲水，離爲火。水與火，卽能以相對相待而成也。艮爲山，兌爲澤。山與澤，卽是所對所待而立也。

八卦即是代表天地萬物所有之徵象。易即以天地萬物所有之徵象，以爲人事之法也。

六爻

六爻即是時與位之不同。由初至上，即由始至終。卦有內外，即有上下之分。爻有上下，即有內外之不同。初與二在下，即是所相對之地也。三與四在上下之間，即是相待相對之地也。五與上在上，即是

自待自對之地也。就有始有終而言，則初與上兩爻爲重。義在能無過與不及也。就上下而言，則二與五爲主。義在能得乎中也。就內外而言，則三四兩爻之關係最大。義在能合乎時也。內卦爲貞，貞即能以自主也。外卦爲悔，悔即能以自反也。主之於內，則能行之於外也。反之於外，則能得之於內也。卦與卦相重。即是代表所有之環境。六十四卦，即是環境之不同。爻與爻相重。即是代表所有之事變。三百八十四爻，即是事變之不同。八卦與六爻。就一家國天下而言，即是世代演進之不同。就一人一物而言，即是事變之本身，所有之過程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天下之諸事畢矣。即知其吉凶得失，進退存亡。而能不失其正也。

兩極生物之原理

一即自對自待而立也。一生爲一，二即相對相待而成也。即一極之中，而有兩極之義也。二生爲三。三即相對相待之中，而有所對所待之義也。即兩極之中，而有三極之義也。三生萬物，即物之本身，已含有兩極生物之原理。生即是物之本性。物之本性，即是物之所有之本能。本能即是物之所有之潛能。宇宙萬有，皆相對而立，相待而成也。無對無待，則無所謂物。互相對待，即是互相演變。互相演變，即是互相以爲演進。宇宙之演變，無窮無盡。即是萬有之進化，永久不息不已。就整個之宇宙而言。宇宙之本身，即由兩種不同之性能。相反相成。互相演進。而成一宇宙之中心。中心即能得其平衡。得其平衡，則能得其正常。得其正常，即成一宇宙整個之系統。就一人一物一世界而言。各自成一中心。即各自爲一獨立之生命。生命是基於合理之演進而來也。所對所待而立者，即能各盡其性也。相對相待而立者，

即能各正其命也。自對自待而立者，即能性命一致。性命一致，即是人天合一之大道。

三級進化之原則

合兩極爲一極。即一極之中，而有三極。兩極生物之本身，已含有三級進化之義也。易有八卦，八卦即是代表兩極生物之原理。卦有六爻，六爻即是代表三級進化之原則。同一物也，各有不同之演變。即同一演變，各有不同之演進。同一演進，又各有不同之進化。就人類之歷史而言。歷史之本身，已含有三級進化之道也。所對所待之中，已有相對相待之義也。相對相待之中，已有自對自待之道也。兩極生物之原理。與三級進化之原則。即合天地萬物之道，而一以貫之。

相對而立者，即相待而成也。相待而成者，即相對而立也。無對則無所謂待。無待即無所謂對也。宇宙萬有，皆相反相成。互相以爲演進。卦與卦，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本體。爻與爻，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本質。各有其本質，即各有其本能。質與能，互相演變。即是能與量，互相以爲演進。易即無窮無盡之義也。爻與爻相加。即是卦與卦相乘。就其質數，可以知其量數。易即就物之本身，所有之質數，與物之所有之量數。相加相乘。以窮天下之變也。

目錄

六經述聞序言	
易經述聞序言	
卦象前	
易經述聞上	一
乾坤之一	一
泰否之二	二八
剝復之三	四九
易經述聞下	六三
咸恆之四	六三
夬姤之五	八五
豐旅之六	一〇七
繫辭上	一二五
繫辭下	一四五

易經述聞上

乾坤之一

『三三』『乾、元亨利貞。』

以上爲彖辭。文王所作。乾上乾下爲乾。乾即上下一致。即與天同其道也。元即能以大也。亨即能以通也。利即能立己以立人也。貞即能得其正當。元亨利貞，合而言之爲一。即天之所以爲天之道也。分而言之爲四，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。

『初九、潛龍勿用。 九二、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 九三、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厲。无咎。 九四、或躍在淵。无咎。 九五、飛龍在天。利見大人。 上九、亢龍有悔。 用九、見群龍无首吉。』

以上爲爻辭。周公所作。由初至上，即自內而外。由始至終。乾卦取象於龍。龍即能无所執也。初九、初即所待之地也。潛龍勿用，潛即時機未至。勿用，是有所待也。九二、居中在內。所對之地也。見龍在田，即得其時也。利見大人，即能有所爲也。九三、內外之際。得失所在，即相待之地也。終日乾乾，

即能自強不息。夕惕若厲，厲即如不及也。无咎，即能合於道也。九四、上下之交。進退所在，即相對之地也。或躍在淵，即時之已至。无咎，即合乎時也。九五、居在上。即自待之地也。飛龍在天，即能大有爲也。利見大人。大人即能有爲于天下也。上九、即自對之地也。乾之已終。亢龍有悔，亢即失之於過。悔即能以自反也。用九、是以陽爻爲九。見羣龍无首吉，即不執於我也。一與一相對爲二。二與一相待爲三。三三爲九，九之本身，已含有三級進化之義也。陽爻用九、天下无不平也。平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

『彖曰，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乃統天。雲行雨施。品物流行。大明終始。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乃利貞。首出庶物。萬國咸寧。』

彖曰以下，孔子所作。大哉乾元，是就整個之宇宙而言。乾元，即是代表時間所有之徵象。萬物資始，即物之所由生也。乃統天，天道即能有始有終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行，即天道之亨也。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，即終則有始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乘即能乘乎時也。御即能得乎中也。乾道變化。是互相以爲演進。各正性命。性即物之本能。命即物與物共同之道也。保合太和，乃利貞，即能得其正常。首出庶物，即能見之于行。萬國咸寧，即能各得其道也。

『象曰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』

天行健，健即能有終有始。自強不息，即能以天爲法也。象辭與爻辭以下。所有之象曰。同爲孔子

所作。即是發揮卦與爻，各有不同之意義也。

『潛龍勿用。陽在下也。見龍在田。德施普也。終日乾乾。反復道也。或躍在淵。進无咎也。飛龍在天。大人造也。亢龍有悔。盈不可久也。用九、天德不可爲首也。』

以上在爻辭之後。先儒謂之小象。爲孔子所作，是就周公之爻辭，而引伸其義。陽在下也，即時之未至。德施普也，普即形之于外。反復道也，即能見之于行。進无咎也，即時機已至。大人造也，造即能有所爲也。亢龍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即時極則反。天德不可爲首也。天德，即與天同其德也。即无上下內外之分也。

『文言曰：元者善之長也。亨者嘉之會也。利者義之和也。貞者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嘉會足以合禮。利物足以和義。貞固足以幹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。故曰乾元亨利貞。』

文言以下，孔子所作。即重申文王與周公之辭。而發揮象與爻所有之大義。元者善之長也。善即能合于道也。長即能以大也。亨者嘉之會也。嘉即善之所在。會即能以相通。利者義之和也。即能利己以利人也。貞者事之幹也。幹即能以有爲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仁即人我共同之道也。嘉會足以合禮，禮即能以自治自立也。利物足以和義，義即我之所應爲者。貞固足以幹事，即能以自強也。能自強，則能有所爲也。君子行此四德，即能見之于行。徵之於事實也。

『初九曰，潛龍勿用，何謂也。子曰，龍德而隱者也。不易乎世。不成乎名。遯世无悶。不見是而无悶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』

隱即有諸內也。不易乎世，即不爲世所移。不成乎名，即不爲名所動。无悶，即能得之於己。樂則行之，即可以行則行。憂則違之，即可以止則止。確乎其不可拔，即能以自立也。

『九二曰，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何謂也。子曰，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。善世而不伐。德普而化。易曰，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君德也。』

龍德而正中者也，即能居中得正。庸言之信，即言无不中。庸行之謹，即行无不正。閑邪存其誠。善世而不伐。即不執於我也。德普而化，即能善與人同。君德也，君即能自正以正人也。

『九三曰，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厲，无咎。何謂也。子曰，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所以進德也。修辞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。知終終之，可以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。在下位而不憂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。雖危无咎矣。』

忠信所以進德也。忠信即能言行一致。修辞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，即言則能以知也。知則能以行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。即有所始也。知終終之，可以存義也。即有所終也。居上位而不驕，即能以得人。在下位而不憂，即能安於位也。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即能以自治也。

『九四曰，或躍在淵，无咎。何謂也。子曰，上下无常。非爲邪也。進退无恒。非離群也。君子進德脩業，欲及時也。故无咎。』

上下无常，非爲邪也。義在得乎中也。進退无恒，非離群也。義在合乎正也。君子進德脩業，欲及時也。即能无過與不及也。

『九五曰，飛龍在天。利見大人。何謂也。子曰，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水流濕。火就燥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睹。本乎天者親上。本乎地者親下。則各從其類也。』

相應相求，是其類。流濕就燥，是各有其性。從龍從虎，即能各有所合。聖人作而萬物睹。聖人即知其道之所在也。本乎天者親上。本乎地者親下。各有所本，即各有所親。各從其類也，即能各得其道。

『上九曰，亢龍有悔。何謂也。子曰，貴而无位。高而无民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』

貴而无位，即无上下之分。高而无民，即无人我之不同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即人人能以知，能以行也。動而有悔，即失之於過也。悔即能以自反也。反之于己即能行之于人也。

『潛龍勿用，下也。見龍在田，時舍也。終日乾乾，行事也。或躍在淵，自試也。飛龍

在天，上治也。亢龍有悔，窮之災也。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。』

下也，即无所爲也。時舍也，即有所待也。行事也，即能見之于行。自試也，即能以自信也。上治也，即信及于人也。窮之災也，即時之已過。乾元用九，即六爻皆九，天下治也，即无人我中外之不同。以上是就個人之進退而言。

『潛龍勿用，陽氣潛藏。見龍在田，天下文明。終日乾乾，與時偕行。或躍在淵，乾道乃革。飛龍在天，乃位于天德。亢龍有悔，與時偕極。乾元用九，乃見天則。』

陽氣潛藏，即屯蒙未啓。天下文明，則治化已行。與時偕行，即文化日進。乾道乃革，即內外一新。位于天德，即大道已行。與時偕極，即時與位俱極。乾元用九，乃見天則。天則即終則有始也。以上是就世代之演進而言。

『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不言所利大矣哉。大哉乾乎。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。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。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』

乾元者，即有所始也。始而亨者也，即能行之而通。利貞者，性情也，性无不順，即是情无不正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无一不亨，即是无一不利。不言所利，大矣哉。是以共同之利爲利也。大哉乾乎，即

永久不息不已。剛健中正，助是不偏不倚。純粹精也。純就物之本質而言。粹就物之本性而言。精就物之本能而言。六爻發揮，即能各盡其道。旁通情也，即能各盡其性。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即與天同其道也。雲行雨施，即能各盡其利。天下平也，平即無人我遠近之分也。

『君子以成德爲行。曰可見之行也。潛之爲言也。隱而未見。行而未成。是以君子弗用也。』

德即能得之於己也。得之於己，則能行之於人。以成德爲行，即能以自信也。曰可見之行也，即能信於人也。隱而未見，即時有未至。行而未成，即德有未及。君子弗用，即无以自信，以信人也。

『君子學以聚之。問以辨之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。易曰，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君德也。』

學以聚之，問以辨之，即能以知也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，即能反之於己。君德也，即能自治以治人也。

『九三重剛而不中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。雖危无咎也。』

重剛，即是六爻皆剛。三在內卦之上。故曰不中。二以下爲地。五以上爲天。故曰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，即能慎之於前也。

『九四，重剛而不中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中不在人。故或之。或之者疑之也。故无咎。』

三與四爲人。四在人上，居外卦之下。故曰中不在人。或之者，疑之也。故无咎。是惟恐有所過也。

『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四時合其序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。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。而況於人乎。況於鬼神乎。』

夫大人者，即能以天地爲法也。與天地合其德，即能與天地同其道也。與日月合其明，即能往來不息。與四時合其序，即能終則有始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鬼即能自有而无者也。神即能由无而有者也。通於有无之理。則知吉凶得失之故也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即知其所始也。後天而奉天時，即知其所終也。天且弗違，即弗違於時也。時即是道之所在也。況於人乎，況於鬼神乎即義在能无過與不及也。

『凡之爲言也。知進而不知退。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而不知喪。其唯聖人乎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。其唯聖人乎。』

進退即是得失之所在。知進知退，即能合乎時也。存亡，即是吉凶之所在。知存知亡，即能得乎中也。得喪即是義之所在。知得知喪，即能不執於我也。其唯聖人乎，聖人即能合於時，得乎中也。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。其唯聖人乎。亦惟有聖人，而能合於時中之道者也。乾與乾內外自對自待。乾與坤

相對相待。即乾之中，已有坤之義也。

䷁ 坤元亨。利牝馬之貞。君子有攸往。先迷後得，主利。西南得朋。東北喪朋。安貞吉。』

坤上坤下爲坤。坤即內外一體。坤元亨，即能行之而通也。利牝馬之貞，牝馬即有利於人也。君子有攸往，是以羣居爲利也。先迷即失其道也。後得主利，即知立家立國之道也。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。是就當時地方之情形而言。西南即是羣居所在之地也。安貞吉，安即能以相安。貞即能得其常。吉即能各得其所也。

『彖曰，至哉坤元。萬物資生。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。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。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。行地无疆。柔順利貞。君子攸行。先迷失道。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。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。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。應地无疆。』

至哉坤元，即物之所由生也。萬物資生，即能各盡其性。乃順承天，即能得其時也。坤厚載物。德合无疆。即无內外之分。含弘光大。品物咸亨。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牝馬地類，行地无疆。即无中外之不同。柔順利貞。君子攸行。即能行之而通。先迷失道。後順得常。即能和平共處。西南得朋，乃與類行。即同類相聚。東北喪朋，乃終有慶。即无人我之不同。安貞之吉。應地无疆。即无遠近之分也。

『象曰，地勢坤。君子以厚德載物』

地勢坤，坤即與地同其德也。厚德載物，即能含弘於內。光大於外也。

『初六，履霜堅冰至。象曰，履霜堅冰。陰始凝也。六二，直方大。不習无不利。象曰，六二之動。直以方也。不習无不利。地道光也。六三，含章可貞。或從王事。无成有終。象曰，含章可貞。以時發也。或從王事。知光大也。六四，括囊无咎无譽。象曰，括囊无咎，慎不害也。六五，黃裳元吉。象曰，黃裳元吉。文在中也。上六，龍戰于野。其血玄黃。象曰，龍戰于野。其道窮也。用六，利永貞。象曰，用六永貞。以大終也。』

初六坤之始也。初居地下，即所待之地也。履霜，履即有所始也。堅冰至，即時所必至。陰始凝也，凝即互相結合。馴致其道，即由微而著。至堅冰也，初六即所待之中，而有所對之義也。六二居中在內。即所對之地也。直方大，即由直而方。由方而大。不習无不利，即能得之於內也。六二之動，直以方也。即直則能以方也。地道光也，即方則能以大也。六二之義，即所對之中，而有所待之道也。六三內外之際，即相待之地也。含章可貞，即有諸內也。或從王事，即能見之於行。无成有終，即能相待而立也。以時發也，即有所始也，知光大也，即有所終也。六三之地。即相待之中，而有相對之義也。六四上下之交

。即相對之地也。括囊无咎无譽，即能相對而立也。慎不害也，是无所過也。六四之義，即相對之中，而有相待之道也。六五居中的在上。即自待之地也。黃裳元吉，黃即能得其和。裳著于下也。元則能大。大之至，則合爲一體。文在中也，即能內外相通。六五之地。即自待之中，而有自對之義也。上六即自對之地也。坤之已終。龍戰于野，野即无人之地。非衆人之所知也。其血玄黃，血即代表生物之徵象。玄黃即互相以爲演變。其道窮也，窮在能以自反也。上六之義，即自對之中，而有自待之道也。用六是以陰又爲六，利永貞，即能有始有終。以大終也，即終則有始。二三爲六，即六之本身，已含有兩極生物之理也。陰又用六，即能得乎中也。

『文言曰，坤至柔而動也剛。至靜而德方。後得主而有常。含萬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順乎。承天而時行。』

文言以下，孔子所作。發揮彖與父未盡之意也。坤至柔而動也剛。柔即能有所容也。剛即能以自立也。至靜而德方。即能由內推及於外，後得主而有常。即能得其正常。含萬物而化光。含即藏於內也。光即能形於外也。坤道其順乎，即能得乎中也。承天而時行，即能合於時也。

『積善之家，必之餘慶。積不善之家，必之餘殃。臣弑其君。子弑其父。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由辯之不早辯也。易曰，履霜堅冰至。蓋言順也。』

積即由漸而來。辯即能知之於前也。弑君弑父，事變之大者。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即有所始也。易曰，

履霜堅冰至。蓋言順也，即能慎之於先也。

『直其正也。方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敬義立，而德不孤。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。則不疑其所行也。』

直其正也，正即由于直也。方其義也，義即生于方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即得其正也。義以方外，即合于義也。敬義立而德不孤，即能得之於己。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。即由直而成方，由方而成大，即能合於道也。則不疑其所行也。即能內外一致。

『陰雖有美含之。以從王事。弗敢成也。地道也。妻道也。臣道也。地道无成，而代有終。』

陰即相對而立也。美即能各有所能也。以從王事，王事即爲家爲國之道也。弗敢成也，即不目以爲功也。地道也，地道即是承天而時行。妻道也、臣道也，即能以地爲法也。地道无成，而代有終。即能各得其正也。

『天地變化。草木蕃。天地閉。賢人隱。易曰，括囊无咎无譽。蓋言謹也。』

天地變化，即時代演進之不同。草木蕃，即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地閉，即內外不通。賢人隱，即上不交蓋言謹也，即知其治亂得失之所在也。

『君子黃中通理。正位居體。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支。發於事業。美之至也。』

黃中通理，即能內外相通。正位居體，即能上下相安。美在其中，即德著於內。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。即能光大于外。美之至也，即得之於己也。

『陰疑於陽必戰。爲其嫌於无陽也。故稱龍焉。猶未離其類也。故稱血焉。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。天玄而地黃。』

陰疑於陽，疑則相離。即陽離於陰也。必戰即陰與陰戰。爲其嫌於无陽也。故稱龍焉。龍即乘時，而能有所爲也。猶未離其類也，即自相敵對。故稱血焉。血即傷于內也。傷于內，則能反于外也。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。即互相以爲演變。天玄而地黃，即上下已分。內外已通。坤與坤內外自對自待。坤與乾相對相待。即坤之中，有乾之義也。乾坤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其義愈明。

天地之道。即是陰陽互相以爲演進。陰陽相合，則剛柔相濟。物得其平，則人得其和。即是天下无不治。就乾坤兩卦之大義，而知六十四卦之演變也。就乾坤六爻演變之不同。則知三百八十四爻，義之所在也。



『屯、元亨利貞。勿用有攸往。利建侯。彖曰、屯剛柔始交而難生。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。雷雨之動滿盈。天造草昧。宜建侯而不寧。』

震下坎上爲屯。震在坎下，即能動于內也。坎在震上，即困于外也。其象爲屯，屯即物之初生也。屯見

而不失其居，即能得其所也。元亨即能有所爲也。利貞即能得其正常。勿用有攸往，險在前也。利建侯，即能主之於內也。彖曰，屯剛柔始交而難生。即動乎險中。大亨貞。大而能亨，亨而能正，即能得其道也。雷雨之動滿盈。天造草昧。即萬物之始。宜建侯而不寧。屯非一時所能濟也。

『象曰，雲雷屯。君子以經綸。』

君子以經綸，即能盡立家立國之道也。

『初九，磐桓。利居貞。利建侯。』象曰，雖磐桓，志行正也。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六一，屯如遄如。乘馬班如。匪寇婚媾。女子貞不字。十年乃字。象曰，六二之難，乘剛也。十年乃字，反常也。六三，即鹿无虞。惟入于林中。君子幾，不如舍。往吝。象曰，即鹿无虞，以從禽也。君子舍之，往吝窮也。六四，乘馬班如。求婚媾，往吉无不利。象曰，求而往，明也。九五，屯其膏。小貞吉。大貞凶。象曰，屯其膏。施未光也。上六，乘馬班如。泣血漣如。象曰，泣血漣如，何可長也。』

初九，初即所待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以自動也。磐桓屯之始也。利居貞，貞即能以自立也。利建侯，即能主之於內。雖磐桓，志行正也。即志在於民也。以貴下賤，貴即有其德也。大得民也，即衆之所歸也。六二，二即所對之地也。居內卦之中。屯如遄如，指所有之環境而言。乘馬班如，即所行之難。匪

寇婚媾，即不正之結合。女子貞不字，有所待也。十年乃字，即有所終也。六二之難，乘剛也。即義之所在。十年乃字，反常也。即能得其正常。初九之利，知其本也。六二之貞，能以自立也。六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即鹿无虞，虞在能得其人。惟入于林中，即无備而入。君子幾，不如舍。即不可以有爲也。往吝，即无所得也。以從禽也，即逐于外也。往吝窮也，窮即不能以自反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求婚媾，求則能以相得。往吉无不利，即能有所合也。求而往明也，即時之已至。六三之舍，无所過也。六四之求，合于時也。九五目待之地也，以剛居中在上，即能得之於己也。屯其膏即能有功於人也。小貞吉，即能由近致遠。大貞凶，務於外者則失之於內也。施未光也，即德不足以及人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屯之已終。泣血漣如，即時之已過。何可長也，即其道已窮。九五之貞，能得其道。上六之泣，不能以自反也。震與坎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解。屯與鼎相對相待。即屯之中，有解與鼎之義焉。

䷃ 『蒙、亨。匪我求童蒙。童蒙求我。初筮告。再三瀆。瀆則不告。利貞。』彖曰，蒙山下有險。險而止蒙。蒙、亨，以亨行時中也。匪我求童蒙。童蒙求我志，應也。初筮告，以剛中也。再三瀆，瀆則不告，瀆蒙也。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』

艮上坎下曰蒙。坎在艮下，即能亨內也。艮在坎上，即止于外也。其象爲蒙。蒙雜而著，即能以自立也。亨即能亨于中也。匪我求童蒙。蒙在於童。童蒙求我，即能反之于己也。初筮告，即能致其誠。再三瀆，瀆即亂也。瀆則不告。亂于內，則无以喻于外也。利貞即能得其正。彖曰，山下有險，即陷于內也。

。險而止，即能止于外也。以亨行時中也。時中即能得其道也。志應也，應則能以相通。以剛中也。以剛居中，即能有所爲也。濟蒙也，濟即是蒙。蒙以養正，養即能反之于內也。聖功也，反之于己，則能行之于外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下出泉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』

山下出泉，即發之于內也。果行，即能如水之不息。育德，即能如泉之不竭。君子即能正己以正人也。

『初六，發蒙。利用刑人。用說桎梏以往吝。象曰，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。九二、包蒙吉。納婦告。子克家。象曰，子克家，剛柔接也。六三，勿用取女。見金夫不有躬。无攸利。象曰，勿用取女，行不順也。六四、困蒙吝。象曰，困蒙之吝，獨遠實也。六五、童蒙吉。象曰，童蒙之吉，順以巽也。上九、擊蒙。不利爲寇。利禦寇。象曰，利用禦寇，上下順也。』

初即所持之地也。即蒙之所在。發蒙，即能得之於己也。利用刑人，刑即可以爲法於人。用說桎梏以往吝。即无以發其蒙也。以正法也，法得其道，即蒙得其正。九二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內，即能亨于中者也。包蒙吉，即能有所容也。納婦吉，即能正乎內也。子克家，即能以自立也。剛柔接也，即能盡承先繼後之道也。初六之利，義在能以自治也。九二之吉，即能得之於己。六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

也。勿用取女，即不能以自立也。覓金夫，不有躬，惑于外也。无攸利，不足以有爲也。行不順也，即失其道也。六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困蒙吝，各即困于外也。獨遠實也，即不能反之於己也。六三勿用，義在能以自立也。六四之吝，不能以自反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，義在能以向善。童蒙占，即能得之於內。以巽也，即能合于道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上，即能止于外者也。擊蒙是以蒙治蒙。不利爲寇，求之於外也。利禦寇，防之於內也。利用禦寇，上下順也。順即能得其道也。六五之吉，得之於中也。上九之利，反之於外也。屯在於外，義在能有所爲也。蒙在於內，道在能以自得也。坎與艮內外所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蹇。蒙與革相對相待。即蒙之中，有蹇與革之義焉。屯蒙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䷄ 『需、有孚。光亨貞吉。利涉大川。』 彖曰，需須也。險在前也。剛健而不陷。其義不困窮矣。需有孚，光亨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中也。利涉大川。往有功也。』

坎上乾下爲需。乾在坎下，即能有爲于內。坎在乾上，即能不困于外也。有孚即能信于中也。光亨貞吉，光即能以光大。貞吉即能得其正。利涉大川，即有所爲也。需須也，即有所待也。險在前也。即能剛健而不陷。其義不困窮矣，有所爲，則能有所得也。位乎天位，即以剛居中在上。以正中中也，即能上下相通。往有功也，即能利己以利人也。

『彖曰，雲上於天需。君子以飲食晏樂。』

雲上于天，則能雨降於地。君子以飲食晏樂，即能得其道也。

『初九，需于郊。利用恒。无咎。』象曰，需於郊，不犯難行也。利用恒，无咎，未失常也。九二，需于沙。小有言。終吉。』象曰，需于沙，衍在中也。雖小有言，以吉終也。九三，需于泥。致寇至。』象曰，需于泥，災在外也。自我致寇，敬慎不敗也。六四，需于血。出自穴。』象曰，需于血，順以聽也。九五，需于酒食。貞吉。』象曰，酒食貞吉，以中正也。上六，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來。敬之終吉。』象曰，不速之客來。敬之終吉。雖不當位，未大失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初即有所需也。需即人之所必須者。需于郊，郊即无人之地也。利用恒。恒即能有始有終。无咎，是以无爭爲貴也。不犯難行也，即无所爭也。未失常也，即能得其正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需于沙。沙即往來之地。小有言，即小者可以无爭也。愆在中也，愆即失之於過。以吉終也，即義在有終也。九三相待之地也。需于泥，泥即進退兩難。致寇至，即不期而遇。災在外也，即來之於外也。自我致寇，即由所需而來也。敬慎不敗也，敬即能以自立也，慎則能无所爭也。有利於我，亦能有利於人也。六四，相對之地也。需于血。血即有切膚之痛。出自穴，穴即藏于內也。出即能各取其所需。順以聽也。即得之於己也。得之於己，則能主之於我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在上，即能不困于外也。需于酒食，即能以自治自立。貞吉，即能得其道。以中正也，即能无過與不及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入于

穴，即各取其所需。不速之客，來之於外也。客即有所需也。三人即來之不已。敬之終吉，有利於己，亦能有利於人也。雖不當位，未大失也。亦有應盡之義也。需即民生之所需也。于郊于沙，于泥于血，于酒食。即是代表歷史演進之徵象。乾與坎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訟。需與晉，相對相待。即需之之中，有訟與晉之義焉。

䷅ 『訟、有孚，窒，惕中吉。終凶。利見大人。不利涉大川。』象曰，訟。上剛下險。險而健，訟。訟有孚窒，惕中吉。剛來而得中也。終凶，訟不可成也。利見大人。尙中正也。不利涉大川。入于淵也。』

乾上坎下爲訟。坎在乾下，即險于內也。乾在坎上，即健于外也。訟有孚，即能亨于中也。窒即限于外也。惕中吉，即能慎之于先。終凶，是以訟終也。利見大人，大人即能正己以正人也。不利涉大川，即无所終也。上剛下險，即險于內，而剛于外也。險而健，訟。即剛來而得中也，即內外以剛居中。訟不可成也，是以无訟爲貴也。利見大人。尙中正也。中正即能得其平也。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淵也。即以訟終也。

『象曰，天與水違行，訟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』

天與水行違，天自下而上也。水自上而下也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謀之於始，則知其所終。就其所終，則知其所始也。

『初六，不永所事。小有言。終吉。象曰，不永所事，訟不可長也。雖小有言，其辯明也。九二、不克訟。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。无眚。象曰，不克訟，歸逋竄也。自下訟上，患至掇也。六三，食舊德。貞厲，終吉。或從王事无成。象曰，食舊德，從上吉也。九四、不克訟。復即命。渝安貞吉。象曰，復即命，渝安貞，不失也。九五、訟元吉。象曰，訟元吉，以中正也。上九，或錫鞶帶。終朝三褫之。象曰，以訟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』

初即所待之地。不永所事，即能謀之于始。小有言終吉。謀之于始，則能有所終也。訟不可長，即訟終凶也。雖小有言，其辯明也。即能辯之於初也。九二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下，即能享于內也。不克訟，即能慎之於先。歸而逋，與邑人三百戶。即安于內也。无眚，即无意外之災也。歸逋竄也，即能謀之於前。自下訟上，患至掇也。即自取之也。六三，相待之地也。食舊德，是以義爲重也。貞厲，即能得其正。終吉即有所終也。或從王事无成，即不自以爲功也。從上吉也，即義之所在。九四相對之地也。不克訟，即不以訟爲能也。復即命，復即能以自反。渝安貞吉，安即能以相安。不失也，即无待於訟也。

九五居中在上。自待之地也。訟元吉，即能得其道也。以中正也，即以中正之道，行之於天下也。上九訟之已終。上即自對之地也。或錫之鞶帶，或即得之于訟也。終朝三褫之，得之于訟者，亦以訟失之也。以訟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即不足以服人也。初六之吉，謀之於始也。九二无眚，无所爭也。六三終吉

，反之於己也。九四貞吉，能得其道。九五无吉，得其平也。上九終三朝褫之，即不能以自反也。知終凶之戒，則知所以息訟之道。知惕終之吉，則知以无訟爲貴。需有孚于中，而能光大于外，故利涉大川。訟有爲于外，而窒于內也。故利見大人。坎與乾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需。訟與明夷，相對相待。即訟之中，有需與明夷之義焉。需訟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䷆『師貞。丈人吉。无咎。』彖曰，師衆也。貞正也。能以象正。可以王矣。剛中而應。行險而順。以此毒天下。而民從之。吉又何咎也。』

坤上坎下爲師。坎在坤下，即能容于內也。坤在坎上，即能畜于外也。師貞，師即衆也。貞即能得其道。丈人吉，即能得其人。无咎，即无所失也。師衆也。即衆之所在。貞正也，正則能以得衆。能以衆正，可以王矣。王者即衆之所歸也。剛中而應，則能以有爲。行險而順，則能以有功。以此毒天下，而民從之。毒即能得其平也。能得其平，則民无不服。故吉。又何咎也，即能以无咎者也。

『象曰，地中有水師。君子以容民畜衆。』

地中有水，即有所容也。容則能大。畜則能以得衆。君子之道。即能立己以立人也。

『初六，師出以律。否臧凶。』象曰，師出以律。失律凶也。九二，在師中吉。无咎。王三錫命。象曰，在師中吉，承天寵也。王三錫命。懷萬邦也。六三，師或輿尸，凶。象曰，師或輿尸，大无功也。六四，師左次，无咎。象曰，左次无咎，未失常也。六

五，田有禽。利執言。无咎。長子率師。弟子與尸。貞凶。象曰，長子率師，以中行也。弟子與尸，使不當也。上六，大君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象曰，大君有命，以正功也。小人勿用，必亂邦也。」

初六，所待之地也。初即未出之前。師出以律，律即紀律。師以紀律爲主。否賊凶，紀律不善，出則必凶。九二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下，即能亨于內者也。在師中吉，即能上下一致。上下一致，則无咎也。王三錫命，即能以有功。承天寵也。即衆之所歸也。懷萬邦也，懷即來歸。非以力服也。六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師或與尸凶，是由於輕進。大无功也，即所失者大。六四，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師左次，无咎。即退舍无功。猶勝于與尸之凶。未失常也，即師以全師爲上。六五，自待之地也。居中之上。田有禽，禽即師之對象。利執言，即能有所獲也。長子率師，即率得其人。弟子與師，即使失其當。貞凶，用非其人，則雖正亦凶。以中行也，即能得其道。使不當也。即昵於私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師之已終。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。即能盡命師動衆之義也。以正功也，即志在撥亂。小人勿用，必亂邦也。亂即失其正也。正功於先，以亂邦爲戒於後。即能盡開國承家之道也。坎與坤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比。師與同人相對相待。即師之中，有比與同人之義焉。

䷇ 比，吉。原筮。元永貞。无咎。不寧方來。後夫凶。彖曰，比吉也。比輔也。下順從也。原筮，元永貞，无咎。以剛中也。不寧方來，上下應也。後夫凶。其道窮也。

。』

坎上坤下爲比。坎在坤上，即能亨于外也。坤在坎下，即能容于內也。比吉，即能得其所也。原筮，是无待于筮也。元永貞，元則能大。永貞即能有始有終。无咎即无過也。不寧方來，不寧即无所比也。方即四方，來則能以相安。後夫凶，即比之于後也。比吉也，吉即能以相得。比輔也，輔即能以相合。下順從也，即上下一致。以剛居中在上，即有所爲也。上下應也，即內外相通。後夫凶，其道窮也。窮則无所終也。

『象曰，地上有水比。君子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。』

水在地上，即能各得其道。建萬國，即能各得其所。親諸侯，則天下如一家也。

『初六，有孚。比之无咎。有孚盈缶。終來有他吉。象曰，比之初六，有他吉也。六二，比之自內。貞吉。象曰，比之自內，不自失也。六三，比之匪人。象曰，比之匪人，不亦傷乎。六四，外比之貞吉。象曰，外比於賢。以從上也。九五，顯比。王用三驅。失前禽。邑人不誠。吉。象曰，顯比之吉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順，失前禽也。邑人不誠，上使中也。上六，比之无首。凶。象曰，比之无首，无所終也。』

初六，所待之地也。有孚，即信于中也。无咎，即比之于初也。有孚盈缶，即誠于內也。終來有他吉，誠于內，則能形于外也。六二所對之地。居中得正。比之自內，即由于中也。貞吉即能得其正。不自

失也，即得之于己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比之匪人，即失其所與也，不亦傷乎，傷即无所終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。外比之貞吉。即比之於外也。貞吉，即能得其正則吉，外比于賢，賢即可以爲人之法。以從上也，即能有所爲也。九五，自待之地。以剛居中在上。即得行其道也。顯比，顯即无所私也。王用三驅，即網開一面。即能取信於天下也。失前禽，邑人不誡，吉。即信足以孚人也。位正中也。即得行其道也。舍逆取順，即能以德服人。上使中也，即合于義也。上六，自對之地。即比之已終。无首，即无所始也。无所始，故无所終也。師行于外，而以容民畜衆爲主。比輔于內，則以建國親侯爲本。能盡師與比之義者。則能爲家國天下之王也。坤與坎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師。比與大有，相對相待。即比之中，有師與大有之義焉。師比兩卦。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三三三『小畜，亨。密雲不雨。自我西郊。』彖曰，小畜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，曰小畜。健而巽，剛中而志行，乃亨。密雲不雨，尚往也。自我西郊，施未行也。』

巽在乾上，即能風行于外。乾在巽下，即能有爲于內。小畜亨，亨即能以相得。密雲不雨，有所待也。自我西郊，即有所始也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。位即所在之地也。上下應之，即能以相通。小畜寡也，義在能見之於行也。健而巽，即有所爲也。剛中而志行，即內外以剛居中。乃亨，即得行其志也。密雲不雨，尚往也。尚即能以有功。自我西郊，施未行也。即未能行之于天下也。

『象曰，風行天上小畜。君子以懿文德。』

風行天上，即无所礙也。君子以懿文德，文即形于外也。德即著于內也。君子之道，即能誠于內，而形于外也。

『初九，復自道。何其咎。吉。』象曰，復自道，其義吉也。九二，牽復吉。象曰，牽復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九三，輿說輻。夫妻反目。象曰，夫妻反目，不能正室也。六四，有孚。血去，惕出。无咎。象曰，有孚惕出，上合志也。九五，有孚攣如。富以其鄰。象曰，有孚攣如，不獨富也。上九，既雨既處。尚德載。婦貞厲。月幾望。君子征凶。象曰，既雨既處，德積載也。君子征凶，有所疑也。』

初九，所待之地也。復自道，即能反之於己也。何其咎吉，即无咎可言。其義吉也，即能見之於行也。

九二居中，所對之地也。牽復吉，即能以自反也。牽復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即能得之於內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。輿說輻，志於外也。夫妻反目，即不能正乎內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居異之下，即能順乎內也。有孚，即能信及于人。血去惕出，上合志也。即能以自得之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之上。有孚攣如，即上下一致。富以其鄰，即能推及於人，不獨富也。即能自立以立人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，既雨既處，即能反之于內。尚德載，即能形於外也。婦貞厲正乎內者，則能行乎外也。月幾望，即光于外也。君子征凶，惟恐有所過也。德積載也，即有諸內也。有所疑也，即能以自反也。乾與巽內外。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姤。小畜與豫，相對相待。即小畜之中，有姤與豫之義焉。

『三三』履虎尾。不咥人亨。彖曰，履，柔履剛也。說而應乎乾。是以履虎尾，不咥人亨。剛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。光明也。』

乾上兌下爲履。澤在天下，即能有得于內也。天在澤上，即能有爲於外也。履即有所往也。履虎尾，虎在前也。不咥人，即履之于後也。亨即得其道也。履不處也，即能取法乎上。柔履剛也，即由下而上。說而應乎乾，即能有所爲也。剛中正，即以剛居中。履帝位而不疚。即能澤及於下。光明也，即能光大於天下也。

『象曰，上天下澤。履。君子以辯上下。定民志。』

上天下澤，即上下相通。履即有所往也。辯上下，即能各得其道。定民志，即能以相安。

『初九，素履往。无咎。象曰，素履之往，獨行願也。九二，履道坦坦。幽人貞吉。象曰，履道坦坦，中不目亂也。六三，眇能視。跛能履。履虎尾。咥人凶。武人爲于大君。象曰，眇能視，不足以有明也。跛能履，不足以與行也。履虎尾。咥人凶。位不當也。武人爲于大君，志剛也。九四，履虎尾。愬愬終吉。象曰，愬愬終吉，志行也。九五，夬履，貞厲。象曰，夬履貞厲，位正當也。上九，視履考祥。其旋元吉。象曰，元吉在上。大有慶也。』

初九，初卽所待之地。素履往，素卽素其位而行。无咎，卽無所過也。獨行願也，卽得行其志也。九二居中在下。所對之地。履道坦坦，坦坦卽直道而行。幽人貞吉，卽能得其正也。中不自亂也。卽履得其道也。六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卽能說于內者也。眇能視，跛能履，志在于履也。履虎尾，咥人凶，卽不可以過也。武人爲于大君，大君卽能自正以正人也。不足以有明也，不足以與行也，卽非人人之所能也。志剛也，卽能以自立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履虎尾，卽履之于後也。愬愬終吉，卽不敢有所過也。志行也，卽能以自治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臨下。夬履卽能盡其道。貞厲卽能得其正。位正當也，卽能以自主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履之終也。視履考祥，視其所履，則知其得失。祥卽能得其正常。其旋元吉，旋卽能以自反。大有慶也，卽有所終也。小畜畜于內也。六四與下有應，卽有所爲也。畜于內者，則能行于外也。履行于外也。六三與上有應，卽說于外也。說于外者，是由于內也。就小畜與履之義。則知教之所以行，政之所以立也。兌與乾，內外所對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夬。履與謙相對相待。卽履之中，有夬與謙之義焉。小畜與履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其義愈明。

泰否之二

䷊ 泰，小往大來。吉亨。象曰，泰小往大來，吉亨。則是天地交，而萬物通也。上下交，而其志同也。內陽而外陰。內健而外順。內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也。』

內乾外坤爲泰。乾在坤下，即能剛健有爲于內。坤在乾上，即能含弘光大于外。泰即內感外應。小往大來，即能由小而大。吉亨，即能行之而通也。天地泰，泰即是上下相交。內外相通。天地交而萬物通，即物與物之亨也。上下交而其志同。即人與人之亨也。內陰而外陽，即陽主于內也。內健而外順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內君子，而外小人。即君子在內，小人在外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君子日多，即是天下无不治。

『象曰，天地交泰。后以財成天地之道。輔相天地之宜。以左右民。』

天地交泰，即內外相通。后即負家國天下之責也。財成天地之道。財指物力而言。成即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輔相天地之宜。輔就人事而言。相即能得乎中也。以左右民，左右，即去其過與不及者。即能得其平也。

『初九，拔茅茹。以其彙。征吉。象曰，拔茅征吉，志在外也。九二，包荒。用馮河

。不遐遺朋亡。得尚于中行。象曰，包荒。得尚于中行。以光大也。九三，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。艱貞无咎。勿恤。其孚。于食有福。象曰，无往不復。天地際也。六四，翩翩不富以其鄰。不戒以孚。象曰，翩翩不富，皆失實也。不戒以孚，中心願也。六五，帝乙歸妹。以祉元吉。象曰，以祉元吉。中以行願也。上六，城復于隍。勿用師。自邑告命。貞吝。象曰，城復于隍，其命亂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拔茅茹，以其巢。巢即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征吉，志在外也。即由內而外。即能由近以至遠也。九二居地之上。在內卦之中。所對之地也。包荒，荒即大也。包則能容。用馮河，馮即各盡其所能也。不遐遺，即无遠近之分。朋亡，即无所私也。得尚于中行。中行即能无偏无黨。以光大也。即能光大于外也。九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。有所始。則能有所終也。有終有始，即能以自立也。勿恤其孚，孚即能信及於人也。于食有福，即同受其福也。无往不復。天地際也。即能得乎中也。六四，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翩翩不富，以其鄰。不富，即不能以自治也。鄰，指所有之家國而言。以其鄰，鄰有應盡之義也。不戒已孚。孚，即能取信于人也。翩翩不富，皆失實也。已失爲政之道也。中心願也，即能富以其鄰。鄰无不富。即是人无不平也。六五目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帝乙歸妹，即是上下相交。內外相通。以祉元吉。即能合於人道之大義。中以行願也，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上六，自對之地。泰之已終。即時之已過。城復于隍。即自內而外。勿用師，即亂于內也。貞吝，即能反之于己。

。自邑告命。其命亂也。即失其道也。乾與坤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否。泰與否相對相待。即泰之中，有否之義焉。

䷋『否之匪人。不利君子貞。大往小來。』
『否之匪人。不利君子貞。大往小來。則是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通也。上下不交，而天下无邦也。內陰而外陽。內柔而外剛。內小人而外君子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也。』

內坤外乾爲否。坤在乾下，即能容于內也。乾在坤上，即能有爲于外。否之匪人。不利君子貞。即小人與君子之道不同。大往小來，即由大而小。天地不交，萬物不通即是天地之否也，上下不交天下无邦，即是天下之否也。內陰而外陽，即陰主于內也。內柔而外剛，即不足以有爲也。內小人而外君子。即小人在內，君子在外。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。小人日多。即是天下无不亂。

『象曰，天地不交否。君子以儉德辟難。不可榮以祿』

小人之道。是以個人之利爲利也。君子是以共同之道，以爲道也。君子以儉德辟難。即能以自反也。

『初六，拔茅茹。以其彙。貞吉，亨。』象曰，拔茅貞吉，志在君也。六二，包承。小人吉。大人否。亨。象曰，大人否亨。不亂群也。六三，包羞。象曰，包羞，位不當也。九四，有命无咎。疇離祉。象曰，有命无咎，志行也。九五，休否。大人吉。其亡其亡。

。擊于苞桑。象曰，大人之吉，位正當也。上九，傾否。先否後喜。象曰，否終則傾。何可長也。』

初六否之始也。所待之地也。拔茅茹，以其彙。即知其本也。貞吉，即能得其正。亨即能行之而通也。拔茅貞吉。志在君也，君即能立己以立人也。六二居中在下。所對之地也。包承，即有所容也。小人吉，即各有應盡之責。大人否，否以止否爲目的也。亨即能以自反也。不亂羣也，即能以自治也。六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包羞，即不能以自治也。位不當也，即无以取信于人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有命无咎，即有應盡之道也。疇離祉，疇即同類。離即有所麗也。祉即同受其福。志行也，即得其志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休否，即有應盡之義也。大人吉，大人即能有所爲也。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苞桑有利於民也。民生之得失，即關乎國家之存亡。大人之吉，位正當也，即能得其人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傾否，即否之已極。先否後喜，即人人有恩治之心也。何可長也，即否極則反。終則有始。天道是由下而上。萬物之消長，皆由內而外。就否泰兩卦，而知家國天下治亂興亡之所在也。坤與乾，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泰。否與泰相對相待。即否之中，有泰之義焉。泰與否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䷋『同人于野。亨。利涉大川。利君子貞。』象曰，同人柔得位。得中而應乎乾。曰同人。同人曰，同人于野。亨。利涉大川。乾行也。文明以健。中正而應。君子正也。

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』

乾上離下爲同人。離在乾下，即能麗于內也。乾在離上，即能並行于外也。同人親也。親則能與人同也。同人于野。野无人之地也。利涉大川。即能由近以至遠也。

『象曰，天與火同人，君子以類族辨物。』

天與火不同，而有相同之道也。君子以類族辨物，類與族不同。而有相通之義也。

『初九，同人于門。无咎。』象曰，出門同人，又誰咎也。六二，同人于宗，吝。象曰，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九三，伏戎于莽。升其高陵。三歲不興。象曰，伏戎于莽，敵剛也。三歲不興，安行也。九四，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象曰，乘其墉，義弗克也。其吉則困而反則也。九五，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大師克相遇。象曰，同人之先，以中直也。大師相遇，言相克也。上六，同人于郊。无悔。象曰，同人于郊，志未得也。』

初九，所待之地也。同人之始。同人于門，即由內而外。由內而外，則能與人同也。能與人同，故曰无咎。又誰咎也，即由我而同也。六二，所對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下。即能不惑于內者也。同人于宗，宗即限于所親也。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即不能推己以及人也。九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伏戎于莽。升其高陵。即內外對立。互相對立，即是互相敵對。三歲不興，安行也。即行之而不通也。九四上

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乘其墉，即能以自立也。弗克攻吉，即非以攻爲目的也。義弗克也。其吉，則困而反則也。得其道，即能有所終也。九五居在上。自待之地也。先號咷而後笑。大師克相遇言相克也。同人之先，以申直也。即得其道也。上九，時之已終。自對之地也。同人于郊，郊即能以自治也。无悔，即能无礙於人也。志未得也，即同之中，又有未盡之義也。離與乾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，爲大有。同人與師，相對相待。即同人之中，有大有與師之義焉。

三三三『大有，元亨。彖曰，大有。柔得尊位，大中而上下應之。曰大有。其德剛健而文明。應乎天而時行。是以元亨。』

離上乾下，爲大有。乾在離下，即能有爲于內。離在乾上，即能不惑于外。大有元亨，元即能大，亨則能通。大有衆也。衆則能以大也。柔得尊位，即以柔居中在上。大中即无所私也。上下應之，即內外相通。應乎天而時行。是以元亨。即能得其道也。

『象曰，火在天上大有。君子以遏惡揚善。順天休命。』

火在天上，即能與天同其道也。乾在離下，即能與地同其德也。遏惡揚善，即能善與人同。順天休命，即能人天一致。

『初九，无交害，匪咎。艱則无咎。象曰，大有初九，无交害也。九二，大車以載。有攸往，无咎。象曰，大車以載，積中不败也。九三，公用亨于天子。小人弗克。象曰，

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害也。 九四，匪其彭。无咎。象曰：匪其彭，明辨晬也。 六五，厥孚交如，威如吉。象曰：厥孚交如，信以發志也。威如之吉，易而无備也。上九，自天佑之。吉无不利。象曰：大有上吉，自天佑也。』

初九，大有之始。所待之地也。无交害，交即能與人爲善。害即不利於我也。匪咎，即比之匪人。艱則无咎，即能取信於人。大有初九，无交害也。即能慎之於先也。 九二以剛居中在內。所對之地也。大車以載，即有所容也。有攸往，即有所往也。无咎即无所失也。積中不敗也。即有諸內也。 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公用亨于天子，公即能有功於國家也。小人弗克，即不勝其任也。小人害也，即有害於國家也。 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匪其彭，彭即衆也。无咎，即能各得其道。明辨晬也，即能微之於事實。 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上。即能不惑於外也。厥孚交如，威如吉。即形於外也。信以發志也，即能誠於內也。易而无備也，即能取信於人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大有之終。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天之所佑，即是人之所歸也。大有上吉。自天佑也。同人明於內也。明於內，則能光於外也。大有明於外也。明於外，則能光於內也。就同人與大有之義。則知所以爲人之道也。 乾與離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應爲同人。大有與比，相對相待。即大有之中，有同人之義焉。同人與大有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

『謙，亨。君子有終。』

象曰：謙亨。天道下濟而光明。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虧盈

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尊而光。卑而不可踰。君子之終也。』

坤上艮下爲謙。艮在坤下，即能止于內也。坤在艮上，即能容于外也。謙即止于內，而能光大于外也。謙亨，亨即能以通也。君子有終，即有所終也。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即能由上而下。地道卑而上行，即能由下而上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即盈則必虧。地道變盈而流謙，即盈則必變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禍福之至。好惡之來。皆由於盈謙。謙尊而光，即日趨光大。卑而不可踰，即與人無爭也。君子之終也。君子之道，即友之于己，而能施之于人也。

『象曰：地中有山謙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』

地中有山，即是山上有地。裒多益寡，即能無過與不及也。稱物平施，稱即能得其平。施即己所不欲亦勿施于人也。

『初六，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。象曰：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六二，鳴謙貞吉。象曰：鳴謙貞吉，中心得也。九三，勞謙君子。有終吉。象曰：勞謙君子。萬民服也。六四，无不利。撝謙。象曰：无不利，撝謙。不違則也。六五，不富以其鄰。利用征伐。无不利。象曰：利用征伐，征不服也。上六，鳴謙。利用行師。征邑國。象曰：鳴謙，志未得也。利用行師，征邑國也。』

初六初卽所卽待之地也。謙謙君子，謙謙卽能反之於己。用涉大川，卽能以有功卑以自牧，卽不敢以自尊也。六二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，卽能以自得也。鳴謙，卽形于外也。貞吉，卽能得其正。中心得也，卽得之於己也。九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。卽能止于內者也。勞謙君子，勞而能謙。卽能不矜不伐。有終吉，卽有所終也。萬民服也，卽可以爲天下之法也。六四，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无不利，卽无不順也。撝謙，卽不自以爲功不違則也，卽合于道也。六五，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義无人我之分。不富以其鄰，卽能富及其鄰。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卽能平其所不平也。征不服也，卽无不平也。上六，自對之地也。謙之已至。鳴謙，卽能反之於外。利用行師，卽能行之於人，征邑國也，卽能由內而外。鳴謙志未得也。卽志在无一不平。艮與坤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剝。謙與履，相對相待。卽謙之中，有剝與履之義焉。

䷎ 豫，利建侯，行師。 彖曰：豫剛應而志行。順以動豫。豫順以動。故天地如之。而况建侯行師乎。天地以順動，故日月不過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清，而民服之。豫之時義大矣哉。』

震上坤下爲豫。坤在震下，卽能順乎內也。震在坤上，則能動于外也。順乎內，而能動于外。豫卽能行之而通也。利建侯，卽能以自主也。行師，卽能以自動也。剛應而志行卽能內外一致。順以動豫。豫順以動。天地如之。天地之道，卽能以順動也。建侯行師，卽以天地之道爲法。天地以順動，故日月不過

。即能順乎其道。四時不忒，即能合乎時也。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清，而民服。即能得乎中也。豫之時義大矣哉。順乎時，得乎中。即能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象曰，雷出地奮，豫。先王以作樂崇德。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』

雷出地奮，即出于內，而奮于外也。作樂崇德，即樂于外，而和于中也。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即不忘其本也。

『初六，鳴豫凶。象曰，初六鳴豫，志窮凶也。六二，介于石。不終日。貞吉。象曰，不終日貞吉，以中正也。六三，盱豫悔。遲有悔。象曰，盱豫有悔，位不當也。九四，由豫。大有得。勿疑。朋盍簪。象曰，大有得，志大行也。六五，貞疾。恒不死。象曰，六五貞疾，乘剛也。恒不死，中未亡也。上六，冥豫。成有渝。无咎。象曰，冥豫在上，何可長也。』

初六，豫之始也。初即所持之地也。鳴豫，鳴即志在于外。凶，即失其道也。志窮凶也，志于外者，則窮于內也。六二，居中在下。即所對之地也。介于石，介即得乎中也。不終日，即不失其時也。貞吉，貞即能得其正也。以中正也，即道之所在也。六三，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。盱豫悔，盱即失之于過也。遲有悔，遲即失之于不及也。悔即能以自反。位不當也。即失其正矣。九四，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。居震之下。即能動于外者也。由豫，大有得。即能得之于己也。勿疑，即能上下一致。朋盍簪。盍即相會。

。簪即相聚。即能內外相通。志大行也，即无不順也。小畜六四，一陰畜于衆陽之間。下感上應，故有血去惕出之象。豫之九四，一陽介於衆陰之間。上感下應。故有相合相聚之義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上。貞疾，即不能以自主也。恒不死，即貞而能恒，則可以不死。中未亡也，即得乎中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冥豫，冥即時之已過。成有渝，渝即能以自反也。无咎，即物極則變，變則能以通也。何可長也，即終則有始。謙則能得其平。豫則能以有功。就謙與豫之義。而知道之所以行。功之所由成也。坤與震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復。豫與小畜相對相待。即豫之中，有復與小畜之義焉。謙豫兩卦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『隨，元亨利貞。无咎。彖曰：隨剛來而下柔。動而說隨。大亨貞，无咎。而天下隨時。隨時之義大矣哉。』

兌上震下爲隨。震在兌下，即能動于內也。兌在震上，即能說于外也。隨即能動于內，而說于外也。元亨利貞，即能有始有終。无咎，即得其道也。隨元故也，即合于時也。剛來而下柔，即動于內也。動而說隨，即能得乎中也。大亨貞，即大而能亨。貞則能得其正也。天下隨時，即與時俱進。隨時之義大矣哉，即能以天爲法也。

『象曰：澤中有雷，隨。君子以嚮晦入晏息。』

雷在澤中，即能動于內也。君子以嚮晦入晏息，即能合於時也。

『初九，官有渝。貞吉。出門交有功。象曰，官有渝，從正吉也。出門交有功，不失也。六二，係小子。失丈夫。象曰，係小子，弗兼與也。六三，係丈夫。失小子。隨有求得。利居貞。象曰，係丈夫，志舍下也。九四，隨有獲。貞凶。有孚在道。以明何咎。象曰，隨有獲，其義凶也。有孚在道，明功也。九五，孚于嘉吉。象曰，孚于嘉吉，位正中也。上六，拘係之。又從維之。王用亨于岐山。象曰，拘係之。上窮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。隨之始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內者也。官有渝，渝即合于時也。貞吉，貞即能得其正也。出門交有功，即能行之而通也。從正吉也，正即能得其道。不失也，即不失其時也。六二所對之地。居中在內。係小子。失丈夫。即從其小者。則失其大者。弗兼與也，即失之於過也。六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係丈夫，失小子。即從其大者。則舍其小者。隨有求得，即失之於過。利居貞，即能得其正。志舍下也，即從其大者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隨有獲，即不勞而獲。貞凶，即失其道也。有孚在道以明，義在能以有功。何咎，即能取信于人。其義凶也。即過則凶也。明功也，即得之有道也。九五自待之地。以剛居中在上。孚于嘉吉，嘉即能以有功也。位正中也，即能以自主也。上六自對之地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拘係之。乃從維之。即時之已終。王用亨于西山，即終則有始。上窮也，窮于上者，則反于下也。震與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歸妹。隨與蠱相對相待。即隨之中，有

歸妹與蠱之義焉。

䷑ 蠱，元亨。利涉大川。先甲三日。後甲三日。彖曰，蠱剛上而柔下。巽而止，蠱。蠱元亨，而天下治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事也。先甲三日，後甲三日。終則有始。天行也。』

艮上巽下爲蠱。艮在巽上，即止于外也。巽在艮下，即入于內也。入于內，而止于外爲蠱。蠱即有所事也。蠱元亨，元則能大，大則能以通也。利涉大川，即能以有功。先甲三日，即有所始也。後甲三日，即有所終也。天行也，天道即是有終有始。剛上而柔下。即止于內也。蠱。即止于外也。蠱元亨，而天下治也。即能內外相通。積于中，則亂于內也。往有事也，助有所爲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下有風，蠱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』

風行于內，即能發揮于外也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振即能發之于外。育即能得之于中也。即能盡爲政之道也。

『初六，幹父之蠱。有子考无咎。厲終吉。象曰，幹父之蠱，意承考也。九二，幹母之蠱。不可貞。象曰，幹母之蠱，得中道也。九三，幹父之蠱。小有悔。无大咎。象曰，幹父之蠱，終无咎也。六四，裕父之蠱，往見吝。象曰，裕父之蠱，往未得也。』

六五，幹父之蠱。用譽。象曰，幹父之蠱，承以德也。上九，不事王侯。高尚其志。象曰，不事王侯。志可則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在巽之下，即能入于內也。幹父之蠱，即有所始也。有子考无咎，即能承其先也。厲終吉，即能有所終也。意承考也，即能繼其後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幹母之蠱，不可貞。即不可以過也。得中道也。即能見之于行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幹父之蠱，小有悔。幹蠱之始。或失之於過。无大咎，即過而能改，則終无咎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裕父之蠱，裕即不能有所爲也。往未得也，即未得事父之道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幹父之蠱，用譽。即能盡爲子之道。承以德也，即能以德承其父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在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外者也。不事王侯，即能獨善其身。高尚其事，志可則也。即能爲法於人也。隨志在於外也，義在能合於時也。蠱志在於內也。義在能得乎中也。巽與艮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漸。蠱與隨，相對相待。即蠱之中，有漸與隨之義焉。隨與蠱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䷋ 臨、元亨利貞。至于八月有凶。象曰，臨剛浸而長。說而順，剛中而應。大亨以貞。天之道也。至于八月有凶。消不久也。』

坤上兌下爲臨。兌在坤下，即說于內也。坤在兌上，即有容于外也。臨大也。元亨利貞，即能與天同其道也。至于八月凶，八月即時之已過。臨有所與也。有所與，則能有所得也。剛浸而長，即剛長于內也。

。說而順，即能光大于外。剛中而應。即有所爲也。大亨以貞，天之道也。天道即能大而亨也。消不久也。即有所終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上有地臨。君子以教思无窮。容保民无疆。』

澤上有地，即有所容也。君子以教思无窮。容保民无疆。以教思无窮，即能以上臨下。容保民无疆，即无中外之分也。

『初九，咸臨貞吉。』象曰，咸臨貞吉，志行正也。九二，咸臨吉。无不利。象曰，咸臨吉，无不利，未順命也。六三，甘臨，无攸利。既憂之。无咎。象曰，甘臨，位不當也。既憂之，咎不長也。六四，至臨，无咎。象曰，至臨无咎，位當也。六五，知臨。大君之宜吉。象曰，大君之宜，行中之謂也。上六，敦臨，吉。无咎。象曰，敦臨之吉，志在內也。』

初九臨之始也。所待之地也。咸臨，即能得之于內。貞吉，即能得其正。志行正也，即合于道也。九二居中在內。相對之地也。咸臨吉，即感之于內也。无不利，即得之于外也。未順命也，又有未盡之命也。六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內者也。甘臨，即說于外也。无攸利，即失之于過也。既憂之，即逐于外也。无咎即能反之於己。位不當也。義在能以自立也。既憂之，咎不長

也。得之于己，則能行之于人也。

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。至臨。至即來之于外也。无咎，即能得

乎中也。位當也，即能有所爲也。

六五，自待之地。居在上。知臨，即知其所至也。大君之宜吉，

即能盡以上臨下之義也。行中之謂也，即能得乎中也。上六自對之地。臨之已終。敦臨吉，即有所終也

。志在內也，即能以自反也。兌與坤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萃。臨與遯，相對相待。即臨

之中，有萃與遯之義焉。

䷓

『觀、盥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』

彖曰，大觀在上。順而巽。中正以觀天下。觀盥而

不薦。有孚顒若，下觀而化也。觀天之神道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神道設教，而天下服矣。』

巽上坤下爲觀。坤在巽下，即能並育于內。巽在坤上，即能風行于外。觀盥而不薦。盥即能致其誠。有孚即誠于內也。顒若，即形于外也。觀即有所求也。大觀在上，即知爲人與爲物之道也。順而巽，順即能无所阻也。巽即能无所礙也。无阻无礙，則能並育而不相害。並行而不相悖。中正以觀天下。中則不偏。正則不易。不偏不易，則能行之而通。爲之而有功也。下觀而化，即觀之于上，則能化及于下。觀天之神道，神即是无阻无礙者也。聖人以神道設教，即能以中正之道，以教天下。而天下服矣。即是民无不從。

『象曰，風行地上觀。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。』

風行地上，即風行于上，而无礙于下。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。省方，即省其所宜。觀民，即觀其所便。設教，即因地適宜。而能得乎中也。

『初六，童觀。小人无咎。君子吝。』象曰：初六童觀，小人道也。六二，闕觀。利女貞。

象曰：闕觀女貞，亦可醜也。六三，觀我生進退。象曰：觀我生進退。未失道也。

六四，觀國之光。利用賓于王。象曰：觀國之光，尚賓也。九五，觀我生。君子无

咎。象曰：觀我生，觀民也。上九，觀其生。君子无咎。象曰：觀其生，志未平也。』

初六，所待之地。初即觀之始也。觀是由近而遠，由小而大。童觀，即所觀者小。小人无咎，小人限于小民之本身。无咎，即无所謂咎也。君子吝，君子即能正己以正人也。初六童觀，小人道也。小民是以簡人爲主也。六二所對之地。闕觀，闕限于內也。即所觀者近。利女貞，女以內爲主也。亦可醜也。限于內者。即不能有爲于外也。六三相待之地。內外之際。觀我生進退，即知其得失所在。未失道也，即无所過也。六四相對之地。上下之交。在巽之下，即能有所入者也。觀國之光，即知爲國之道。利用賓于王，志在于民也。尚賓也，是以德爲貴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上。即能有所爲也。觀我生，知所以爲我之我，即知所以爲人之人也。君子无咎，君子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觀民也，即知爲民之道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觀之已終。觀其生，即知所以爲人與爲物之道也。君子无咎，君子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推己以及人。即能推人以及物也。志未平也。即有未盡之義也。臨剛下而柔上。即感之于

內，而能應之于外。觀內柔而外剛。即感之于外，而能應之于內。臨即能反之于己。觀則能爲法于人。就臨觀之義。則知爲政與爲教之道也。坤與巽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升。觀與大壯，相對相待。即觀之中，有升與大壯之義焉。臨觀兩卦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三三三『噬嗑亨。利用獄。』彖曰，頤中有物，曰噬嗑。噬嗑而亨。剛柔分。動而明。雷電合而章。柔得中而上行。雖不當位。利用獄也。』

離上震下爲噬嗑。震在離下，即能動于內也。離在震上，即能明于外也。噬嗑亨。亨即能內外相通。利用獄，獄在能得其平也。頤中有物曰噬嗑。噬嗑食也，即能取其所需也。剛柔分，即內外相合。動而明，即上下相應。雷電合而章。電出于雷。雷生于動。章即相得。柔得中而上行。得中即內外以柔居中。上行即能由下而上。雖不當位。利用獄也。獄即能有所合也。

『象曰，雷電噬嗑。先王以明罰勅法。』

雷即能動于內也。電即能明于外也。先王以明罰勅法，動而能明，即事无不平。噬而能噬，即是義无不通。

『初九，履校滅趾。无咎。』象曰，履校滅趾，不行也。六二，噬膚滅鼻。无咎。象曰，噬膚滅鼻。乘剛也。六三，噬腊肉。遇毒。小吝，无咎。象曰，遇毒，位不當也。九四，噬乾肺。得金矢。利艱貞吉。象曰，利艱貞吉，未光也。六五，噬乾肉。

得黃金。貞厲，无咎。象曰，貞厲无咎，得當也。上九，何校滅耳凶。象曰，何校滅耳凶。聽不明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內者也。腰校滅趾，无咎。即慎之于始。不行也，即能反之于己。六二居中在下，所對之地也。噬膚言其易也。滅鼻即不知其味。无咎，即不執于外也。乘剛也，即居于被動之地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。噬腊肉，腊肉獸之帶骨者。遇毒，遇即不期而遇。小吝无咎，時當噬嗑，義无咎也。位不當也，即得失所在之地也。六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噬乾肺，肺肉之帶骨者。得金矢，金矢有利于人也。噬之愈堅，即得之愈難。利艱貞吉，即能盡其道。未光也，即居於進退之地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在上。即能不惑于外者也。噬乾肉，乾肉在難與易之間。得黃金，黃金物之最美者。貞厲无咎，即能得之於內，得當也，即義之所在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即時之已過。何校滅耳凶。凶即失之於過。聽不明也。即不能以自反也。噬嗑之義，莫大于食。莫重于獄。象辭以獄爲言，義在能得其平。爻辭取象于食。食即人之所必需也。道在能合乎中也。滅趾，滅鼻、滅耳之凶。即失之于過也。得金矢，得黃金，即能得之于己。震與離，內外所對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豐。噬嗑與井，相對相待。即噬嗑之中。而有豐與井之義焉。

䷗『賁亨，小利。有攸往。』象曰，賁亨。柔來而文剛，故亨。分剛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觀乎天文。以察時變。觀乎人文。以化成天

下。」

艮上離下爲賁。離在艮下，即有所麗也。艮在離上，即有所止也。賁亨，即能形于外也。小利有攸往。即能見之于行。柔來而文剛，剛上而文柔。剛柔互相以爲文也。火在山上，麗于上也。大文也，即能反之于下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即能得乎中也。分，即與物與物，是各有不同之文也。文與文，是各有不之義也。觀乎天文，即能以天爲法也。以察時變，察即知其所止也。觀乎人文，人文指世代之演進而言。以化成天下，即是天下日趨于文明。

『象曰，山下有火賁。君子以明庶政。无敢折獄。』

火在山下，即能由下而上。以明庶政。即能光于內也。弗敢折獄，獄即來之于外也。君子之道。即由內而外。明于內者。則能止于外也。

『初六，賁其趾。舍車而徒。象曰，舍車而徒。義弗乘也。六二，賁其須。象曰，賁其須，與上興也。九三，賁如皤如。永貞吉。象曰，永貞之吉，終莫之陵也。六四，賁如皤如。白馬翰如。匪寇婚媾。象曰，六四當位疑也。匪寇婚媾，終无尤也。六五，賁于丘園。束帛戔戔。吝終吉。象曰，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上九，白賁无咎。象曰，白賁无咎。上得志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。賁之始也。賁其趾。趾即能以動也。舍車而徒，是无所需也。義弗乘也，即得之於己也。六二，所對之地。以柔居中在下。即能不執于內者也。賁其須，須即人之所好者。與上與也，是以上之所好者爲好也。九三相待之地。內外之際。居下之上。賁如皤如，即不可以過也。永貞吉，即能得其正常。終莫之陵也，即能由內而外。六四相對之地，上下之交。在上之下。賁如皤如，皤如白也。白馬翰如，翰如如飛。人馬皆白。即能得其正。匪寇婚媾，即不逐于外也。富位疑也，惟恐有所過也。終无尤也，即義之所在也。六五，自待之地。居在上，賁于丘園，即能文及于下。束帛戔戔，即不以多爲貴。吝終吉，失之不及，猶勝于過也。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喜即能得之于中也。得之于中，則能行之于人也。上九，自對之地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外者也。賁之已極。則以无賁爲貴。白賁，即知其本也。无咎，即能不過乎物。上得志也。即知其道之所在也。噬嗑合乎內也。合于內者，則能不惑于外也。賁文于外也。文于外者，則能不執于內也。就噬嗑與賁之義，則知人文之演進也。離與艮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旅。賁與困，相對相待。即賁之中，有旅與困之義焉。噬嗑與賁兩卦。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剝復之三

䷖ 『剝，不利有攸往。』 彖曰，剝剝也。柔變剛也。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長也。順而止之，觀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虛，天行也。』

艮上坤下爲剝。艮在坤上，即能止于外也。坤在艮下，即能容于內也。剝即由內而外。不利有攸往，即剝于外也。剝剝也，柔變剛也，即剛變於柔也。小人長也，即柔長于內也。順而止之，即能不剝于外也。觀象也，即觀其所止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虛。消息盈虛，即時之所在也。天行也，天道即是互相以爲消長盈虛。

『象曰，山附于地剝。上以厚，下安宅。』

附于上者，則剝于下也。剝即剝其所附也。厚下則能安于內也。安宅即能止于外也。厚下安宅，即是止剝之道也。

『初六，剝牀以足。蔑貞凶。』 象曰，剝牀以足，以滅下也。 六二，剝牀以辨。蔑貞凶。 象曰，剝牀以辨，未有與也。 六三，剝之无咎。 象曰，剝之无咎，失上下也。 六四，剝牀以膚凶。 象曰，剝牀以膚。切近災也。 六五，貫魚以宮人寵。无不利。 象曰，

以宮人寵，終无尤也。上九，碩果不食。君子得輿。小人剝廬。象曰，君子得輿，民所載也。小人剝廬，終不可用也。』

初六所持之地也。剝牀以足，足爲本之所在。蔑貞凶，即不能以自立也。以滅下也。滅于下，則无以立于上也。六二居中在內。相對之地也。剝牀以辨，辨牀之幹也。剝其辨，即去其幹也。蔑貞凶，即失其道也。未有與也。即不足以有爲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剝之无咎，即剝于內也。失上下也，即无以害於外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剝牀以膚凶，即侵及于外也。切近災也，即有切膚之痛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之上。貫魚，貫即能止于內也。以宮人寵，意在安于內也。无不利，安于內，則能止于外也。終无尤也，即有所止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外者也。剝之已極。碩果不食。即止于上也。君子得輿。輿即能反之于內也。小人剝廬。即无所終也。民所載也，即民之所歸也。終不可用也，即民之所棄也。坤與艮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謙。剝與夬，相對相待。即剝之中，有謙與夬之義焉。

䷗『復、亨。出入无疾。朋來无咎。反復其道。七日來復。利有攸往。』彖曰，復亨。剛反。動而以順行。是以出入无疾。朋來无咎。反復其道。七日來復。天行也。利有攸往。剛長也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』

坤上震下爲復。震在坤下，即能動于內也。坤在震上，則能光大于外也。復亨，亨即能由內而外也。出入无疾，即无所阻也。朋來无咎，即无所礙也。反復其道，即能往來不已，七日來復，復即能以自反也。利有攸往，即有所爲也。復亨剛反，即剛反于內也。動而以順行，即合乎時也。天行也，天道即能有終有始。剛長也，即長于內也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，天地之心，即能永久不息不已者也。

『象曰：雷在地中復。先王以至日閉關。商旅不行。后不省方。』

雷在地中復，即能由內而外。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即能反之于內。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即義在人人能以自反也。天道之復，即終則有始。人道之復，有所始，則能有所終也。

『初九，不遠復。无祇悔。元吉。』象曰：不遠之復。以脩身也。六二，休復吉。象曰：休復之吉，以下仁也。六三，頻復，厲无咎。象曰：頻復之厲。義无咎也。六四，中行獨復。象曰：中行獨復。以從道也。六五，敦復无悔。象曰：敦復无悔，中以自考也。上六，迷復凶。有災眚。用行師，終有大敗。以具國君凶。至于十年不克征。象曰：迷復之凶，反君道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內者也。不遠復，即能以自反也。无祇悔。復之于初，則无所悔也。元吉，元則能大。不遠之復。以脩身也。即能以自治也。六二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下，義在能以自得也。

。休復吉，即能得之于己也。以下仁也，仁即能善與人同。六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頻復厲，頻復之厲，義无咎也，即能以自治也。六四，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中行獨復，即能得之於己。以從道也，即得乎中也。六五，自待之地。居在上。敦復，即志在于復也。无悔，即能反之于內。中以自考也，即能无過與不及也。上九，自對之地。即時之已過。迷復凶，迷即失其道也。有災眚，災由於外。眚由於內。凶即失其時也。用行師，即務于外也。終有大敗，務于外，則荒于內也。以其國君凶，即身敗而家亡也。十年不克征，即不足以有爲也。迷復之凶，反君道也。已失爲家爲國之道也。剝即剝于外也。剝于外者，即亂于內也。亂于內，則剝于外也。復即復于內也。復于內者，即能光于外也。光于外，則能復于內也。就剝復兩卦，則知天地消長盈虛。就天地消長盈虛之理，則知家國天下治亂興亡之所在也。震與坤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豫。復與姤相對相待。即復之中，有豫與姤之義焉。剝復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三三『无妄，元亨利貞。其匪正有眚。不利有攸往。』彖曰：无妄，剛自外來，而爲主于內。動而健。剛中而應。大亨以正。天之命也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无妄之往，何之矣。天命不佑，行矣哉。』

乾上震下，爲无妄。震在乾下，即能動于內也。乾在震上，即有爲于外也。元亨利貞，即天道之无妄也。其匪正有眚，即執于我也。不利有攸往，不應往而往，即是妄也。剛自外來，爲主于內，即能自動于內也。動而健，即內外一致。剛中而應，即上下相通。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即能合于時也。无妄之往，

何之矣。无妄即能不執于我也。天命不佑，行矣哉。天之所命，即是時之所在也。

『象曰，天下雷行，物與无妄。先王以茂對時，育萬物。』

天下雷行。物與无妄。即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即天道之无妄也。茂對時，育萬物。即順平時，得乎中也。即先王之无妄也。

『初九，无妄，往吉。象曰，无妄之往，得志也。六二，不耕穫，不菑畲。則利有攸往。象曰，不耕穫，未富也。六三，无妄之災，或繫之牛。行人之得。邑人之災。象曰，行人得牛。邑人災也。九四，可貞无咎。象曰，可貞无咎，固有之也。九五，无妄之疾。无藥有喜。象曰。无妄之藥，不可試也。上九，无妄，行有眚。无攸利。象曰，无妄之行，窮之災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自動于內者也。无妄往吉，即不執于我也。无妄之往，得志也。即合于時也。六二所對之地。居中在內，不耕穫，不菑畲。即不勞而獲。利有攸往，即有所得也。未富也，富即能得之于己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。无妄之災，來之於外也。或繫之牛，即意外之來也。行人之得，即不期而遇。邑人之災，即由於无妄。行人得牛，邑人災也。是無所謂妄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。可貞无咎，貞即能得其正。固有之也。即能反之於己。九五自待之地。居中在上。即能得

乎中也。无妄之疾，无所謂疾也。勿藥有喜，喜即能得之于己。是以无妄爲妄也。无妄之藥，不可試也。試則以无妄爲妄也。以无妄爲妄，則以妄爲无妄也。上九自對之地。時之已過。无妄即无所謂妄。行有眚，即由于妄也。无攸利，即无所往也。无妄之行，窮之災也，窮則能以自反也。震與乾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大壯。无妄與升，相對相待。即无妄之中，有大壯與升之義焉。

䷗ 『大畜，利貞。不家食吉。利涉大川。』象曰，大畜，剛健篤實輝光。曰新其德。剛上而尚賢。能止健，大正也。不家食吉，養賢也。利涉大川，應乎天也。』

艮上乾下爲大畜。艮在乾上，即能止于外也。天在山下，即能有爲于內也。大畜即畜于內也。畜于內，則能行于外也。利貞，即能得其正也。不家食吉，是以天下爲家也。利涉大川，即有所爲也。大畜時也，即能見之於行。剛健篤實輝光。積中於內。則能行之于外也。日新其德，即能繼續光大。剛上而尚賢，即能止于上也。能止健，即能止于內也。大正也。大能能止，即能得乎中也。不家食吉養賢也。是以天下爲公。利涉大川，應乎天也。即能與天同其道也。

『象曰，天在山中大畜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。以畜其德。』

天在山中，即山在天上。大畜之至，則能峻極于天。多識前言往行。所識愈多，即所畜愈大。山愈大，則愈高。所識愈多，則其德愈宏。君子即能以天地之道以爲法也。

『初九，有厲，利己。』象曰，有厲利己，不犯災也。九二，與說輟。象曰，與說輟，中无

尤也。九三，良馬逐。利艱貞。曰閑輿衛。利有攸往。象曰，利有攸往，上合志也。六四，童牛之牯，元吉。象曰，六四元吉，有喜也。六五，豮豕之牙吉。象曰，六五之吉，有慶也。上九，何天之衢，亨。象曰，何天之衢，道大行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有厲利己，厲即能以自立也。利即能立己以立人。不犯災也，即有所待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內。即能有所爲也。輿說輶，即畜于內也。中无尤也，即有諸內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良馬逐，即能有爲于外也。利艱貞，即能以自強也。曰閑輿衛，即能以自治也。利有攸往，往有功也。上合志也，即得行其道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童牛之牯，即畜之于初也。元吉，即有所始也。有喜也。即有所終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上。豮豕之牙吉，即无害于人也。六五之吉，有慶也。即可以爲人之法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在艮之上。即能止于外者也。何天之衢，即无所阻也。道大行也，即无不通也。无妄義在于內。即動于內，而能合于外也。大畜義在于外。即止于上，而能反于下也。上下合一，即是言行一致。乾與艮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遯。大畜與萃，相對相待。即大畜之中，有遯與萃之義焉。无妄與大畜兩卦。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䷙『頤，貞吉。觀頤。自求口實。彖曰，頤貞吉，養正則吉也。觀頤，觀其所養也。自求口實，觀其自養也。天地養萬物。聖人養賢，以及萬民。頤之時大矣哉。』

艮上震下爲頤。艮在震上，即能止于外也。震在艮下，即能動于內也。其象爲頤。頤養也。頤貞吉，貞即能得其道也。觀頤即觀其所養也。自求口實，即能得之于己。養正則吉也，正即合于道也。觀其所養也，所養即有所止也。觀其自養也，自養，即能各食其力也。天地養萬物，是使萬物，皆能有所養也。聖人養賢，以及萬民。賢者即能自養以養人也。以及萬民。即人人有所養也。頤之時大矣哉。大矣哉，即人能以自養。而能各有所養者也。

『象曰：山下有雷頤。君子以慎言語。節飲食。』

山即物之所在之地。雷即物之所動之象。慎言語，即能慎之于外。節飲食，即能節之于內。頤即義在能得之于己也。

『初九，舍爾靈龜。觀我朵頤。凶。』象曰：觀我朵頤，亦不足貴也。六二，顛頤拂經于丘頤。征凶。象曰：六二征凶，行失類也。六三，拂頤貞凶。十年无用。无攸利。象曰：十年勿用，道大悖也。六四，顛頤。虎視眈眈。其欲逐逐。无咎。象曰：顛頤之吉，上施光也。六五，拂經。居貞吉。不可涉大川。象曰：居貞之吉，順以從上也。上九，由頤。厲吉。利涉大川。象曰：由頤厲吉，大有慶也。』

初九，居震之下。即能動于內者也。初，所待之地也。舍爾靈龜。靈龜，即能以自養者也。觀我朵頤，即務于外也。凶，即不能以自立也。亦不足貴也。即不能反之于己也。六二，居中在內。處於被動。即

所對之地也。顛頤，顛即失其常也。拂經，拂即不能以自養也。于丘頤，即貪于外也。征凶，是以個人爲主也。六二征凶。行失類也。已失爲政之道也。六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在下之上，與外有應。佛頤即失其道也。貞凶，即失其所養也，十年勿用，即无能爲也。无攸利，即无所往也。道大悖也，即不能以自治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在上之下，與初有應。顛頤吉，即意在有所養也。虎視眈眈，即知其所養也。其欲逐逐，即能以自養也。无咎，即能以共同之利爲利也。顛頤之吉，上施光也。在上者，是以養人以自養也。上之施于下者愈大。則下之養于上者愈厚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拂經即養于人也。居貞吉，即能有所養也。不可涉大川，即不可以過也。居貞之吉，順以從上也。即能自養以養人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在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外者也。由頤，即能各盡其道。厲吉，即人人能以自立也。利涉大川，即有所爲也。大有慶也，各盡其道，即能各盡其所能。各盡所能，則能各取其所需也。頤卦六爻。初與上爲九。初即能以自立也。能自立，則能以自養也。上即有所止也。有所止，即能有所養也。二與三，以在下而凶。即不能以自養也。不能自養，即无以養人也。四與五以在上而吉。即能以養人也。能養人，即能以自養也，就以上六爻。則知爲國與爲民之道也。震艮艮，內外所對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小過。頤與大過，相對相待。即頤之中，有小過與大過之義焉。

䷚ 大過，棟撓。利有攸往。亨。彖曰：大過，大者過也。棟撓，本末弱也。剛過而中。巽而說行。利有攸往，乃亨。大過之時大矣哉。」

兌上巽下爲大過。兌在巽上，即說于外也。巽在兌下，即入于內也。大過棟撓。即過乎中也。利有攸往，即有所往也。亨即能有所爲也。大過，大者過也。本末弱也，即限于內也。剛過而中，即能不離乎中也。巽而說，行。即有應盡之義也。利有攸往乃亨。即有可爲之道也。大過之時大矣哉。大矣哉，即知不可爲者，而爲之也。

『象曰：澤滅木，大過。君子以獨立不懼。遯世無悶。』

澤滅木，木即沒於澤也。君子以獨立不懼。遯世而无悶。即能中立而不易也。

『初六：藉用白茅。无咎。象曰：藉用白茅。柔在下也。九二：枯楊生稊。老夫得其女妻。无不利。象曰：老夫女妻，過以相與也。九三：棟撓凶。象曰：棟撓之凶，不可以有輔也。九四：棟隆吉。有他吝。象曰：棟隆之吉，不撓乎下也。九五：枯楊生華。老婦得其士夫。无咎无譽。象曰：枯楊生華，何可久也。老婦士夫，亦可醜也。』

上六：過涉滅頂。凶。无咎。象曰：過涉之凶，不可咎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入于內者也。藉用白茅。白茅物雖薄，所用則大。无咎，即能善盡其道也。柔在下也，即能由近以致遠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枯楊生稊，猶有可爲之道也。老夫得其女妻，猶有可盡之義也。過以相與也。大過之時，義在有所爲也。无不利，即能盡其道也。九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。棟撓凶，三居內卦之上，撓乎下，則無以立于上也。不可以有輔也，即不足以有爲也。

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棟隆吉，隆即不撓乎下也。有他吝，義在能以自立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枯楊生華，即不離乎中也。老妻得其士婦，即過乎時也。无咎无譽，即不失之于過也，何可久也，即時之已過。亦可醜也。即不可以爲法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過涉滅頂凶，凶即失之于過也。无咎即无所謂咎。過涉之凶，不可咎也。大過之時，義在能有所爲也。大過謀之于始，則白茅之微，可以爲重，涉之于終，則有滅頂之凶。二與五居中，猶有可爲之道。三與四，所在不同，而吉凶亦異。異與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中孚。大過與頤，相對相待。即大過之中，有中孚與頤之義焉。頤與大過兩卦。相反相證。則能相成。



『習坎，有孚。維心亨。行有尚。』彖曰：習坎，重險也。水流而不盈。行險而

不失其信。維心亨，乃以剛中也。行有尚，往有功也。天險不可升也。地險山川丘陵也。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。險之時用大矣哉。』

坎內坎外爲坎。坎即陷于中也。習坎即內外皆坎。有孚即內外能以相通。維心亨，即限于外，而能亨于中也。行有尚，即能有所爲也。重險即是內外皆險。水流而不盈，即能得其常。行險而不失其信，即能得其正。乃以剛中也，即能有所爲也。往有功也，即有所往也。天險不可升也，是限于外也。地險山川丘陵也，是限于內也。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，即上下各有其分。內外各有其道。險之時用大矣哉，即能因地制宜，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象曰，水洊至，習坎。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。』

水洊至，洊即由漸而進。常德行，常即能永久不息。習教事，習即能永久不已。君子即能以此爲法也。

『初六，習坎。入于坎窞，凶。象曰，習坎入坎，失道凶也。九二，坎有險。求小得。象曰，求小得，未出中也。六三，來之坎坎。險且枕。入于坎窞，勿用。象曰，來之坎坎，終无功也。六四，樽酒簋二，用缶。納約自牖。終无咎。象曰，樽酒簋二，剛柔際也。九五，坎不盈。祇既平。无咎。象曰，坎不盈，中未大也。上六，係用徽纆。寘于叢棘。三歲不得。凶。象曰，上六失道。凶三歲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習坎即內外皆坎。入于坎窞，即失其道也。習坎入坎，失道凶也。即陷于內也。

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即能不困于外者也。坎有險，即限于外也。求小得，即由近可以致遠。未出中也，即未離乎中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來之坎坎即上下皆坎。險且枕，即前後皆險。入于坎窞，即失其道也。勿用，即不可以有爲也。終无功也，即行之而不通也。六四，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樽酒簋二用缶。貳即加之于後也。用缶，即各視其所需。納約自牖，即內外相通。終无咎，即能无過與不及。剛柔際也，即義在得乎中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，即能亨于中者也。坎不盈，即不過乎中也。祇既平，祇即由微而漸。即能行之而通也。坎不盈，中未大也。即能爲之而有功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即坎之已終。係用徽纆，即欲動而不得。寘于叢棘，即欲行而不能。三歲不得，即時之已過。凶

即无能爲也。上六失道，凶三歲也。即不能以自反也。坎爲水，水即相待而成也。坎宮，樽酒，叢棘，即相待之中，而有相對之象也。坎與坎內外自對自待。坎與離相對相待。即坎之中，有離之義焉。

三三

『離，利貞。亨。畜牝牛吉。』彖曰，離麗也。日月麗乎天。百穀草木麗乎土。

重明以麗乎正。乃化成天下。柔麗乎中正，故亨。是以畜牝牛吉也。』

離上離下爲離。離即能互相麗也。利貞，即能得其正常。畜牝牛吉，牝牛即能麗于內也。離麗也。麗乎上者，即離于下也。離乎下者，即麗于上也。日月麗乎天。百穀草木麗乎土。即能相麗而相得也。重明以麗乎正，重明即日月之往來。正即能得其常。乃化成天下。化即能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柔麗乎中正，即能上下相麗而相得也。

『象曰，明兩作，離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』

明兩作，即能內外相繼。大人以繼明照四方。大人即能以天爲法。明即能不惑于外也。

『初九，履錯然。敬之无咎。』象曰，履錯之敬。以辟咎也。六二，黃離元吉。象曰，黃離元吉，得中道也。九三，曰昃之離。不鼓缶而歌。則大耋之嗟。凶。象曰，曰昃之離，何可久也。九四，突如其來如。焚如死如棄如。象曰，突如其來如，无所容也。六五，出涕沱若。戚嗟若。吉。象曰，六五之吉，離王公也。上九，王用出征。

有嘉折首。獲匪其醜。无咎。象曰，王用出征，以正邦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履錯然，履即有所麗也。錯即所麗之不同。敬之无咎，敬即能以自立。以辟咎也，即履得其正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下。即能麗于內者也。黃離元吉。即得乎中也。得中道也。即不離乎中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日昃之離，即離于內也。不鼓缶而歌，則大耋之嗟。即失其時也。何可久也，即有所終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突如其來如，即來之于外也。焚如死如棄如，即內外相繼。離乎內，即麗乎外也。无所容也，即互相以爲明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，即能麗乎中也。出涕沱若，即形于外也。戚嗟若，即發于內也。六五之吉，離王公也。王公即能有所爲也。上九自對之地。居高在上。明无不照。王用出征，即明于上，而能反于下也。有嘉折首。无一不明。即是一不平。獲匪其醜，即无人我之分。无咎，即能上下一致。以正邦也，即能正己以正人也。離爲火，火即相對而生也。錯然，突如，嗟若，即相對之中，而有相待之義也。坎限于外，而能亨于中也。離麗于內，而能明于外也。就坎離兩卦，則知天地萬物之演變也。離與離內外自對自待。離與坎相對相待。即離之中，有坎之義也。坎離兩卦，相反相證，則能相成。

易經述聞下

咸恒之四

䷞ 咸、亨，利貞。取女吉。彖曰，咸感也。柔上而剛下。二氣感應以相與。止而說。男下女。是以亨、利貞，取女吉也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觀其所感。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』

兌上艮下爲咸。山在澤下，即止于內也。澤在山上，即說于外也。咸亨，亨即內外相通。利貞，貞即能得其正也。取女吉，即有所止也。咸感也，相感則能相應。柔上而剛下，即澤在山上。二氣感應以相與，即上下相通。止而說，即能以相得。男下女，即止於內也。天地相感，即是上下相與。萬物化生，即是內外相得。聖人感人心。而天下太平。即人人能以相與也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即知其道之所在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上有澤。君子以虛受人。』

以虛受人，即能不執于我也。君子是以山澤相感相應之理，而爲人道之法也。

『初六，咸其拇。象曰，咸其拇，志在外也。六二，咸其腓，凶。居吉。象曰，雖凶居吉，順不害也。九三咸其股。執其隨。往吝。象曰，咸其股，亦不處也。志在隨人，所執下也。九四、貞吉、悔亡。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象曰，貞吉悔亡，未感害也。憧憧往來，未光大也。九五、咸其脢。无悔。象曰，咸其脢，志未也。上六，咸其輔頰舌。象曰，咸其輔頰舌，滕口說也』

初六，初卽所待之地。咸之始也。咸其拇，拇在最下。感之則應。志在外也，卽能感之于內也。六二居中在內，所對之地也。咸其腓，腓卽行則先動。凶卽失之于過。居吉，卽能得之於己。順不害也。卽得乎中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。居艮之上，卽能止于內者也。咸其股，股隨足而動也。執其隨，卽止于下也。往吝，卽務于外也。亦不處也，卽隨人而動。志在隨人，所執下也，卽不能以自主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貞吉，卽能得其正則吉。悔亡，卽能以無過也。憧憧往來，卽感之于外也。朋從爾思，卽應之于內也，未感害也，卽不執于我也。未光大也，大則能亨于內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咸其脢，脢在背後。无悔，卽能感于无形。志未也，卽能由小而大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咸之已終。居兌之上，卽能說于外者也。咸其輔頰舌，咸于外也。滕口說也，卽无所用也。艮與兌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損。咸與損相對相待。卽咸之中，有損之義焉。



『恆、亨、无咎利貞，利有攸往，彖曰，恆久也。剛上而柔下，雷風相與。巽而』

動。剛柔皆應，恆。恆亨，无咎，利貞，久於其道也。天地之道，恆久而不已也。利有攸往，終則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。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聖人久於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觀其所恆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』

震上巽下爲恆。震在巽上，即能動于外也。巽在震下，即能入于內也。恆亨，亨即能上下无礙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利貞，貞即能得其正常。利有攸往，即往有功也。恒久也。恒即能得其道也。剛上而柔下，即入于內，而能動于外也。巽而動，剛柔皆應。即能以久也。久于其道，即能不息不已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，即終則有始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即是往來不已。四時變化而能久成，即能往來不息。聖人久于其道，即能有始有終。天地化成，即得其正常。觀其所恆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，即知其道之所以行也。

『象曰，雷風恆，君子以立不易方。』

雷風恆，恒即能得其常也。立不易方，即能得其正也。

『初六，浚恆，貞凶。无攸利。象曰，浚恆之凶，始求深也。九二，悔亡。象曰，九二悔亡，能久中也。九三，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。貞吝。象曰，不恆其德。无所容也。九四，田无禽。象曰，久非其位，安得禽也。六五，恆其德，貞。婦人吉。夫子凶。象曰

婦人貞吉，從一而終也。夫子制義，從婦凶也。上六，振恒凶。象曰，振恒在上。大无功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入于內者也。浚恒凶，即失之於過也。始求深也，即執于內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悔亡，即不離乎中也。能久中也，即能得之于己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不恒其德，即有始无終。或承之羞，即无所終也。貞吝，即失其道也。无所容也，即不足以有爲矣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外者也。田无禽，即无所獲也。久非其位，位即所在之地。安得禽也。即失其所與也。六五居中在上。自待之地也。恒其德，即能久於其道。貞即能不變於中也。婦人吉，即居于內也。夫子凶，夫子有爲于外也。從一而終，即有始有終。夫子制義，義在有所爲也。從婦凶也。內外不同，而夫與婦之道亦異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即終則有始。振恒凶，即失之已過也。振恒在上，大无功也。即不能以自反也。初即惟恐有所過也。故以浚恒爲戒。四則能以動也。久非其位。即離於中也。故以无禽爲戒。二五居中。二居于內，悔亡即能以自得也。五居于外，處于被動。凶即不能以自主也。九三之羞，不能以自立也。上六之凶，不能以自反也。咸在能得之於內也。恒在能行之於外也。就咸恒之義，而知人事得失之所在也。巽與震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益。恒與益相對相待。即恒之中，有益之義焉。咸恒兩卦相反相證。則能相成。

三三三 遯、亨。小、利貞。象曰，遯亨，遯而亨也。剛當位而應，與時行也，小利貞

。浸而長也。遯之時義大矣哉。』

乾上艮下爲遯。山在天下，即能止于內也。天在山上，即能有爲于外也。遯亨，亨即知其所止也。小利貞，即不可以過也。遯而亨也，是以遯爲亨也。剛當位而應，即居中在上，與下有應。與時行也，義在能得乎中也。浸而長也，即失之於過。遯之時義大矣哉，即止于內，而能不過乎外也。

『象曰，天下有山、遯。君子以遠小人。不惡而嚴。』

天下有山，即能由下而上。遯即有所止也。君子以遠小人，小人不可以大受也。不惡而嚴，即防之於前。嚴即有小小大上下之不同也。

『初六，遯尾厲。勿用有攸往。』象曰，遯尾之厲，不往何災也。六二，執之用黃牛之革。莫之勝說。象曰，執用黃牛，固志也。九三，係遯，有疾、厲。畜臣妾吉。象曰，係遯之厲，有疾憊也。畜臣妾吉，不可大事也。九四，好遯。君子吉。小人否。象曰，君子好遯。小人否也。九五，嘉遯。貞吉。象曰，嘉遯貞吉，以正志也。上九，肥遯。无不利。象曰，肥遯无不利，无所疑也。』

初六遯之始也。初，即所待之地。遯尾厲，尾在于後。厲即不能遯之于先。勿用有攸往，即无所往也。不往何災也，即能止于下也。六二居中在內。所對之地也。執之用黃牛之革，執即能防之于內也。黃牛

之革，即得乎中也。莫之勝說，即不勝其任。固志也，意在能見之于行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內者也。係遯，即牽于外也。有疾厲，即不足以有爲也。畜臣妾吉，即畜之于內也。有疾憊也，即無能爲也。不可大事也，即不以自立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好遯即知其所止也。君子吉，君子是天下爲心。小人否，是以個人爲主也。君子好遯，即能善與人同。小人否也，惟恐人之勝于己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嘉遯，嘉即能有功于國家也。貞吉，即能正己以正人也。以正志也。即得行其志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肥遯，即能以德相向。无不利，即能反之于己。无所疑也，即不執于外也。

艮與乾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大畜。遯與臨相對相待。即遯之中，有大畜與臨之義焉。

䷗『大壯利貞。』象曰，大壯，大者壯也。剛以動故壯。大壯利貞，大者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』

震上乾下爲大壯。震在乾上，即能動于外也。乾在震下，即能有爲于內也。大壯利貞，即能得其正。大者壯也。壯即能有所爲也。剛以動故壯，即剛于內也。大者正也，即大而能得其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天地之道，即是大而能亨。亨而能得其正也。

『象曰，雷在天上大壯。君子以非禮弗履。』

雷動无妄，即是大而能亨。君子以非禮弗履，即是亨而能大者也。

『初九，壯于趾。征凶。有孚。象曰，壯于趾，其孚窮也。 九二，貞吉。象曰，九二貞吉，以中也。 九三，小人用壯。君子用罔。貞厲。羝羊觸藩，羸其角。象曰，小人用壯，君子罔也。 九四，貞吉。悔亡。藩決不羸。壯于大輿之輹。象曰，藩決不羸，尚往也。 六五，喪羊于易。无悔。象曰，喪羊于易，位不當也。 上六，羝羊觸藩。不能退，不能遂。无攸利。艱則吉。象曰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不詳也。艱則吉，咎不長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壯于趾，即動于下也。征凶，即逐于外也。有孚即能信于人也。其孚窮也，即无以信于外也。 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之內。貞吉，即能得其正。以中也，即得其道也。 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小人用壯，是以壯爲能也。君子用罔，罔即不以壯名也。貞厲，即能以自立也。羝羊觸藩，羸其角。即壯于外也。小人用壯，君子罔也。君子即能得乎中也。 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外者也。貞吉，悔亡。即能以自反也。藩決不羸，即不失之于過也。壯于大輿之輹，即有所往也。尚往也，即能以有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之上。喪羊于易，喪即失之于不覺。无悔，即能反之于外也。位不當也，即失之於過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羝羊觸藩，即時之已過。不能退，不能遂。即无所用其壯也。无攸利，即无所終也。艱則吉，即能以自反也。不詳也，詳則能以知也。咎不長也，反之于己，則能行之于人也。遯有所止也。義在不過乎外也。大壯有所往也。義在能得乎中也。乾與震內外所對所待。上

下相感相應爲无妄。大壯與觀，相對相待。即大壯之中，有无妄與觀之義焉。遯與大壯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

『晉康侯，用錫馬蕃庶。晝日三接。』彖曰，晉進也。明出地上。順而麗乎大明。柔進而上行。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。晝日三接也。』

離上坤下爲晉。日出地上，即能晉于下也。地在日下，即能康于內也。晉康侯，晉即由內而外。康即由上而下。錫馬蕃庶，即上之所以康下。晝日三接，即下之所以晉上。晉進也，即能明于外也。明出地上，即能光于內也。順而麗乎大明，即上之所以感下。柔進而上行。即下之所以應上。

『象曰，明出地上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』

明出地上，即能由下而上。自昭明德，即能由內而外。君子即能自明以明人也。

『初六，晉如摧如。貞吉。罔孚。裕无咎。』象曰，晉如摧如，獨行正也。裕无咎，未受命也。六二，晉如愁如。貞吉，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。象曰，受茲介福，以中正也。六三，衆允悔亡。象曰，衆允之志，上行也。九四，晉如鼫鼠。貞厲。象曰，鼫鼠貞厲，位不當也。六五，悔亡，失得勿恤。往吉，无不利。象曰，失得勿恤。往有慶也。上九，晉其角。維用伐邑。厲吉。无咎。貞吝。象曰，維用伐邑。道未光也。』

初六，晉之始也。即所待之地也。晉如摧如，志在于外也。貞吉，即得其正則吉。罔孚，即不能信于人也。裕无咎，裕即有諸內也。獨行正也。即能得其道也。未受命也，即未出于地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晉如愁如，志在外也。貞吉，即能得其正也。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。即有孚于中也，以中正也，即得其道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衆允，即能信于人也。悔亡，即能見之於行。衆允之志，上行也。即能得之於外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晉如鼫鼠，鼫鼠即不能以自信也。鼫鼠貞厲，位不當也。義在能以自立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在上。即能麗乎外者也。悔亡，即能得之於中，失得勿恤，即不執于我也。往吉，无不利。即能自明以明人。往有慶也，即明足以及人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晉其角，即晉之已極。維用伐邑，即能反之于內。厲吉，厲即能以自反也。无咎，即无不及也。貞吝，即時之已終。道未光也，光則无一不明。无一不明，即是无一不晉。明于上者，晉于下也。晉于內者，明于外也。晉即能自晉以晉人也。坤與離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明夷。晉與需，相對相待。即晉之中有明夷與需之義焉。

䷣『明夷，利艱貞。彖曰，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內文明而外柔順。以蒙大難。文王以之。利艱貞，晦其明也。內難而能正其志。箕子以之。』

坤上離下爲明夷。坤在離上，即晦于外也。離在坤下，即明于內也。明夷即明于內，而晦于外也。利艱貞，即不失其正也。明入地中，即不見其明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文王之難，來自于外也。利艱貞，即晦其明也。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箕子之難，是由于內也。正其志，即能不失

其明也。

『象曰，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衆。用晦而明。』

明入地中，即晦于外也。用晦而明，即能反之于內也。

『初九，明夷于飛。垂其翼。君子于行。三日不食。有攸往。主人有言。象曰，君子于行，義不食也。六二，明夷，夷于左股。用拯馬壯吉。象曰，六二之吉，順以則也。』

九三，明夷于南狩。得其大首。不可疾貞。象曰，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。六四，入于左腹。獲明夷之心。于出門庭。象曰，入于左腹，獲心意也。六五，箕子之明夷。利貞。

象曰，箕子之貞。明不可息也。上六，不明晦。初登于天。後入于地。象曰，初登于天，照四國也。後入于地，失則也。』

初九明夷之始，所持之地也。君子于飛，即志在于外也。垂其翼，即夷其明也。君子于行。三日不食，即志在必行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即不以主人之言，而易其志也。義不食也，去其地，則不食其祿也。

六二所對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下，即能不惑于內者也。夷于左股，即傷于於外也。用拯馬壯吉，即能拯之于內也。順以則也，即合于道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居下之上，與上有應。明夷于南狩，南狩即能有所爲也。得其大首，大首即得其在之地也。不可疾貞，即能以自立也。乃大得也。即志在于外也。六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居上之下，與下相應。入于左腹，即能有爲于外也。獲明夷之心，即

得之于內也。于出門庭，即能行之于外也。入于左腹，獲心意也。即得行其志也。九五居中之上。自待之地也。箕子之明夷，即能自明以明人也。利貞，即能得其道也。明不可息也，即能由內以及外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明夷之終。不明晦，是以不明爲明也。初登于天，即明于外也。後入于地，即晦于內也。照四國也，即明足以及人也。失則也，即不能反之于己也。晉明于外，而能順乎內也。明夷正乎內，而能順于外也。離與坤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晉。明夷與訟，相對相待。即明夷之中，有晉與訟之義焉。晉與明夷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三三三『家人，利女貞。彖曰，家人。女正乎內。男正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家人有嚴君焉。父母之謂也。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』

巽上離下爲家人。離在巽下，即能麗于內也。巽在離上，即能風行于外也。家人內也。利女貞，即能正乎內也。女正乎內，男正乎外。內外不同，各有應盡之道也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天地之道，即能各得其正也。家人有嚴君焉。父母之謂也。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。各有其道，即各有應盡之義也。正家而天下定矣，即知其本也。家无不正，即國无不治。國无不治，即是天下无不定。

『彖曰，風自火出。家人。君子以言有物。而行有恒。』

風自火出，即由內而外。君子以言有物，即言得其正也。而行有恒，即行得其常也。君子之道，即能

得乎正常者也。

『初九，閑有家。悔亡。象曰，閑有家，志未變也。六二，无攸遂。在中饋。貞吉。象曰，六二之吉，順以巽也。九三，家人嗃嗃。悔厲吉。婦子嘻嘻。終吝。象曰，家人嗃嗃，未失也。婦子嘻嘻，失家節也。六四，富家大吉。象曰，富家大吉，順在位也。九五，王假有家。勿恤。吉。象曰，王假有家，交相愛也。上九，有孚威如。終吉。象曰，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閑有家，即能盡立家之道也。悔亡，即能見之于行。志未變也，即能有始有終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在中在下，即能麗于內者也。勿攸遂，即不遂于外也。在中饋貞吉，即能正乎內也。六二之吉，順以巽也。即合于道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家人嗃嗃，即失之過嚴。悔厲吉，即能不失其正也。婦子嘻嘻，即失其正也。終吝，即无以齊其家也。未失也。即未失其道也。失家節也。即失其正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居巽之下。即能風行于外者也。富家大吉，即能盡其道。順在位也，即合于爲家之義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王假有家，是以天下爲公。勿恤，以天下爲公。則能視天下如一家也。交相愛也，即能各得其所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即家道已成。有孚威如，即能爲法于人也。終吉即有所終也。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，即能正己以正人也。離與巽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鼎。家人與解，相對相待。即家人之中，有鼎與解之義焉。

三三三『睽、小事吉。』彖曰，睽，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說而麗乎明。柔進而上行。得中而應乎剛。是以小事吉。天地睽，而其事同也。男女睽，而其志通也。萬物睽，而其事類也。睽之時用大矣哉。』

離上兌下爲睽。兌在離下，即說于內也。離在兌上，即麗于外也。睽外也。小事吉，即各有其道也。火動而上。澤動而下。所動同，而上下不同。二女同居，所居同，其志不同行。是各有其志也。說而麗乎明，所行不同，所有之志則同。柔進而上行。得中而應乎剛。所志不同，所有之目的則一。天地睽，而其事同也。即上下不同而能相通。男女睽，而其志通也。即內外不同，而能相成。萬物睽，而其事類也。天地萬物之道，即相反相成，而相得也。睽之時用，大矣哉。大矣哉，即不同之中，而有相同之道也。相同之中，而有不同之義也。

『象曰，上火下澤，睽。君子以同而異。』

上火下澤，上下不同，而能互相爲證。君子以同而異。即相反相通，而能相成。

『初九，悔亡。喪馬勿逐自復。見惡人无咎。』象曰，見惡人，以辟咎也。九二，遇主于巷。无咎。象曰，遇主于巷，未失道也。六三，見輿曳，其牛掣。其人天且劓。无初有終。象曰，見輿曳，位不當也。无初有終，乘剛也。九四睽孤。遇元夫。交孚。

厲，无咎。象曰，交孚无咎，志行也。六五，厥宗噬膚。往何咎。象曰，厥宗噬膚，往有慶也。上九，睽孤。見豕負塗。載鬼一車。先張之弧。後說之弧。匪寇婚媾。往遇雨則吉。象曰，遇雨之吉，群疑亡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悔亡即能得之于內。喪馬勿逐自復，喪即失之于外也。復即能反之于內。見惡人无咎，无咎，即无惡於人也。以辟咎也，无惡於人，即无所爲咎也。初九悔亡，即所待之中，而有所對之道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遇主于巷，遇即不期而遇也。巷即有可通之路也。未失道也。即未離乎中也。九二之遇，即所對之中，而有所待之道也。六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見輿曳，其牛掣。即曳之于前。掣之于後。其人天且劓，天即髡于上也。劓即傷于前也。无初有終，見之于前，即能證之于後也。位不當也，即得失所在之地也。乘剛也，即居於被動之地。六三之見，即相待之中，而有相對之道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睽孤，即孤于位也。遇元夫，元夫即能有所爲也。交孚，厲无咎。交孚即能以相待。厲即能以自立。无咎，即能得之于己。志行也，即得行其志也。九四之遇，即相對之中，而有相待之義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，即能不惑于外也。厥宗噬膚，即能以相待。往何咎，即无咎可言。往有慶也，即能得之于中也。六五之慶，即自待之中，而有自對之義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睽孤厚孤于外也。見豕負塗，即以同而異。載鬼一車，是以无爲有。先張之弧，後張之弧。即先後所見之不同。匪寇婚媾，即无人我之分。往遇雨則吉，即有所合也。群疑亡也，即能自反也。上九之吉，即自對之中，而有自待之義也。家人即能辯於內也。睽即能證之於後也。兌

與離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革。睽與蹇相對相待。即睽之中，有革與蹇之義焉。家人與睽兩卦。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䷦ 『蹇，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。利見大人。貞吉。』 彖曰，蹇難也。險在前也。見險而能止，知矣哉。蹇利西南，往得中也。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利見大人，往有功也。當位貞吉，以正邦也。蹇之時用大矣哉。』

艮下坎上爲蹇。坎在艮上，陷于外也。艮在坎下，止于內也。蹇利西南，西南衆之所在也。不利東北，即非群居之地也。利見大人，大人即能有所爲也。貞吉，即能得其道。蹇難也，險在前也，即陷于外也。見險而能止，即能止于內也。知矣哉，即能反之于己也。蹇利西南，往得中也，即得其地也。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窮即不足以有爲也。利見大人，往有功也。得其地，得其人也。則能大有爲也。當位貞吉，即居其位，而能盡其道也。以正邦也，即能平天下之難也。蹇之時用大矣，即能有功於天下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』

山上有水，即陷于外也。君子以反身修德，反即能以自反。反之於內，則能行之於外也。

『初六，往蹇來譽。』 象曰，往蹇來譽，宜待也。 六二，王臣蹇蹇。匪躬之故。 象曰，王臣蹇蹇，終无尤也。 九三，往蹇來反。 象曰，往蹇來反，內喜之也。 六四，往蹇

來連。象曰，往蹇來連，當位實也。九五，大蹇朋來。象曰，大蹇朋來，以中節也。

上六，往蹇來碩，吉。利見大人。象曰，往蹇來碩，志在內也。利見大人，以從貴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往蹇來譽，即能反之于己。宜待也，即知其所止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王臣蹇蹇，即致力於蹇。匪躬之故，是志在國家。終无尤也，即能有爲于內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於內者也。往蹇來反，即能反之于內也。內喜之也，即得之于己也。六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往蹇來連，即能和衷共濟。當位實也，即能見之于行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上，即能不困于外者也。大蹇朋來，即能有爲于天下也。以中節也，即能內外一致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蹇之已終。大難已平。往蹇來碩，碩即有功于未來也。利見大人，即終則有始。志在內也，即能安于內也。以從貴也，即不自以功也。艮與坎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蒙。蹇與睽相對相待。即蹇之中有蒙與睽之義焉。

『解、利西南。无所往。其來復吉。有攸往。夙吉。』象曰，解，險以動。動而免乎險，解。解，利西南，往得衆也。其來復吉，乃得中也。有攸往，夙吉，往有功也。天地解而雷雨作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。解之時大矣哉。』

震上坎下爲解。坎在震下，即能亨于內也。震在坎上，即能動于外也。解利西南，西南即衆之所在也。

无所往，是有所待也。其來復吉，即得其時也。有攸往，即有所往也。夙吉即能亨于中也。解緩也。緩則能以動也。陷而能動。動而免乎險，即能出乎險也。乃得中也，即能得其道也。往有功也，即能動于外也。天地解，而雷雨作。即得其時也。百果草木甲拆。即能相待而動也。解之時大矣哉。天下之物，无一不相待而動也。天下之事，无一不相待而成也。

『象曰，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。』

赦過宥罪。赦即能緩之于外也。宥即能寬之于內也。風雷動，而萬物作。君子赦過宥罪，而天下无不向善。即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也。

『初六，无咎。象曰，剛柔之際，義无咎也。九二，田獲三狐。得黃矢。貞吉。象曰，九二貞吉，得中道也。六三，負且乘。致寇至。貞吝。象曰，負且乘，亦可醜也。自我致寇，又誰咎也。九四，解而拇。朋至斯孚。象曰，解而拇，未當位也。六五，君子維有解。吉。有孚于小人。象曰，君子有解，小人退也。上六，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。獲之无不利。象曰，公用射隼，以解悖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无咎，即有所待也。剛柔之際，即得乎時也。義无咎也。即道之所在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內在內，即能亨于中者也。田獲三狐，狐无信也。獲即能信于中也。得黃矢，即能通于外也。得中道也，即无所礙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對之地也。負且乘，失之於過也。致寇至，即踰其分也。

貞咎，即无以取信于人。亦可醜也。即非其所有也。自我致寇，又誰咎也。即自取之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居震之下。即能動于外者也。解而拇，即能以自動也。朋至斯孚，即信于人。未當位也，即處於進退之地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君子維有解，即能以自解也，吉即得之於己也。有孚于小人。小人即不能以自知也。君子有解，小人退也。即能信于人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時之已至，解之已終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高墉。即得其地也。獲之无不利。即能得之于中也。公用射隼，以解悖也。悖即相反。解即得其道也。能得其道，則天下无一不解不放者也。蹇反之于外也。解由于內也。就蹇與解之義。而知成己與成物之道也。坎與震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屯。解與家人相對相待。即解之中，有屯與家人之義焉。蹇與解兩卦相反相成。其義愈通。

䷧ 損，有孚，元吉。无咎，可貞。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，二簋，可用享。彖曰，損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損而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貞。利有攸往。曷之用二簋可用享。二簋應有時。損剛益柔有時。損益盈虛。與時偕行。』

艮上兌下爲損。艮在兌上，即止于外也。兌在艮下，即說于內也。損即損下益上。有孚，即信于內也。元吉，元則能大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可貞，即能得其正。利有攸往，即有所爲也。曷之用，即无可用也。二簋可用享，享即能致其誠。損下益上，上有所過，下則有所不及。其道上行，即有所止也。二簋應有時，即合于時也。損剛益柔有時，即不可以過也。損益盈虛，與時偕行，即能得乎中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下有澤。君子以懲忿窒欲。』

山下有澤，澤即能有所得也。過于內，則損于外也。過乎外，則損于內也。懲忿窒欲，忿即發于外也。欲即貪于內也。君子之道，即能去其過與不及者也。

『初九，已事遄往。无咎。酌損之。』象曰，已事遄往。尚合志也。九二，利貞。征凶。弗損益之。象曰，九二利貞。中以爲志也。六三，三人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則得其友。象曰，一人行，三則疑也。六四，損其疾。使遄有喜。无咎。象曰，損其疾，亦可喜也。六五，或益之十朋之龜。弗克違。元吉。象曰，六五元吉，自上祐也。上九，弗損益之。无咎。貞吉。利有攸往，得臣无家。象曰，弗損益之，大得志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已事遄往，无咎。即无不及也。酌損之，即能得乎中也。尚合志也，即不可以過也。九二相待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利貞，即能得其正。征凶，即失之于過也。弗損益之，即弗損于內，而能有益於外。中以爲志也，即志在得乎中也。六三內外之際相待之地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內者也。三人行，則損其一人。損其一人。則爲二人。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友即能以相得。三則疑也，疑即无以取信于人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損其疾，即去其所過者。使遄有喜。即能得之于內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亦可喜也。即能以自得之也。六五，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中，在上。即能以无過者也。或益之，即不期而至也。十朋之龜，國之所寶。弗克違，即物之所歸也。元吉，元則能大。是以國之所寶者，爲

實也。自上祐也，即能有孚于人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上者也。弗損益之，即弗損于下，而能有益于上也。无咎。貞吉，即得其正也。利有攸往，即終則有始。得臣无家，即不私于一己，大得志也。即上下一致。初九无咎，不執于己也。九二征凶，志于外也。六三之損，去其疑也。六四之喜，得之于內也。六五之吉，有孚于中也。上九之吉，能以自反也。兌與艮，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咸。咸與損，相對相待，即損之中，有咸之義焉。

三三 『益，利有攸往。利涉大川。』 彖曰，益，損上益下。民說无疆。自上下下。其道大光。利有攸往。中正有慶。利涉大川。木道乃行。益動而巽。日進无疆。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。』

巽上震下爲益。震在巽下，即能自動于內。巽在震上，即能風行于外。益即能以无礙也。利有攸往，即有所爲也。利涉大川，即能以有功。損上益下，即損其所有，益其不足。民說无疆，即能各得其所。自上下下，即能反之于內。其道大光，即內外相通。居中有慶，即上下相應。木道乃行，即動于內而能行于外也。益動而巽，日進无疆。即无所礙也。天施地生，即上有所施，下有所出。其益无方，即无遠近之分。凡益之道，與時偕行，即能與時俱進。

『象曰，風雷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。有過則改。』

雷動于下，風行于上。上下相應，即是內外相通。見善則遷，即能自動於內。有過則改，即能反之

外。

『初九，利用大作。元吉，无咎。象曰，元吉无咎，下不厚事也。六二，或益之十朋之龜。弗克違。永貞吉。王用享于帝吉。象曰，或益之，自外來也。六三，益之用凶事。无咎。有孚中行。告公用圭。象曰，益用凶事，固有之也。六四，中行。告公從。利用，爲依遷國。象曰，告公從，以益志也。九五，有孚，惠心。勿問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象曰，有孚惠心，勿問之矣。惠我德，大得志也。上九，莫益之。或擊之。立心勿恒，凶。象曰，或益之，偏辭也。或擊之。自外來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內者也。利用大作，即有所爲也。元吉，元者能以大也。无咎，即能得之于內。下不厚事也。厚于內，則能大于外也。六二相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或益之，或即不期而至也。十朋之龜，國之寶也。弗克違，即天之所與也。永貞吉。即能有始有終。王用享于帝，吉。即能致其誠。自外來也，即得之于上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益之用凶事，即益其所不足者。无咎即不可以過也。有孚中行，即信及于人。固有之也。即義之所在也。六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行之于外者也。中行，即能得乎中也。告公從，即有所爲也。利用爲依遷國，即能有利於國，有利於民也。以益志也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即能以上益下。有孚惠心，即能得之于中。勿問元吉，即无所疑也。有孚惠我聽，即孚于外也。勿問之矣，即信於人也。大得志也。

卽上下一致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益之終也。莫益之，卽應與而不與也。或擊之，卽失之于過也。立心勿恒凶，已失在上之道也。莫益之，偏僻也，偏卽失其正也。或擊之，自外來也。來之于外者，卽失之于內也。初九大作，能以自動也。六二之吉，得乎中也。六三之孚，合于道也。六四之利，得其所也。九五元吉，得行其志也。上九之凶，不能以自反也。損益盛衰，就其所始，則知其所終也。震與巽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恒。益與恒相對相待。卽益之中，有恒之義焉。損與益兩卦。相反相成。其道愈通。

夬姤之五

三三三『夬，揚于王庭。孚號有厲。告自邑。不利即戎。利有攸往。』彖曰，夬決也。剛決柔也。健而說。決而知。揚于王庭。柔乘五剛也。孚號有厲。其危乃光也。告自邑，不利即戎。所尚乃窮也。利有攸往，剛長乃終也。』

兌上乾下爲夬。乾在兌下，即有爲于內。兌在乾上，即能說于外也。揚于王庭，王庭即王者所在地也。孚號有厲，即能信及于人也。告自邑，即由近而遠。不利即戎，即不以力爲尚。利有攸往，即德足以服人也。夬決也，即決于外也。剛決柔也，即時所必至。健而說，即內外相應。夬而和，即上下一致。柔乘五剛也，即勢在必合。其危乃光也，即能信及于人。所尚乃窮也，即能反之于己。剛長乃終也。即有所終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上于天，夬。君子以施祿及下。居德則忌。』

澤上于天，則能下及于物。君子以天爲法。施祿及下。即能推及於人也。居德則忌。即不自以爲功也。天能澤及於下，故能成其大也。君子能德及于人，故能統一于天下也。

『初九，壯于前趾。往不勝爲吝。象曰，不勝而往，咎也。』九二，惕號，莫夜有戎。

勿恤。象曰，有戎勿恤，得中道也。九三，壯于頄，有凶。君子夬夬，獨行遇雨。若濡有愠。无咎。象曰，君子夬夬，終无咎也。九四，臀无膚。其行只且。牽羊悔亡。聞言不信。象曰，其行只且，位不當也。聞言不信，聽不明也。九五，覓陸夬夬。中行无咎。象曰，中行无咎，中未光也。上六，无號。終有凶。象曰，无號之凶，終不可長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壯于前趾，失之于過也。往不勝爲咎，即慎之于先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惕號，即儆于內也。莫夜有戎，即戒于外也。勿恤即內外有備。得中道也，即不可失之于過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壯于頄，即現于面也。有凶即形于外也。君子夬夬，夬夬即能見之于行也。獨行遇雨，即不期而遇。若濡有愠，失之于過也。无咎即能有所合也。君子夬夬，終无咎也。即能取信于人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臀无膚，即不安于內也。其行次且。即牽于外也。牽羊悔亡。牽羊則羊欲進而不前。悔亡。即事在必行。聞言不信。即執于我也。位不當也。即時所必至。聽不明也，明則能以知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義在能有所爲也。覓陸生于路之兩旁。夬夬即所決之易也。中行无咎，即不離乎中也。中未光也。光即能无中外之分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无號，即時之已過。終有凶，即義在能以自反也。无號之凶，終不可長也。時極則反。不能自決。則決於人也。乾與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履。夬與剝相對相待。則夬之中，有履與剝之義焉。

三三『姤、女壯，勿用取女。』彖曰，姤遇也。柔遇剛也。勿用取女，不可與長也。天地相遇。品物咸章也。剛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姤之時義大矣哉。』

乾上巽下爲姤。巽在乾下，即能風行于內也。乾在巽上，即能有爲于外。姤即有所遇也。女壯，即長于內也。勿用取女，即侵于外也。姤遇也。柔遇剛也，即遇于內也。不可與長也，長則侵于外也。天地相遇，即上下相交。品物咸章也，即能各得其道。剛遇中正，即居中得正。天下大行，即道无不通。姤之時義大矣哉。物與物相遇。動則柔乘于剛。靜則剛乘于柔。剛柔相乘，則動靜相得。人與人相遇。外則女以男爲主。內則男以女爲主。內外相和，則男女相得。大矣哉，即物之所由生，道之所以行也。

『象曰。天下有風。后以施命誥四方。』

天下有風，即風行于內也。后以施命誥四方，誥即告之于前。戒之于後。即能行之于天下也。

『初六，繫于金柅。貞吉。有攸往，見凶。羸豕孚蹢躅。』象曰，繫于金柅，柔道牽也。九二，包有魚，无咎。不利賓。象曰，包有魚。義不及賓也。九三，臀无膚，其行次且。厲，无大咎。象曰，其行次且，行未牽也。六四，包无魚，起凶。象曰，无魚之凶，遠民地。九五，以杞包瓜。含章有隕自天。象曰，九五含章，中正也。有隕自天，志不舍命也。上九，姤其角，吝，无咎。象曰，姤其角。上窮吝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入于內者也。繫于金柅，柅以止車，即能安于內也。貞吉，即得其正則吉。有攸往，見凶。凶即逐于外也。羸豕孚蹢躅，即不能反之于己。繫于金柅，即止于內也。柔道牽也，于外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內，包有魚，魚即人之所需者。无咎，即能得之于內。不利賓，賓來之于外也。義不及賓也。即有內外之分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臀无膚，即不安于內也。其行次且，即欲進而不前。厲即能以自強。无大咎，即无大過也。行未牽也，即无礙于內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包无魚，不能以自治也。食之所无，即凶之所由起也。无魚之凶，遠民也。已失爲民之道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以杞包瓜。杞樹之大者。瓜味之美者。含章即民之所欲也。有隕自天，即能風行于內。九五含章，中正也。即能得其道也。志不舍命也，即能得之于中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時之已終。姤其角，即姤之已極。吝即窮也。无咎，即能以自反也。上窮吝也。即有所終也。夫決于外也，決于外者，安于內也。姤遇于內也。遇于內者，光于外也。就夫與姤兩卦之義。則知安內與定外之道也。巽與乾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小畜。姤與復，相對相待。即姤之中，有小畜與復之義焉。夫與姤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通。

䷇ 萃，亨。王假有廟。利見大人。亨。利貞。用大牲吉。利有攸往。彖曰，萃聚也。順而說。剛中而應。故聚也。王假有廟，致孝享也。利見大人，亨，聚以正也。用大牲吉，利有攸往，順天命也。觀其所聚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』

兌上坤下爲萃。兌在坤上，即能說于外也。坤在兌下，即能容于內也。萃亨，亨即能以相得。王假有廟，即知其本也。利見大人，即有所爲也。亨即能以相通。利貞，即得其道也。用大牲吉，大則能以聚也。利有攸往，即聚則能以得衆。萃聚也，即聚于內也。順而說，順乎內者，則能說乎外也。剛中而應，即上下相通。王假有廟，致孝享也。孝即能盡承先繼後之義也。聚以正也。則能以得衆。順天命也，即衆之所歸也。觀其所聚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即知其本之所在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上于地。君子以除戎器。戒不虞。』

澤上于地，即地上有澤。澤即物之所在也。除戎器，即安于內也。戒不虞，即防于外也。君子即能盡立家立國之道也。

『初六，有孚不終，乃亂乃萃，若號。一握爲笑，勿恤，往无咎。象曰，乃萃乃亂，其志亂也。六二，引吉，无咎。孚，乃利用禴。象曰，引吉无咎。中未變也。六三，萃如嗟如。无攸利。往，无咎。小吝。象曰，往无咎，上巽也。九四，大吉，无咎。象曰，大吉无咎，位不當也。九五，萃有位。无咎。匪孚。元永貞。悔亡。象曰，萃有位，志未光也。上六，齎咨涕洟。无咎。象曰，齎咨涕洟，未安上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有孚不終，即无以信于人也。乃萃乃亂，即失其道也。若號，即號于外也，一握爲

笑，即能得之于內。勿恤，是在一念之轉移也。往即有所爲也。无咎，即能取信於人。乃萃乃亂，其志亂也。亂即由於己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得正。引吉，即有孚于人也。无咎，即能得之于己。孚即信于中也。乃利用禴。禴爲春祭。四時之祭，春爲最薄。即時而享，即能致其誠。中未變也，即誠于內也。六三相待之地也。萃如嗟如，執于外也。无攸利，不安于內也。往无咎，即有所得也。小吝无大過也。上巽也。即說于外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大吉无咎，大之至，則无內外之分。无咎，即能得其道。位不當也。即不能以自主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萃有位，即能以上臨下。无咎，即能主之于我也。匪孚，這位足以臨人。不足以孚人也。元永貞，元則能大。永貞，即能有始有終。悔亡，即能得之于中也。施未光也，光即能光大于天下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齎咨，即發于內也。涕洟，即形于外也。无咎即能反之于己。未安上也，反之於己，則能行於人也。坤與兌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臨。萃與大畜，相對相待。即萃之中，有臨與大畜之義焉。

䷬ 升，元亨。用見大人。勿恤。南征吉。彖曰，柔以時升。巽用順。剛中而應。是以大亨。用見大人，勿恤，有慶也。南征吉，志行也。』

坤上巽下爲升。巽在坤下。即有所入也。坤在巽上，即有所容也。升元亨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用見大人，大人即大而能亨者也。南征吉，南即有爲之地也。升即能由內而外。柔以時升，即能由小而大。巽而順，即上下相應。剛中而應，即內外相通。是以大亨，大亨即无所礙也。有慶也，即能光大于外。志行也，即得行其志也。

『象曰，地中生木，升。君子以順德。積小以高大。』

升即木生于下，而能出于地上。君子以順德，順即由內而外。即无所礙也。積小以高大。積即由小而大。即能由近以至遠也。

『初六，允升大吉。象曰，允升大吉，上合志也。九二，孚，乃利用禴。无咎。象曰，九二之孚，有喜也。九三，升虛邑。象曰，升虛邑，无所礙也。六四，王用享于岐山。吉。无咎。象曰，王用享于岐山，順事也。六五，貞吉。升階。象曰，貞吉升階，大得志也。上六，冥升。利于不息之貞。象曰，冥升在上。消不富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有所入者也。允升大吉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上合志也，即能得之于中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，與上有應。孚即信于中也。乃利用禴，禴即能合于時也。九二之孚有喜也。即能以自得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在下之上，與上有應。升虛邑，即无人之地也。无所礙也，即无所礙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享于岐山。享即能致其誠也。无咎，即得其地也。順事也，即能見之于衍。六五居中在上，與下相應。貞吉即能得其正。升階，階即是代表進化之徵象。大得志也。即能得之于中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冥升，冥即天地之高大无窮。升即萬物之進化无盡。利于不息之貞。即能有始有終。上六時之已過。冥升在上。即不能以自反也。消不富也，即義在能反之于己也。萃聚于內也。升發于外也。就萃與升之義，而知物與物之演進也。巽與坤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

相應爲觀。升與无妄，相對相待。卽升之中，有觀與无妄之義焉。萃與升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其義愈明。

䷮ 困，亨，貞。大人吉。无咎。有言不信。彖曰，困剛揜也。險以說。困而不失其亨。其唯君子乎。貞，大人吉，以剛中也。有言不信，尚口乃窮也。』

兌上坎下爲困。坎在兌下，陷于內也。兌在坎上，說于外也。困亨，即能亨于內也。貞即不失其常。大人吉能亨于中也。无咎即无所過也。有言不信，即無以取信于人。困剛揜也，即柔遮剛也。險而說，即困而能亨。其唯君子乎，君子即能得其正常。以剛中也，即有所爲也。尚口乃窮也，即不能見之于行也。

『象曰，澤无水，困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』

澤无水，揜于内也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致即能由近而远。遂即能由内而外。即能盡處困之道也。

『初六，臀困于株木。入于幽谷。三歲不覿。』象曰，入于幽谷，幽不明也。九二，困于酒食，朱紱方來。利用享祀。征凶。无咎。』象曰，困于酒食，中有慶也。六三，困于石。據于蒺藜。入于其宮。不見其妻。凶。』象曰，據于蒺藜，乘剛也。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不祥也。九四，來徐徐。困于金車。吝有終。』象曰，來徐徐，志在下也。雖不當位，有與也。九五，劓刖。困于赤紱。乃徐有說。利用祭祀。』象曰，劓刖，志未得也。乃徐有說，以中直也。利用祭祀，受福也。上六，困于葛藟，于臲臲。曰動悔。

。有悔。征吉。彖曰，困于葛藟，未當也。動悔有悔，吉行也。』

初六，困之始也。初所待之地也。困于株木。不安于下也。入于幽谷，陷于內也。三歲不覿，不能以有爲也。幽不明也，限于外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下，即能不困于內者也。困于酒食，朱紱方來，即有所待也。利用享祀，即能致其誠。征凶，志在于外也。无咎，即能得之于內。中有慶也。即得之于內。則能行之于外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以柔乘剛，與上无應。困于石，即失其所也。據于蒺藜，即居非其地。入其宮不見其妻，即无所興也。凶，即失其所有也。乘剛也。即處于被動之地。不祥也。即失其常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與下有應。來徐徐，即有可爲之道也。困于金車。即有應進之義也。吝有終，時至而進，即能有所終也。志在下也，即由于內也。雖不當位，有與也。即能得之于上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剋剛，即格于上下。困于赤紱，即限于內外。乃徐有說，即能得之于中也。利用祭祀，即能致其誠。志未得也。即未能得行其志。以中直也，即能得其道。受福也，誠于中，則形于外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困之已極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困于葛藟，于臲臲，即時之已過。曰動悔，即動則有悔。有悔即不動亦悔。征吉，即物極則變。未當也，即變在能以通也。吉行也。即有所終也。初六之困，限于下也。九二之慶，得之于中，六三之凶，進退失據。九四有終，有所與也。九五之福，得其道也。上六征吉，能以自反也。坎與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節。困與賁相對相待。即困之中，有節與賁之義焉。



『井，改邑不改井。无喪无得。往來井井。汔至亦未繙井。羸其瓶凶。彖曰，巽

乎水上而下水。井。井養而不窮也。改邑不改井，乃以剛中也。汔至亦未繙井，未有功也。羸其瓶，是以凶也。』

坎上巽下爲井。巽在坎下，即能入于內也。坎在巽上，即能享于外也。井即能出入无礙。改邑不改井，邑以井爲主也。无喪无得，即无礙于中也。往來井井，即有利于人也。汔至亦未繙井。繙，綆也，所以汔水。未繙即失其道也。羸其瓶，瓶以取水。凶即无得也。巽乎水而下水，即能內外相通。井養而不窮也，即能得其道。乃以剛中也，即能上下相應。未有功也。即未得其道，是以凶也，即喪其所有也。

『象曰，木上有水，井。君子以勞民勸相。』

木上有水，即能由內而外。君子以勞民勸相。勞民即能各得其利。勸相即能各盡其道。君子之道是以共同之利爲利也。

『初六，井泥不食。舊井无禽。象曰，井泥不食，下也。舊井无禽，時舍也。九二，井谷射鮒。甕敝漏。象曰，井谷射鮒，无與也。九三，井渫不食。爲我心恻。可用汲。王明並受其福。象曰，井渫不食，行恻也。求王明，受福也。六四，井甃无咎。象曰，井甃无咎，脩井也。九五，井冽。寒泉食。象曰，寒泉之食，中正也。上六，井收勿幕。有孚元吉。象曰，元吉在上。大成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即井之所在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入于內者也。井泥不食，即失其道也。舊井无禽，即无人也。井泥不食，下也。即利在于下也。時舍也。即舍之一時，終爲人之所利用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與上无應。井谷射鮒。即谷上有水，反注于下。不可以爲汲也。甕敝漏，即不可以爲用也。无與也，即无利于人也。九三相待之地也。內外之際。與上有應。井渫不食，即无人利用。爲我心恻，即利之所在。可用汲，即人之所需也。王明並受其福。王明則能因井立邑，上下並受其福。行恻也。即行道之人。爲之心恻。求王明，王明則能加以利用。受福也。即能利己以利人也。六四相對之地。上下之交。井甃，甃即脩也。无咎即可以爲用也。脩井也，即能盡其道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即能亨于外者也。井冽，冽即潔也。寒泉食，寒泉之食，民之所需也。以中正也。即可爲天下之法矣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居井之上，與下有應。井收无幕。收，即井功已成。无幕，即取之无礙，用之不竭。有孚，即信于中也。元吉。元則能大。大則能各盡其利也。元吉在上，大成也。大成，即能利己利人，以利天下。水藏于下，汲之地上，可以養物。即利藏于地，發之于外。可以利人。就井之義，則知開物與成務之道也。巽與坎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渙。井與噬嗑，相對相待。即井之中，有渙與噬嗑之義焉。困與井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三三『革，己日乃孚。元亨利貞。悔亡。彖曰，革。水火相息。二女同居。其志不相得。曰革。己日乃孚。革而信之。文明以說。大亨以正。革而當。其悔乃亡。天地革而四時成。湯武革命。順乎天，而應乎人。革之時大矣哉。』

兌上離下爲革。離在兌下，即由下而上。兌在離上，即由上而下。革即內外相反。已日乃孚，孚即能有功。革去故也，即合乎時也。元亨利貞，是以天道爲法。悔亡，即得其道也。水火相息，即上下不同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即各有其志。革而信之。即能信于人也。文明以說，即內外相應。大亨以正，即上下相通。革而當，即得乎中也。其悔乃亡，即能行之而通。天地革命而四時成。即能盡爲物之道也。湯武革命。順乎天，而應乎人。順天即能以天下爲公。應人即能以人民之好惡爲好惡也。物極則窮，窮則變。即能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中有火革。君子以治曆明時。』

澤中有火，即事在必革。治曆即知其時也。明時則知其道也。君子即能因時制宜，而得其正也。

『初九鞏用黃牛之革。象曰，鞏用黃牛。不可以有爲也。六二已日乃革之。征吉。无咎。象曰，已日革之。行有嘉也。九三，征凶，貞厲。革言三就。有孚。象曰，革言三就。又何之也。九四悔亡有孚。改命吉。象曰，改命之吉。信志也。九五大人虎變。未占有孚。象曰，大人虎變。其文炳也。上九君子豹變。小人革面。征凶。居貞吉。象曰，君子豹變，其文蔚也。小人革面，順以從君也。』

初九革之始也。所待之地。鞏用黃牛之革。鞏即能盡其道。黃牛之革，得其正也。不可以有爲也。革在能得其時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下。即能不執于內者也。已日乃革，即時至則革。征吉无

咎，即能有所爲也。行有嘉也，嘉即能以有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征凶，即失之于過也。貞厲，即能得其正。革言三就，即反復其道。有孚，即信于人也。又何之矣，即能革得其當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悔亡，即能得之于己。有孚，改命吉，即改已有之命。信志也，即能行之于人也。九五自待之地。以剛居在上。大人虎變，即天下風從。未占有孚，即信及于天下也。其文炳也，即可爲人之法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革之已終。君子豹變，君子指在上而言。即能上下一心。小人革面，指在下而言。即能內外一新。征凶，即失之于過。居貞吉，即能以相安。其文蔚也，即成一代維新之治。順以從君也，即人人成維新之民也。初九之鞶，慎之于前也。六二之征，合于時也。九三三就，得乎中也，九四改命吉，信及于人也。九五風從，有大人之德也。上六之變，无人我之見也。就革卦之義，而知所謂革命之大道也。離與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睽。革與蒙相對相待。即革之中，有睽與蒙之義焉。

三三『鼎，元吉，亨。彖曰，鼎象也。以木巽火。亨飪也。聖人亨，以亨上帝。大亨以養聖賢。巽而耳目聰明。柔進而上行。得中而應乎剛。是以元亨。』

離上巽下爲鼎。巽在離下，即能入于內也。離在巽上，即能麗于外也。鼎元吉，元則能大。亨即能行之而通。鼎象也。鼎之意義，即是代表家國之象徵。以木巽火。亨飪也。即能爲法于人也。聖人亨，以亨上帝。大亨以養聖賢。即能以民生之意義，推之於家國天下。巽而耳目聰明，即能各盡其道。柔進而上行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得中而應乎剛，即能有所爲也。是以元亨，即能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象曰，木上有火鼎。君子以正位凝命。』

木上有火，即火生於木，風戶火出。互相以爲用也。君子以正位凝命，正位即不離乎中也。凝命，即是內外合而爲一。

『初六，鼎顛趾。利出否。得妾以其子。无咎。』象曰，鼎顛趾，未悖也。利出否，以從貴也。九二，鼎有實。我仇有疾。不我能即吉。象曰，鼎有實，慎所之也。我仇有疾，終无尤也。九三，鼎耳革。其行塞。雉膏不食。方雨虧悔。終吉。象曰，鼎耳革，失其義也。九四，鼎折足。覆公餗。其形渥。凶。象曰，覆公餗，信如何也。六五，鼎黃耳金鉉。利貞。象曰，鼎黃耳，中以爲實也。上九，鼎王鉉。大吉。无不利。象曰，王鉉在上，剛柔節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入于內者也。鼎顛趾，即失其平也。利出否，即取其有利于人者。得妾以其子，妾雖不正，子則能得其人。无咎，即能承其後也。未悖也。即顛則可以復正。以從貴也。貴在能得其人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與上有應。鼎有實，即藏之於內也。我仇有疾。不我能即吉，即不失之于外也。慎所之也，得之于內者，亦能覆之于外也。終无尤也。即慎之于先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。鼎耳革。耳以舉鼎。其行塞，革其耳，則无以舉其鼎也。雉膏不食。无所舉鼎，即

无以取食。方雨虧悔，即知之于後也。終吉，即能反之于己也。鼎耳革，失其義也。即不應革而革。革之已過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。鼎折足，即力小而任重也。覆公餗，即不勝其任。其形渥，即有愧于中也。凶，即失其所有。信如何也。即无以取信于人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上。即能不惑于外者也。鼎黃耳，即得其正也。金鉉即能以負重。利貞，即能有始有終。中以爲實也，即能有諸內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鼎玉鉉，即有其德也。大吉，无不利。即有利于己，亦能有利于人也。剛柔節也，即得乎中也。初六之利，能自立也。九二之吉，得之于內也。九三終吉，得其道也。九四之凶，失之于過也。六五之利，得其正也。上九大吉，反之于己也。就鼎卦之義，而知所謂建國之大道。巽與離內外相對所持，上下相感相應爲家人。鼎與屯相對相待。即鼎之中，有家人與屯之義焉。革與鼎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其義愈通。

䷲ 震亨。震來虩虩。笑言啞啞。震驚百里。不喪匕鬯。彖曰，震亨。震來虩虩，恐致福也。笑言啞啞，後有則也。震驚百里，驚遠而懼邇也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。以爲祭主也。』

震上震下爲震。震即內外互相以爲動也。震亨，震即无所阻也。震來虩虩，來之于外也。笑言啞啞，得之于內也。震驚百里，即所動之遠。不喪匕鬯，即能主之于我。恐致福也，慎之于先也。後有則也，戒之于後也。驚遠而懼邇也。即不離乎中也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即負國家之責也。以爲祭主，主之于內，則能不失之于外也。

『象曰，泄雷震。君子以恐懼脩省。』

泄雷震，即互相以爲震也。君子以恐懼脩省。恐懼即能防之于外。脩省即能慎之于內。

『初九，震來虩虩。笑言啞啞。吉。象曰，震來虩虩，恐致福也。笑言啞啞，後有則也。』

。六二，震來厲。億喪貝。躋于九陵。勿逐七日得。象曰，震來厲，乘剛也。六三

，震蘇蘇。震行无咎。象曰，震蘇蘇，位不當也。九四，震遂泥。象曰，震遂泥，未

光也。六五，震往來厲。億，无喪有事。象曰，震往來厲，危行也。其事在中，大无

喪也。上六，震索索。視矍矍。征凶。震不于其躬，于其鄰。无咎。婚媾有言。象曰

，震索索，中未得也。雖凶无咎，畏鄰戒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內者也。震來虩虩，即知其所始也。笑言啞啞，即知其所終也。

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震來厲，即動于下也。億喪貝，即處於被動之地也。躋于九陵，即所動

之遠。勿逐，即逐則愈遠。七日得，即有所止也。有所止即有所得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

震蘇蘇。即動之不已。震行无咎，即无意外之災。位不當也，即居于被動之地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

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外者也。震遂泥，即上下互相爲動。互相爲動，即互相以爲止也。未光也，即

動于內，而能止于外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上。不能以自主也。震往來厲。即動于內，而震

于外也。億即知其所至也。无喪有事，即有所終也。危行也，即處於被動之中。其事在中，大无喪也。即

不離於中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震之已終。震索索，畏于外也。視矍矍，懼于內也。征凶，即不能反之于己。震不于其躬，于其鄰。即過在于鄰也。无咎，即非由于我也。婚媾有言，即互相以爲指責。中未得也，即不安于內也。畏鄰戒也，是以鄰人之指責，以爲戒也。即能以自反也。初九之義，主之于內也。六二之得，知其所至也。六三无咎，无所過也。九四之泥，有所止也。六五无喪有事，即有所終也。上九之戒，反之于己也。就震卦之意義，則知所以處變之道也。震與震，內外自對自待。震與巽相對相待。即震之中，有巽之焉焉。

䷲ 艮其背。不獲其身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无咎。彖曰，艮止也。時止則止。時行則行。動靜不失其時。其道光明。艮其止。止其所也。上下敵應。不相與也。是以不獲其身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无咎。』

艮上艮下爲艮。艮即能知其所止也。艮其背，背即有所止也。不獲其身，即止于內也。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。即止于外也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時止則止，即得乎中也。時行則行，即合乎道也。動靜不失其時。即知其所止也。其道光明，即與時俱行。艮其止，止其所也。所即所止之地也。上下敵應，即內外一致。不相與也，即无所執也。

『象曰，兼山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』

兼山艮，兼即能止于其所止也。位即所在之地。不出其位，即得其所止也。

『初六，艮其趾。无咎。利永貞。象曰，艮其趾，未失正也。六二，艮其腓。不拯其隨。其心不快。象曰，不拯其隨，未退聽也。六三，艮其限。列其夤。厲薰心。象曰，艮其限，危薰心也。六四，艮其身。无咎。象曰，艮其身，止諸躬也。六五，艮其輔。言有序。悔亡。象曰，艮其輔，以中正也。上九，敦艮吉。象曰，敦艮之吉。以厚終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艮其趾，即止于下也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利永貞，即能得其正。未失正也，即能以自立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下。艮其腓，腓即行則先動。不拯其隨，即隨人而動。其心不快，即不能以自主也。未退聽也，聽即從于人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內者也。艮其限，即限于內也。列其夤，即止于外也。厲薰心，即執于我也。危即係于一念之轉移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艮其身，即能以自立也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止諸躬也，即能反之于己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艮其輔，即止于外也。言有序，即无所失也。悔亡，即能以自主也。以中正也，即合于道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外者也。敦艮吉，即能得之于己也。以厚終也，即得其所止也。初六永貞，即能得其正。六三之隨，主之于人也。九三之厲，執于我也。六四无咎，无所過也。六五悔亡，即能以自得也。上九之吉，有所終也。就艮卦之意義，則知所以立身之道也。艮與艮內外自對自待。艮與兌相對相待。即艮之中，有兌之義也。震艮兩卦。上下相反相成。可以互相

爲證。



『漸女歸吉。利貞。彖曰，漸之進也。女歸吉也。進得位。往有功也。進以正。可以正邦也。其位剛得中也。止而巽，動不窮也。』

巽上艮下爲漸。艮在巽下，即能止于內也。巽在艮上，即能有所入也。女歸吉，即有所待也。利貞，即能正乎內也。漸之進也。漸即由內而外。女歸吉也，即有所入也。進得位，即能止于內也。往有功也。有所止，即能有所爲也。進以正，即能正乎內也。可以正邦也。家无不正，則國无不治。其位剛得中也，即能以剛居中在上，止而巽，即止于內，而能行于外也。動不窮也，即得其道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上有木，漸。君子以居賢德善俗。』

山上有木，漸即由下而上。即能光大于外也。君子以賢德善俗。即正乎內，而能風行于外也。

『初六，鴻漸于干。小子厲。有言无咎。象曰，小子之厲，義无咎也。六二，鴻漸于磐。飲食衎衎。吉。象曰，飲食衎衎，不素飽也。九三，鴻漸于陸。夫征不復。婦孕不育。凶。利禦寇。象曰，夫征不復，離群醜也。婦孕不育，失其道也。利用禦寇，順相保也。六四，鴻漸于木。或得其桡。无咎。象曰，或得其桡，順以巽也。九五，鴻漸于陵。婦三歲不孕。終莫之勝。吉。象曰，終莫之勝吉。得所願也。上九，鴻漸

于陸。其羽可用爲儀。吉。象曰，其羽可用爲儀吉，不可亂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鴻漸于陸，鴻即能止于內，而合于時也。干即水涯。小子厲，即近于水也。有言，以其小也。无咎，即義无咎也。由小而大，則能漸于外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下，與上有應。鴻漸于磐，即能自立也。飲食衎衎，即能以自得。不素飽也。即得之于己也。九三內外之際，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有所止者也。鴻漸于陸，即由內而外。夫征不復，失其時也。婦孕不育。失其正也。凶即失其道也。利禦寇，即不離乎內也。離群醜也。即麗于外也。失其道也，即失其正常。順相保也，即能止于內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有所入也。鴻漸于木，即由下而上。或得其桷，桷即能得其平。无咎，即无所失也，順以巽也，即无礙于外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，與下有應。鴻漸于陵，陵爲高阜。三歲不孕，失之于過也。終莫之勝吉，即有所終也。得所願也，即合于志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鴻漸于陸，陸與達通。達即雲路。即无礙于上也。其羽可用爲儀吉，即可爲法于人。不可亂也，即能反之于內也。艮與巽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疊。漸與歸妹，相對相待。即漸之中，有疊與歸妹之義焉。

䷵ 『歸妹，征凶。无攸利。』 彖曰，歸妹天地之大義也。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。歸妹，人之終始也。說以動，所歸妹也。征凶，位不當也。无攸利，柔乘剛也。』

震上兌下爲歸妹。兌在震下，即說于內也。震在兌上，即能動于外也。歸妹即有所歸也。征凶，即失其

道也。无攸利，失其道，即失其正常。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興，義在能以相得。歸妹人之終始也。有所始，則有所終也。說以動，即由內而外。所歸妹也，即能得其所也。征凶，位不當也，即失其道也。无攸利，即无所往也。柔乘剛也。即无所終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上有雷，歸妹。君子以永終知敝。』

澤上有雷，即雷出于內，而能動于外也。君子以永終知敝，永終即能有所終也。知敝即能慎之于始也。

『初九，歸妹以娣。跛能履。征吉。』象曰，歸妹以娣，以恒也。跛能履，相承也。九二，眇能視。利幽人之貞。象曰，利幽人之貞，未變常也。六三，歸妹以須。反歸以娣。象曰，歸妹以須，未當也。九四，歸妹愆期。遲歸有待。象曰，愆期之志，有待而行也。六五，帝乙歸妹。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。月幾望吉。象曰，帝乙歸妹，不如其娣之袂良也。其位在中，以貴行也。上六女承筐无實。士刲羊，无血。无攸利。象曰，上六无實，承虛筐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歸妹以娣，娣少也。即能歸之以時也。跛能履。跛短于行也。履即能盡其道。征吉，志在于外也。即有所歸也。歸妹以娣，以恒也。恒即能以久也。跛能履吉，相承也，即能盡承先繼後之道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下。與上有應。眇能視，眇即缺于外也。視即能明于內也。利幽人之貞

，即能以自得也。未變常也，即能盡爲家之道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內者也。歸妹以須。反歸以娣。即合于時也。須長也。未當也。即失之于過也。九四上下之交，相對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外者也。歸妹愆期。遲歸有待。愆期之志。即有所待而行也。志在能得其正也。

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。與下有應。帝乙歸妹，即无人我之分也。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。袂即德容所在。是以所歸之妹爲主也。月幾望吉，即德著于內也。其位在中，即能正乎內也。以貴行也，是以德爲貴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歸妹之終，即時之已過。女承筐无實，即有始無終。士刲羊无血，即有名无實。无攸利，即失其正常。上六无實，承虛筐也。筐，即代表家國之徵象。虛，即失其實也。失其實，即失其爲家爲國之道也。初與二是就歸妹之本身而言。義在能得其時也。三與四是就歸妹之時期而言，義在能得其正也。五與上是就歸妹之大義而言。義在能有所終也。漸于外者，止于內也。止于內者，動于外也。漸即義在有所止也。歸妹即義在有所終也。內外相交，則人我相通。擴大漸與歸妹之義。則天下一家，中國一人。兌與震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隨。歸妹與漸，相對相待。即歸妹之中，有隨與漸之義焉。漸與歸妹兩卦，上下相反相成，其義愈明。

豐旅之六

三三三『豐，亨。王假之，勿憂。宜日中。』彖曰，豐大地。明以動故豐。王假之，尚大也。勿憂，宜日中，宜照天下也。日盈則昃。月盈則食。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而況於人乎。況於鬼神乎。』

震上離下爲豐。離在震下，即能明于內也。震在離上，即能動于外也。豐亨，亨即能以大也。王假之，王者即能以天下之明爲明。勿憂，即明于內也。宜日中，即動于外也。豐大也。明以動故豐，豐即能動于外，而明于內也。王假之，尚大也。是天下爲一家也。宜照天下也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日盈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即過乎中也。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有所始，則能有所終也。況於人乎，況于鬼神乎。聖人之道，即能合乎時，得乎中也。

『象曰，雷電皆至豐。君子以折獄致刑。』

雷電皆至，即是動无不明。明无不至，折獄即是動而能明。動而能明，即合乎道也。致刑即是明而能動。明而能動，即得乎中也。時中之義，即是真理所在之地也。

『初九，遇其配主。雖旬无咎。往有尚。』象曰，雖旬无咎，過旬災也。六二，豐其蔀

。日中見斗。往得疑疾。有孚發若，吉。象曰，有孚發若，信以發志也。九三，豐其沛。日中見沬。折其右肱。无咎。象曰，豐其沛，不可大事也。折其右肱，終不可用也。九四，豐其蔀。日中見斗。遇其夷主，吉。象曰，豐其蔀，位不當也。日中見斗，幽不明也。遇其夷主，吉行也。六五，來章有慶譽，吉。象曰，六五之吉，有慶也。上六，豐其屋。蔀其家。闕其戶。闕其無人。三歲不覿。凶。象曰，豐其屋，天際翔也。闕其戶，闕其無人，自藏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遇其配主。配即所待之象也。雖旬無咎，即有所待也。往有尚也，即能以有功。過旬災也。即失之于過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，即能不惑于外者也。豐其蔀，蔀障于下也。日中見斗，障于內，則形于外也。往得疑疾，即不能以自知也。有孚發若吉。有孚即能信于內也，信于內，則能明于外也。發即發其覆也。吉即去其疑也。信以發志也，即能得之于中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豐其沛，沛障于外也。日中見沬，沬即小星。所見愈小，即所遇之障愈高。折其右肱，是以有用之明，用之于无明之地也。无咎，即无大過也。不可大事也。即不以小智小慧爲能。終不可用也。即用之而无功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居震之下，即能動于外者也。豐其蔀，日中見斗。障于下者，即昧于上也。遇其夷主，夷即相對而立也。位不當也。即障于內也。幽不明也。即昧于外也。遇其夷主，吉行也。即能反之于己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居在上，即能不執于我也。來章有慶譽，是以天下之明爲明也。

。有慶也，即不失其明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豐其屋，志在于外也。部其家，闕其戶，聞其無人。明之極，則不見其明也。三歲不覿，不能以自反也。凶即以无明爲明也。天際翔也，即極乎宇宙之大。自藏也，非无人也。不見其所有也。離與震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噬嗑。豐與渙相對相待。即豐之中，有噬嗑與渙之義焉。

䷶ 旅小亨。旅貞吉。彖曰，旅小亨，柔得中乎外，而順乎剛。止而麗乎明。是以小亨，旅貞吉也。旅之時義大矣哉。』

離上艮下爲旅。艮在離下，即有所止也。離在艮上，即有所麗也。旅即麗于外也。小亨，即能止于內也。旅貞吉，貞即能以自立也。柔得中乎外，即以柔居中在上。而順乎剛，即能有所麗也。止而麗乎明，即能止于外也。山以火而能明于外也。火以山而能麗于內也。旅之時義大矣哉，即能相麗而相得也。

『象曰，山上有火，旅。居子以明慎用刑。而不留獄。』

山上有火，火即有所麗也。君子以明慎用刑，即能以无過。慎則能得其中。而不留獄，即无不平也。

『初六，旅瑣瑣。斯其所取災。』象曰，旅瑣瑣，志窮災也。六二，旅即次，懷其資。得童僕貞。象曰，得童僕貞，終无尤也。九三，旅焚其次。喪其童僕。貞厲。象曰，旅焚其次，亦以傷矣。以旅與下，其義喪也。九四，旅于處。得其資斧。我心不快。

象曰，旅于處，未得位也。得其資斧，心未快也。六五，射雉，一矢亡。終以譽命。象曰，終以譽命，上逮也。上九，鳥焚其巢。旅人先笑而後號咷。喪牛于易。凶。象曰，以旅在上，其義焚也。喪牛于易，終莫之聞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旅瑣瑣，即執于下也。斯其所取災，災即由于執也。志窮災也，即志于下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居在內。旅即次，志在于外也。懷其資，得童僕貞。即有所與也。終无尤也，即能无過者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下者也。旅焚其次，喪其童僕。即失其所也。貞厲，即來于外也。亦以傷矣。即无所與也。以旅與下，即執于內也。其義喪也。執于內，則災于外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旅于處，即有所止也。得其資斧，我心不快。即主之于人也。未得位也，即不能有所爲也。六五自待之地也。以柔居在上。即不執于內也。射雉，雉即能有所得也。一矢亡，亡即不中。射之者三，即能以有得。終以譽命，即有所終也。上逮也，即能得行其志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時之已過，即旅之已終。鳥焚其巢，即失其所也。旅人先笑而後號咷。即不能以自反也。以旅在上，其義焚也。即无所終也。喪牛于易凶，即失之于過也。終莫之聞也。即時之已過。豐多故也。即執于內也。親寡旅也，即執于外也。豐即義在合于時也。旅即義在得乎中也。能盡時中之道者。仲尼一人而已。艮與離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賁。旅與節相對相待。即豐之中，有賁與節之義焉。豐與旅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其義愈明。

三三『巽小亨。利有攸往。利見大人。彖曰，重巽以申命。剛巽乎中正，而志行。柔皆順乎剛。是以小亨。利有攸往。利見大人。』

巽上巽下爲巽。小亨，即能順乎內也。利有攸往，即能風行于外也。利見大人。大人即能有所爲也。重巽以由命，即能行之而通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，即能以相得。柔皆順乎剛，能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象曰，隨風巽。君子以申命行事。』

隨即无礙于外也。巽即能入于內也。君子以申命行事。命无不行，即是行无不通。

『初六，進退。利武人之貞。象曰，進退，志疑也。利用武人之貞，志治也。九二，巽在牀下。用史巫紛若，吉。无咎。象曰，紛若之吉，得中也。九三，頻巽吝。象曰，頻巽之吝，志窮也。六四，悔亡。田獲三品。象曰，田獲三品，有功也。九五，貞吉，悔亡。无不利。无初有終。先庚三日。後庚三日。吉。象曰，九五之吉。位正中也。上九，巽在牀下。喪其資斧。貞凶。象曰，巽在牀下，上窮也。喪其資斧，正乎凶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入于內者也。進退即不能以自主也。利武人之貞，即能以自立也。

志治也。即能見之于行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在內。巽在牀下，即无所礙也。用史巫紛若吉，即不執于我也。紛若之吉，得中也。即合于道也。九三，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頻巽吝，頻即失之于過。吝即不足以有爲也。志窮也。即不能以自治也。六四上下之交，相待之地也。居巽之下，即能有所入者也。悔亡即能反之于己。田獲三品，即有所得也。有功也，有所入，則能有所得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在上。貞吉，即能得其正。悔亡，即能以自主也。无不利，即无所礙也。无初有終，即有所終也。先庚三日，即申之于前。後庚三日，即行之于後。吉即能行之而通。位正中也。即得乎中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巽在牀下，即无礙于外也。喪其資斧，即失其所有也。貞凶，即不能以自反也。上窮也，即時之已過。正乎凶也，即无所終也。巽與巽，內外自對自待。巽與震相對相待。即巽之中，有震之義焉。

三三『兌，亨。利貞。』彖曰，兌說也。剛中而柔外。說以利貞。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。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。說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。說之大，民勸矣哉。』

兌上兌下爲兌。兌亨，亨即能以通也。利貞，貞即能得其正。兌說也，說即能有所得也。剛中而柔外，即能說于內也。說以利貞，即合于道也。順乎天，而應乎人。即能以相得。說以先民，說以犯難，即能感之于內也。民忘其勞。民忘其死。即能應之于外也。說之大，民勸矣哉。說而能大，則民无不勸。民无不勸。即是民无不從。

『象曰，麗澤兌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。』

麗澤即澤與澤互相爲麗也。互相爲麗，則能互相通也。同道爲朋，同志爲友。以朋友講習。講則能互通也。習即能以行也。君子取法於麗澤，即能互相以爲說也。互相爲說，則能互相有所得也。

『初九，和兌吉。象曰，和兌之吉，行未疑也。九二，孚兌吉。悔亡。象曰，孚兌之吉，信志也。六三，來兌凶。象曰，來兌之凶，位不當也。九四，商兌未甯。介疾有喜。象曰，九四之喜，有慶也。九五，孚于剝，有厲。象曰，孚于剝，位正當也。上六，引兌。象曰，上六引兌，未光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和兌吉，和即能有所得也。行未疑也，即得之于內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孚兌吉，孚即信于人也。悔亡，即能得之于中。孚兌之吉，信志也。即能自信以信人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來兌凶，來之于外也。位不當也。即志在于外也。九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商兌未甯，內得其安。則外得其和。介疾有喜，即能得之于己。有慶也。得之于己，則能行之于人。九五，以剛居中在上，自待之地也。孚于剝，剝即是心之所未安者。有厲，即能以自立也。位正當也，即能得乎中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外者也。引吉，引即有未盡之意也。上六引吉，未光也。光即能以光大。時有所至，道則無窮。物有所窮，理則無盡。初與二之吉，即有所得也。三與四，義在能以相得，五與上之義，義在能以自得之也。兌與兌內外自對自待。兌與艮相對相待。即兌之中，有艮與巽之義焉。巽兌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其義愈明。

三三三『渙亨。王假有廟。利涉大川。利貞。』彖曰、渙亨、剛來而不窮。柔得位乎外而上行。王假有廟。王乃在中也。利涉大川。乘木有功也。』

巽上坎下爲渙。坎在巽下，即能亨于內也。巽在坎上，即能行于外也。渙亨，亨即能由內而外也。王假有廟，即知其本也。利涉大川，即有所往也。利貞，即能得其正常。剛來而不窮，即有所爲也。柔得位乎外而上行，即能風行于外。王假有廟，王乃在中也，即能居中而治。利涉大川，乘木有功也，木乘于水，水載于下。即能有功于天下也。

『象曰，風行水上渙。先王以亨于帝立廟。』

風行水上，而能渙于外也。先王以亨于帝立廟，而能化及天下。

『初六用拯馬壯吉。』象曰，初六之吉。順也。九二渙奔其機。悔亡。象曰，渙奔其機。得願也。六三渙其躬。无悔。象曰，渙其躬，志在外也。六四渙其羣。元吉。渙有丘。匪夷所思。象曰，渙其羣，元吉。光大也。九五渙汗其大號。渙王居。无咎。象曰，王居无咎，正位也。上六渙其血去逖出。无咎。象曰，渙其血，遠害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用拯馬壯吉，拯即能盡其力。壯則能以有功。初六之吉順也。順即能得其道。九二所待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內，即能亨于中者也。渙奔其機。機即物之所乘者，即能渙于外也。悔亡，即

能行之而通。得廟也，即得其所至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渙其躬，即不執于我也。无悔，即有所往也。志在外也，即有功于人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居巽之下，即能无礙于外也。渙其羣，羣衆也，即化及于外也。元吉，即无内外之分也。渙有丘，匪夷所思，即无中外之界。光大也，即能光大于外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上。渙汗其大號，大號即行之于天下也。渙之至，則天下爲之改觀。渙王居，王即大一統之人也。天下改觀，而王者所居之位，亦隨之而變。无咎，王者是以德而名。非以所居之位而王也。正位也，即不以名之不同，而失其義之所在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渙之已極。渙其血去逖出，血去即无礙于內也。逖出即无阻于外也。无咎，即内外相通。遠害也，即能无所不至。渙即能亨于內，而行之于外也。就象辭之義，而知歷史之演進无盡。觀六爻之辭，則知人類之進化无窮。坎與巽，内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井。渙與豐相對相待。即渙之中，有井與豐之義焉。



『節亨。若節不可貞。』彖曰，節亨，剛柔分而剛得中，若節不可貞，其道窮也。說以行險。當位以節。中正以通。天地節而四時成。節以制度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』

坎上兌下爲節。兌在坎下，即說于內也。坎在兌上，即困于外也。節亨，亨即能以相通。苦節不可貞，即失其正常。剛柔分，即兌在下，而坎在上也。而剛得中，即以剛居中。其道窮也，即内外不通。說以行險，即由內而外。當位以節。中正以通。即上下一致。天地節而四時成。即得其道也。節以制度，即能无過與不及也。不傷財、不害民。即能盡爲國與爲家之道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上有水節。君子以制數度。議德行。』

澤上有水，即溢于外也。節即能不失之於過。制數度，即節于外也。議德行，即裕于內也。君子之道，即能得乎中也。

『初九、不出戶庭。无咎。』象曰，不出戶庭，知通塞也。九二、不出門庭凶。象曰，不出門庭凶，失時極也。六三、不節若，則嗟若，无咎。象曰，不節之嗟，又誰咎也。六四、安節，亨。象曰，安節之亨，承上道也。九五、甘節吉。往有尚。象曰，甘節之吉，居位中也。上六、苦節貞凶。悔亡。象曰，苦節貞凶，其道窮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不出戶庭，即有所待也。无咎，即无所過也。知通塞也，即能節之于內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在內，即能得之于己，不出門庭凶，即限于內也。失時極也。失其時，即失其道也。六三、內外之際。相對之地也。居兌之上，即能說于內者也。不節若，即失之于過也。嗟若，則有所不及。不節之嗟，又誰咎也。即由于我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安節亨，安即安于位也。亨即能以通也。安節之亨，承上道也，即得乎中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中在上。即能不困于外者也。甘節吉，即能以自得也。往有尚，即能有助于人。位中也，即得之于中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苦節即過乎中也。貞凶，即不可以久也。悔亡，即能以自反也。苦節貞凶，其道窮也，窮即不能反之于內也。渙于外者，亨于中也。節于外者，合于內也。兌與坎，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困。節與旅，相對相待。即

節之中，有困與旅之義焉。渙節兩卦，相反相成。則能相證。

䷉ 中孚，豚魚吉。利涉大川。利貞。象曰，中孚，柔在內而剛得中。說而巽，孚。乃化邦也。豚魚吉，信及豚魚也。利涉大川，乘木舟虛也。中孚以利貞。乃應乎天也。』

巽上兌下爲中孚。兌在巽下，即能說于內也。巽在兌上，即能入于外也。中孚即內外相感。而能有孚于中也。豚魚吉，即說于內也。利涉大川，即能風行于外。利貞即能得其道。中孚，柔在內，而剛得中。即能信于內也。說而巽，即能入于外也。乃化邦也，孚于內，則化及外也。信及豚魚，即无一不孚。利涉大川，乘木舟虛也。即能孚于人也。中孚以利貞，乃應乎天也。天道即能孚及于物，而信及于人也。

『象曰，澤上有風，中孚。君子以議獄緩死。』

澤上有風，即感之于外，而能反之于內也。君子以議獄緩死。議之于內。緩之于外，即能有孚于人也。

『初九，虞吉。有他不燕。象曰，初九虞吉，志未變也。九二，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象曰，其子和之，中心願也。六三，得敵。或鼓或罷。或歌或泣。象曰，或鼓或罷，位不當也。六四，月幾望。馬匹亡。无咎。象曰，馬匹亡，絕類上也。九五，有孚攣如。无咎。象曰，有孚攣如，位正當也。上九，翰音登

于天。貞凶。象曰、翰音登于天、何可長也。』

初九所待之地也。虞吉、虞即能孚之于初、有他不燕、即孚有未至。志未變也、即不變于內也。九二所對之地也。居中在內。鳴鶴在陰、即有孚于內也。其子和之、即應之于外也。我有好爵、吾與爾靡之。即得之于己。中心願也、即合于中也。六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兌之上。即能說于內者也。六三得敵、與上有應。或鼓或罷。或歌或泣。即不能以自主也。位不當也、義在能以自立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居巽之下、即能入于外者也。六四與下有應。月幾望、即孚于內也。馬匹亡、即亡于外也。无咎、即不離乎中也。絕類上也、即志在于下也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居中在上。有孚攣如、即誠于中也。无咎、即能无過與不及也。上九自對之地也。音翰登于天、失之于過也。貞凶、即不能以自反也。何可長也。即有所終也。兌與巽內外所對所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大過。中孚與小過、相對相待。即中孚之中、有大過與小過之義焉。

䷛『小過、亨。利貞。可小事、不可大事。飛鳥遺之音、不宜上宜下。大吉。彖

曰、小過、小者過而亨也。過以利貞、與時行也。柔得中、是以小事吉也。剛失位而不中、是以不可大事也。有飛鳥之象焉。飛鳥遺之音、不宜上宜下、大吉。上逆而下順也。』

震上艮下爲小過。艮在震下、即能止于內也。震在艮上、即能動于外也。小過亨、即過則能以亨也。

利貞、即能得其正。可小事、即小者可以過也。不可大事、過乎大者、即失其正也。飛鳥之遺音。飛鳥即能止于內、而動于外也。不宜上、宜下。下即有所止也。大吉、即小者過、而大者吉也。小過、小者過而亨也。過而能亨、即過之小者也。過以利貞、即能不失其正也。與時行也、即合于時也。柔得中、是以柔居中。是以小事吉也、即不可過乎外也。剛失位而不中、即介于內外之間。不可以大事也、即不足以大有爲也。有飛鳥之象焉、上逆而下順也。即志在于下也。

『象曰、山上有雷、小過。君子以行過乎恭。喪過乎哀。用過乎儉。』

山上有雷、雷出于內。而能動于外也。君子以行過乎恭。喪過乎哀。用過乎儉。即能得乎中也。

『初六、飛鳥以凶。象曰、飛鳥以凶、不可如何也。六二、過其祖。遇其妣。不及其君。遇其臣。无咎。象曰、不及其君。臣不可過也。九三、弗過防之。從而戕之。凶。』

象曰、從或戕之、凶如何也。九四、无咎。弗過遇之。往厲必戒。勿用。永貞。象曰、弗過遇之、位不當也。往厲必戒、終不可長也。六五、密雲不雨。自我西郊。公戈取彼在穴。象曰、密雲不雨、已上也。上六、弗遇過之。飛鳥離之。凶。是謂災眚。象曰、弗遇過之。已亢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飛鳥以凶、以即往來不已。不可如何也、即事所必至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以柔

居在下。過其祖，遇其妣，即得乎中也。不及其君，遇其臣，即過之小者也。无咎即小者可以過也。不及其君，臣不可過也。臣過其君，即是過之大者也。過乎外，則亂於內也。六二之過，在能得其中也。

九三內外之際。相待之地也。居艮之上，即能止于內者也。弗過防之，即應過而不過也。從或戕之，即執于我也。凶即失其道也。時過而過，過之小者也。宜過而不過，過之大者也。凶如何也。即顧其小者，而失其大者。九四上下之交。居震之下即能動于外者也。无咎，即无所謂咎也。弗過遇之，即不期而遇也。往厲必戒，九四之遇，來之意外。勿用，即不可以爲法也。永貞，義在能得其道也。終不可長也，即徼倖於一時也。六五居在上，自待之地也。密雲不雨，即有所待也。自我西郊，即能有所爲也。公戈取彼在穴，即能爲其所能爲者。密雲不雨，已上也。時之已至，則能反之于下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即時之已過。弗過遇之，即失其時也。飛鳥離之，即麗于外也。凶即不能以自反也。是謂災眚，災由于外也。眚由于內也。即失其正也。已亢也，即過乎外也。中孚得之于中也。得之于中，則能信于外也。小過過乎外也。過乎外者，即義在能有孚于中也。艮與震，內外所對所持。上下相感相應爲頤。小過與中孚，相對相待。即小過之中，有頤與中孚之義焉。中孚與小過兩卦，相反相成，則能相證。

䷛『既濟亨。小利貞。初吉終亂。』象曰、既濟亨、小者亨也。剛柔正而位當也。初吉、柔得中也。終吉則亂、其道窮也。』

坎上離下爲既濟。離在坎下，即能以上濟。即自下而上也。坎在離上，即能以下濟，即自上而下也。既濟亨，亨即能互相爲用。小利貞，即小者无過，則无礙于大者。初吉，即麗于內也。終亂，即陷于外也。

。既濟即能以共濟也。小者亨也，小者无一不亨，即是大者无一不濟。利貞即能各得其所。剛柔正，而位當也，即各有其位也。柔得中也，即能麗于內也。終止則亂，其道窮也。即有所終也。

『象曰、水在火上、既濟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』

水在火上、即能上下相交。上下相交、則能內外共濟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即能防之于前也。

『初九、曳其輪。濡其尾。无咎。』象曰、曳其輪、義无咎也。六二、婦喪其茀。勿逐。七日得。象曰、七日得、以中道也。九三、高宗伐鬼方。三年克之。小人勿用。象曰、三年克之、憊也。六四、繻有衣袽。終日戒。象曰、終日戒、有所疑也。九五、東鄰殺牛。不如西鄰之禴祭。實受其福。象曰、東鄰殺牛。不如西鄰之時也。實受其福。吉大來也。上六、濡其首、厲。象曰、濡其首厲、何可久也。』

初六、所持之地也。既濟之始。曳其輪、即止于前也。濡其尾、即托于後也。義无咎也、即能慎之于初也。六二所對之地也。以柔居中在下、即能麗于內也。婦喪其茀、茀以蔽車。即失之于外也。勿逐即不離乎中也。七日得、即能反于內也。以中道也、即无所失也。九三內外之際、相對之地也。高宗伐鬼方、鬼方指遠方而言。三年克之、即能以有濟。小人勿用、即亂于內也。三年克之、憊也、即所濟之難也。六四上下之交、相對之地也。繻有衣袽、衣袽可以塞行舟之漏。終日戒、即能杜漸防微。有所疑也。惟恐有所不及。九五自待之地也。以剛居在上、即能不困于外者也。東鄰殺牛、意在有所爲也。不如西

鄰之禴祭，禴即能合于時也。實受其福，即得其道也。吉大來也，即无不濟也。上六自對之地也。濡其首，即時之已過。厲即物極則反。何可久也，即其道已窮。離其坎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，則爲未濟。未濟與既濟，相對相待。即既濟之中，有未濟之義焉。

三三三『未濟、亨。小狐汽濟。濡其尾。无攸利。』彖曰、未濟亨、柔得中也。小狐汽濟、未出中也。濡其尾、无攸利、不續終也。雖不當位。剛柔應也。』

離上坎下爲未濟。離在坎上、即水在火下。坎在離下、即火在水上。上下不交、即是內外不通。未濟、即不能以共濟也。亨即又有可爲之道也。小狐汽濟、狐即狐疑不前。狐濡其尾則不前。无攸利，即不足以有爲也。未濟亨，柔得中也，以柔居中在上。即能麗于外也。未出中也，即剛中在下，陷于內也。不續終也。无所始、即无所終也。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。有所終，則能有所始也。

『象曰，火在水上未濟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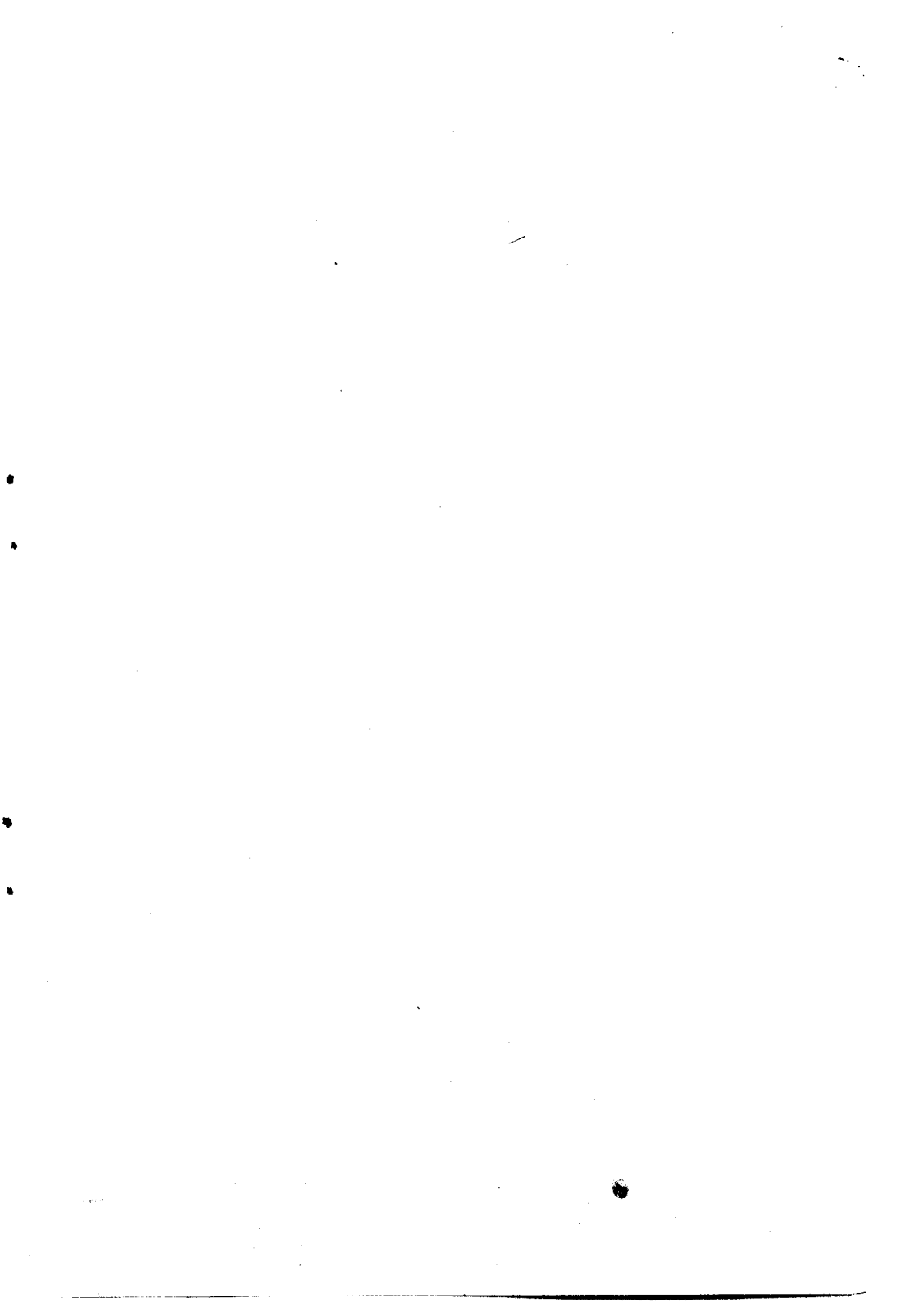
火在水上，即是內外不通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慎即能有所合也。辨物即是各從其類。居方即能各得其所。君子之道、即相反相成，而能相證。

『初六、濡其尾、吝。』象曰、濡其尾、亦不知極也。九二、曳其輪。貞吉。象曰、九二貞吉、中以行正也。六三、未濟征凶。利涉大川。象曰、未濟征凶、位不當也。

九四貞吉、悔亡。震用伐鬼方。三年有賞于大國。象曰、貞吉、悔亡。志行也。 六五、貞吉无悔。君子之光。有孚吉。象曰、君子之光、其暉吉也。 上九、有孚于飲酒。无咎。濡其首。有孚失是。象曰、飲酒濡首、亦不知節也。』

初六所待之地也。未濟之始。濡其尾、即失于不前。吝即不能以有爲也。亦不知極也、即不知其所至也。 九二所對之地也。以剛居中。即能享于內者也。曳其輪、即限于外也。貞吉、即得其正也。中以行正也、即合于中也。 六三內外之際、相待之地也。未濟征凶、即无所終也。利涉大川、即有所始也。未濟征凶、位不當也。即限于內也。 九四上下之交、相對之地也。貞即能得其正。悔亡、即得其道也。震用伐鬼方、震即能以自動也。三年有賞于大國、即有功于天下。志行也、即得行其志也。 六五自待之地。以柔居在上。即能不惑于外者也。貞吉即得其正也。无悔即能得之于己。君子之光、即能光大于外也。有孚吉、即信于人也。其暉吉也。即德著于外也。 上九自對之地。有孚于飲酒、即能以自信也。无咎即能信及于人。濡其首、即有所過也。有孚失是、即不能以自反也。不知節也。節則能得乎中也。既濟義在能以无過也。未濟義在能反之于己。 坎與離內外相對相待。上下相感相應爲既濟。既濟與未濟。相對相待。即未濟之中、有既濟之義焉。既濟與未濟兩卦。相反相成、則能相證。

序卦上、由乾坤而至坎離。就乾坤與坎離之互相演變、而知天道之演進也。序卦下、由咸恒而至既濟與未濟。就咸恒與既濟未濟之互相演進、而知人文之演變也。易以乾坤爲首。終以既濟與未濟。宇宙之演變、永久不息不已。即是歷史之進化、永久无窮无盡。



繫辭上

『天尊地卑。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。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。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』

天尊地卑。即有上下之分。乾坤定矣。乾坤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徵象。卑高以陳。是各有其分。貴賤位矣。位即所在之地也。動靜有常。即各有其道。剛柔斷矣。剛柔即是動靜之不同。方以類聚。即能各得其所。物以羣分。即各從其所好。吉凶生矣。吉凶即是得失之所在也。在天成象。象即相待而成也。在地成形。形即相對而立也。變化見矣。變化即是互相以爲演進。以上是就宇宙所有之現象而言。

『是故剛柔相摩。八卦相盪。鼓之以雷霆。潤之以風雨。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』

剛柔以體言。八卦以相言。相摩相盪。即是互相演變。互相演變。即互相以爲生成。雷霆風雨。日月寒暑。即是代表萬物之不同。

『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。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』

乾道成男。乾即能以自強不息。坤道成女。坤即能以厚德載物。以上即能以天地之道爲法也。乾知大始。大始。即物之所由生也。坤作成物。成物。即物之所以成也。乾以易知。易即相待而成也。坤以簡能。

簡即相對而立也。

『易則易知。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。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。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。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』

易之至爲一。一則易知。簡之至爲二。二則易從。一則相待。相待則能相得。故曰有親。二則相對。相對則能相證。故曰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久即能由始至終。有功則可大，大即能由內而外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德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可大則賢人之業，業即能由近而致遠也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萬物之演變无窮。而互相演進之原則一。天下之理得，即是互相以爲對待。成位乎其中，位即有上下內外之不同也。

右第一章

『聖人設卦觀象。繫辭焉而明吉凶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吉凶者、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、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、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、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、三極之道也。』

聖人，指包犧文王周公而言。設卦，是以八卦代表物之所有之徵象。觀象，即觀其卦與爻所有之不同。繫辭焉，以明吉凶。是就卦與爻演變之不同，則知其得失。就其得失，則知吉凶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相推即互相以爲演進。吉凶者、得失之象也。吉凶即是得失之所在也。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悔即不應

爲而爲。吝即應爲而不爲也。憂虞之象，即失之通與不及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進退即是一往一來，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晝夜即是一動一靜。就剛柔變化、晝夜進退之象，則知天地萬物消長盈虛之理。六爻之動，即基于上下內外之不同。三極之道也。即是物之演進之過程。初與二在下，即所對所待之地也。三與四在中，即相對相待之地也。五與六在上，即自對自待之地也。自對自待，即天所以爲天之道也。相對相待，即人所以爲人之道也。所對所待，即地所以爲地之道也。三極之義，即是歷史進化之大道。

『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是故君子，居則觀其象，而玩其辭。動則觀其變，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』

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。即卦與卦前後之不同。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即爻與爻上下之不同。居則觀其象，即觀卦與卦所有之徵象。而玩其辭，即知其義之所在。動則觀其變，即觀爻與爻演變之不同。而玩其占，即知其吉凶得失之所在也。君子即能以象與爻之演變，所有之徵象，以爲人事之法也。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天之所佑，即是人之所與。子曰：不占而已矣。占即能徵之於事實也。卜以決疑。无所取決，則假之於物。物即无所私也。筮即能致其誠。誠之至，則不執於我也。

右 第二章

『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爻者，言乎變者也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得失也。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。』

也。无咎者善補過也。』

彖者言乎象者也，即卦與卦內外之不同。又者言乎變者也，即又與又上下之不同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得失也。得失即是吉凶之所在也。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悔即失之已過也。吝即不及。善補過也，即能無過與不及也。

『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。齊小大者存乎卦。辨吉凶者存乎辭。憂悔吝者存乎介。震无咎者存乎悔。』

列貴賤者存乎位、位即有上下之分。齊小大者存乎卦、卦即有內外之不同。辨吉凶者存乎辭，辭即知其義之所在也。憂悔吝者存乎介，介即係于一念之不同。震无咎者存乎悔，悔即能以自反也。

『是故卦有大小。辭有險易。辭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』

卦有大小、即是動靜之不同。辭有險易，即是利害之不同。各指其所之，是各就其所至者而言也。

右 第三章

『易與天地準。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於天文。俯以察於地理。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要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爲物。遊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』

易與天地準，是以天地之道，以爲法也。彌綸天地之道，即是象无不備，義无不盡。仰以觀於天文，天文即日月四時之序。俯以察於地理，地理即山川百物之形。知幽明之故，即通於有无之理。原始要終。

原始即知其所始也。要終即就其所始。則知其所終也。生死、即是物之終始。有所始，則有所終也。精氣爲物，精即藏于內也。氣即形于外者。游魂爲變，游即互相以爲聚散。魂即物之所有之潛能。互相以爲聚散。即互相以爲生成。故知鬼神之情狀。鬼者歸也，即能由有而无也。神者伸也。即能由无而有也。鬼神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徵象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，情即能以相感相應，狀即知其吉凶禍福之所在也。

『與天地相似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、而道濟天下故不過。旁行而不流。樂天知命故不憂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。』

與天地相似故不違、即能合乎時也。知周乎萬物、而道濟天下、即能得乎中也。旁行而不流、即能無過與不及也。樂天知命而不憂、即不執於我也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，即能各得其所。各盡其道。愛則能天下一家。中國一八。

『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故神无方。而易无體。』

天地之道、即能合乎時、得乎中也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即能各盡其性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即能各盡其道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、即能見之於行也。故神无方、而易无體。即是神无不在、德无不至。

右 第四章

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性也。』

一陰一陽、陰陽即是互相以爲對待。道即相對而立、相待而成也。繼之者善也、即能有始有終。成之者性也、即能得之於己也。

『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故君子之道鮮矣』

仁者見之謂之仁、所謂之仁，无一而非知之事也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、所謂之知，无一而非仁之事也。仁與知之分、即所見之不同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、即不能以自知也。故君子之道鮮矣、君子之道、即能以自反也。

『顯諸仁。藏諸用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盛德大業至矣哉。』

顯諸仁、即能顯於外也。藏諸用、即能藏於內也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即能各得其道也。聖人之憂、即意在人人能以自得之也。盛德大業、即是仁與知之至也。至矣哉、即得之於己、則能行之於人。

『富有之謂大業。日新之謂盛德。生生之謂易。成象之謂乾。效法之謂坤。極數知來之謂占。通變之謂事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』

富有之謂大業、即能以共同之利爲利也。日新之謂盛德、即能與時俱進。生生之謂易、易即能相繼不已。成象之謂乾、乾即形而上者。即能形於物之未有之前也。效法於坤、坤即形而下者。即能取法於物之

已有之後也。極數之來之謂占、即知其變之所至也。通變之謂事、即能見之於行也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、神即能知其所不知、能其所不能也。

右 第五章

『夫易廣矣大矣。以言乎遠則不禦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。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』

廣矣大矣，即无所不至，以言乎遠則不禦，即遠之至也。遠之至則无所謂外。以言乎邇，則靜而正。即止于一也。一即邇之至也。邇之至則無所謂內。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間即有上下之分，內外之別。備矣即无所執也。

『夫乾其靜也專。其動也直。是以大生焉。夫坤其靜也翕。其動也闢。是以廣生焉。』

乾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本能。其靜也專，專即能歸于一也。其動也直，直即能由近而遠。是以大生焉。大則无所不至。坤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本質。其靜也翕，翕即能集於中也。其動也闢，闢即能由內而外。是以廣生焉。廣則无所不備。

『廣大配天地。變通配四時。陰陽之義配日月。易簡之善配至德。』

天地，即是廣大之徵象。四時，即是變通之過程。日月，即是陰陽之徵象。易簡之善配至德。至德，即由小可以推大。由近可以致遠。即能以天地之大、四時之序，日月之象，為家國天下之法也。

右第六章

『子曰：易其至矣乎。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禮卑。崇效天。卑法地。』

其至矣乎，即无所不至。崇德廣業，即能極其廣大。知崇禮卑，崇效天、崇則能高，高則能明。即能知其所不知者。卑法地、卑則能近，近則能親。即能爲其所不能爲者。

『天地設位。而易行乎其中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』

天地設位，即日月山川，各有其序。而易行乎其中，即物與物互相以爲演變。成性存存，互相演變，即互相以爲演進。即能繼續不已。道義之門，即能各盡其性。各盡其所能也。

右第七章

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。而擬諸其形容、象其物宜。是故謂之象。』

賾指萬有之不同而言。擬諸其形容，是以物之所有之現象，爲八卦之徵象。象其物宜，即以八卦所有之徵象，代表物之所有之象徵。是故謂之象。象者像也。觀其象，則知其義也。

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。而觀其會通、以行其典禮。繫辭焉以斷其吉凶。是故謂之爻。』

動即是物之演變之不同。觀其會通，即知其異同。以行其典禮，即能得其正常。繫辭焉以斷其吉凶，

就其所有之不同，即知其得失之所在。是故謂之又，又者倣也，觀其又，則知其道也。

『言天下之至頤、而不可惡也。言天下之至動、而不可亂也。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後動。擬議以成其變化。』

言天下之至頤，而不可惡也。即能各有所合，言天下之至動，而不可亂也。即能各有其道。擬之而後言。即能合於理也。議之而後動。即能合於義也。擬議以成其變化，即能合乎時，得乎中也。易有象又。繫之以辭。即義在能无過與不及也。

『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而靡之。』子曰、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。况其邇者乎。居其室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。况其邇者乎。言出乎身、加乎民。行發乎邇、見乎遠。言行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。可不慎乎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子曰、君子之道。或出或處。或默或語。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、其臭如蘭。初六藉用白茅无咎。子曰、苟錯諸地而可矣。藉之用茅、何咎之有。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爲物薄、而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。其无所失矣。勞謙君子。有終吉。子曰、勞而不伐。有功而不德。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。禮言恭。謙也者、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亢龍有悔。子曰、貴而

无位。高而无民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不出戶庭无咎。子曰、亂之所生也。則言語以爲階。君不密則失臣。臣不密則失身。幾事不密則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子曰、作易者其知盜乎。易曰、負且乘、致寇至。負者小人之事也。乘者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、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、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。冶容誨淫。易曰、負且乘致寇至。盜之招也。』

以上是引伸又辭之意義。即能擬之而後言也。

右第八章

『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爲二以象兩。掛一以象三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。歸奇於扚以象閏。五歲再閏。故再扚而後掛。』

古之筮卦用蓍。其法取象于曆數。其用四十有九，即以四十有九之策，合爲一起。分而爲二以象兩。是將以上之策，分爲左右兩起。掛一以象三，即首取右邊一策，掛于左手小指之間。揲之以四，即先揲左邊之策。以四策爲一揲。連數連揲。歸奇於扚以象閏。奇即所揲之餘數，扚於左手无名指之間。繼揲右邊之策，以所得之餘數，扚於左手中指之間。合以上所掛之一，與兩次所扚之數。五與四爲奇。九與八爲耦。

是謂一變。五歲再閏，故再扐而後掛。即除以上所得之扐數，及已掛之一以外，再將左右所揲之數，合爲一起。再分再揲再扐。如此連續兩次。前後合爲三次，謂之三變。三變而成一爻。三奇爲老陽。三耦爲老陰。一奇兩耦爲少陽。兩奇一耦爲少陰。六爻而成爲一卦。共六十四卦。卦與卦相變，爲四千九百十六卦。

『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位相得，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。地數三十。凡天地之數，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變化，而行鬼神也。』

天數五，指所有之奇數而言。地數五，指所有之耦數而言。五位相得，而各有合。即同一奇數，相同之中，而有不同之義也。同一耦數，不同之中，而有相同之道也。天數二十五，是合所有之奇數而言。地數三十，是合所有之耦數而言。此所以成變化，而行鬼神也。變化即是互相以爲對待。鬼者歸也。即能由有而无。神者伸也。即能由无而有。鬼神即是物之所有之現象。數與數之互相演進。即是物與物之互相演變。一與二，二與三。即是代表一與二之不同。四與五，五與六。即是代表二與三之不同。七與八，八與九。即是代表三與四之不同。五位相得，而各有合。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過程。由一至十。即合十爲一。其唯聖人乎，聖人即真知其道之所在也。

『乾之策，二百一十有六。坤之策，百四十有四。凡三百有六十，当期之日。二篇之策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，當萬物之數也。』

三奇之策、加所掛之一，爲十三。所揲之策、合爲三十六。乾之六爻，皆爲老陽，故爲二百一十六策。三耦之策、加所掛之一，爲二十五。所揲之策、合爲二十四。坤之六爻，皆爲老陰。故爲一百四十四策。『是故四營而成易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八卦而小成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天下之能事畢矣。』

四營而成易、指分三掛一揲四歸奇而言。十有八變而成卦，八卦而小成。引而伸之、觸類而長之，即由六爻而十二爻。由十二爻、而二十四爻。四十八爻。九十六爻。爻與爻相加，則卦與卦相乘。天下之能事畢矣。即極其數、可以窮天下之變也。

『顯道神德行。可與酬酢。可與祐神矣。』子曰、知變化之道者。其知神之所爲乎。』

道即能形於外也。德即能有諸內也。可與酬酢、即內外能以相感相應。可與祐神矣、即能與神同其道也。知變化之道者、其知神之所爲乎。即能知其所不知。能其所不能也。

右 第九章

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以言者尙其辭。以動者尙其變。以制器者尙其象。以卜筮者尙其占。』

以言者尙其辭，即能言合於義也。以動者尙其變，即能動合於道也。以制器者尙其象，即能物盡其利也。以下筮者尙其占，即能徵之於事實也。

『是以君子將有爲也。將有行也。問焉而以言。其受命也如嚮。无有遠近幽深。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。其孰能與於此。』

問焉而以言，即知其得失之所在。其受命如嚮，即能得之於中。无有遠近幽深，即通乎上下內外之故。遂知來物，就已往之演變，則知未來之演進也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孰能與於此。即知其道之所在也。

『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。極其數，遂定天地之象。非天下之至變。其孰能與於此。』

一與二爲叁。二與三爲伍。錯綜其數，即叁與五互相以爲演變。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。又即是物之所有之徵象。極其數，遂成天下之象。象即是物之所有之對象。非天下之至變，孰能與於此。即能知其所不知也。

『易无思也。无爲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與於此。』
无思也，无爲也。即內外如一。寂然不動，即无遠近之不同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即相感應，上下一致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孰能與於此。神即无不知，无不能也。

『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。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子曰：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此之謂也。』』

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深即能以通也。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。幾即有所始也。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誠之至，則能感于无形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，即通乎天地萬物之理。而能互相以爲證也。

右第十章

『天一地二。天三地四。天五地六。天七地八。天九地十。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。地數三十。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變化。而行鬼神也。』

一三五七九，是屬於奇數。合爲二十有五。二四六八十，是屬於耦數。合爲三十。凡天地之數。五十有五。是合奇耦所有之數而言。一與一爲二。无二則无所謂一。二與一爲三。一二三，即是物之所有之基數。數起于一，終于十。即三之中，又有三也。奇與耦，互相以爲對待。即互相以爲變化。即所對所待之中，已有相對相待之義也。相對相待之中，已有自對自待之道也。此所以成變化，而行鬼神也。鬼神即是代表物之所有之徵象。

右 第十一章

『子曰：夫易何爲也。夫易開物成務。冒天下之道。如是而已者也。』

開物即能盡爲物之道也。成務即能盡爲人之道也。冒天下之道，是以天下共同之道爲道也。

『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。以定天下之業。以斷天下之疑。』

通天下之志，則能立天下之大本。定天下之業，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斷天下之疑，則能以天地萬物之道，以爲法也。

『是故著之德圓而神。卦之德方以知。六爻之義易以貢。聖人以此洗心。退藏於密。吉凶與民同患，神以知來。知以藏往。其孰能與於此哉。古之聰明睿知，神武而不殺者夫。』

著之德圓而神，即能不執於我也。卦之德方以知，即是人與人無礙。六爻之義易以貢，即能行之而通，爲之而有功也。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，即能誠於內也。與民同患，即無人我之分。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。所藏之往愈多，即所知之來愈神。古之聰明睿知，即能以真知。神武而不殺，不殺而能，即是真能。古之人，唯有包犧文王周公之聖，足以當之。

『是以明於天之道。而察於民之故。是興神物。以前民用。聖人以此齋戒。以神明其德。』

夫。』

明於天之道，道即時之所在也。察於民之故，故即民之所需也。是與神物。以前民用。即能有利於民也。聖人以此齋戒，以神明其德。即无自私自利之心也。物之興也，義在能合於時也。道之行也，義在能得乎其中。人文之進步，即義在能以互相配合。過與不及，反而有害於人。聖人是以天下爲公也以天下爲公，則能以天下共同之道爲道也。

『是故闢戶之謂坤。闢戶之謂乾。一闢一闢之謂變。見乃謂之象。形乃謂之器。制而用之謂之法。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，謂之神。』

戶即出入所必需者。乾坤即是我共同之大道。一闢一闢之謂變，變即能盡其道也。往來不窮之謂通，通即无所阻也。見乃謂之象，象即能見之於行也。形乃謂之器，器即能徵之於物也。制而用之謂之法，法即能爲法於人也。利用出入，即人之所必需也。民咸用之謂之神。神即能行之而通，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是故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生四相。四相生八卦。』

大而无外曰太。有而无窮曰極。太極之名，即是時空合一之體。相對曰兩。相對曰儀。太極生兩儀。兩儀即是太極之本身，自對自待之不同。非太極之後，而有兩儀也。兩儀生四相。四相即是物之本身，相對相待之不同。非兩儀之後而有四相也。四相生八卦。八卦即是物之本身，所對所待之不同。非四相之後，而有八卦也。就物之本身而言。合而觀之，即一太極。分而言之，則爲兩儀四相八卦。太極兩儀四相八卦之名，是基於人之所見之不同。而无先後之分也。

『八卦定吉凶。吉凶生大業。』

八卦定吉凶，吉凶，即是得失所在之地也。吉凶生大業，即行之而通，則能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。變通莫大乎四時。縣象著明、莫大乎日月。崇高莫大乎富貴。備物致用。玄成器以爲天下利。莫大乎聖人。探賾索隱、鈎深致遠。以定天下之吉凶。成天下之亹亹。莫大乎蓍龜。』

法象莫大乎天地，即能以天地爲法也。變通莫大乎四時，即能相反相成，互相以爲演進。縣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。即能往來不息。崇高莫大乎富貴，即能立己以立人也。備物致用、立成器以爲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。即能以天下爲公。定天下之吉凶、成天下之亹亹，莫大乎蓍龜。即能徵之於物、見之於行，而不執於我也。

『是故天生神物。聖人則之。天地變化。聖人效之。天垂象、見吉凶。聖人象之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聖人則之。』

天生神物、指風雨雷電而言。聖人則之、即取以爲法也。天地變化、指山川寒暑而言。聖人效之、即能各盡其用也。天垂象、見吉凶。指日月星辰而言。聖人象之、即能各得其序也。河出圖、洛出書。圖書是就山川地理之情形而言。即能各盡其利也。

『易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繫辭焉，所以告也。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。』

易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四象即是代表物之消長盈虛之理。繫辭焉，所以告也。就消長盈虛之理，則知進退存亡之道也。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。就進退存亡之道，則知吉凶得失之所存也。

右第十二章

『易曰：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子曰：祐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順也。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履信思乎順。又以尚賢也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也。』

天之所助者順也，即能順乎天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，即能信於人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即能見之於行。又以尚賢也。樂取人以爲善，即能以自助也。人之所助，即是天之所祐也。吉无不利，即得其道也。

『子曰：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然則聖人之意。其不可見乎。子曰：聖人立象以盡意。設卦以盡情僞。繫辭焉以盡言。變而通之以盡利。鼓之舞之以盡神。』

書不盡言，即言有不盡之意也。言不盡意，即意有不盡之言也。言語不足，繼之以文字。文字不足，繼之以卦象。變而通之以盡利。鼓之舞之以盡神。即使人人能以自得之也。

『乾坤其易之緼邪。乾坤成列。而易立乎其中。乾坤毀，則无以見易。易不可見。乾坤

或幾乎息矣。』

乾坤其易之緼邪。乾坤即是互相以爲對待。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互相對待，即是互相變化。乾坤毀，則无以見易。即無所謂變化也。易不可見，乾坤或幾乎息矣。即無萬物之可言也。

『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化而裁之謂之變。推而行之謂之通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謂之事業。』

形即能徵之於事實也。形而上者，是指物之未有之前而言。道即物之所由生也。形而下者，是指物之已有之後而言。器即物之所以成也。化而裁之謂之變，即能各盡其利。推而行之謂之通，即能各盡其道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謂之事業行之而通，則能爲之而有功也。

『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。而擬諸其形容。象其物宜。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。而觀其會通。以行其曲禮。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。是故謂之又。』

象者像也。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。即知其道之所在。又者倣也。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即知其義之所在。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。即知其得失之所在也。

『極天下之賾者，存乎卦。鼓天下之動者，存乎辭。化而裁之，存乎變。推而行之，存

乎通。神而明之、存乎其人。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。』

以上所言、即能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
繫辭下

『八卦成列。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。又在其中矣。剛柔相推。變在其中矣。繫辭焉而命之。動在其中矣。』

八卦成列，即是相對而立。相待而成也。象在其中矣，即是互相以爲對待。因而重之，即卦有內外之不同。又在其中矣，即有上下之分。剛柔相推，即互相以爲演變。變在其中矣，即因時因地而不同。繫辭焉而命之。命，即各以其義，而繫之以辭。動在其中矣，即以義之所在而動。中，即道之所在之地也。

『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。剛柔者立本者也。變通者趣時者也。吉凶者貞勝者也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。貞明者也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。』

吉凶悔吝者、生乎動者也。動在能、得乎中也。剛柔者、立本者也。本即道之所在也。變通者趣時者也。即能合乎時也。吉凶者、貞勝者也。貞即能得其正常。天地之道、貞觀者也。即能永久不息、日月之道、貞明者也。即能往來不已。天下之動、貞夫一者也。有所終、則能有所始也。

『夫乾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隤然示人簡矣。又也者也。效此者也。象也者、像此者也。』

乾即是代表時間之徵象。確然示人易矣、易即是相待而成也。坤即是代表空間之象徵。隤然示人簡矣

，簡即是相對而立也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即效其所在之不同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即像其所有之不同也。

『又象動乎內。吉凶生乎外。功業見乎變。聖人之情見乎辭。』

動乎內者、見于外也。形于外者、由于內也。就其變則知其道也。觀其辭則知其情也。聖人之道、即能上下一致，內外如一也。

『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人。何以聚人曰財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爲非，曰義。』
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生，即能各盡其性也。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位即能各得其所也。何以守位曰人。有人，則有家有國。何以聚人曰財。財，即民生之所需也。理財即能各盡其利。正辭即能各得其情。禁民爲非，即盜竊亂賊而不作。義，即能得其正常。各盡其性，各安其位。各盡其利，各得其所。即是人我共同之大道也。

右 第一章

『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。仰則觀象於天。俯則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於是始作八卦。以通神明之德。以類萬物之情。』

觀象於天。象即是日月四時之序。觀法於地。法指山澤水陸之不同而言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又即各有其象徵。宜即能各有所合也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人與物不同。而有相通之道也。始作八卦。八卦即是代表天地萬物之徵象。以通神明之德。以類萬物之情。是以天地萬物之徵象，爲人事之法也。『作結繩而爲罔罟。以佃以漁。蓋取諸離。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。蓋取諸益。日中爲市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蓋取諸噬嗑。』

罔罟之作。以佃以漁。蓋取諸離，離即能有所麗也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耒耜之利，蓋取諸益。益即能有所獲也。日中爲市，即動于內也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即能麗于外也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蓋取諸噬嗑。即能各取其所需也。罔罟之作。耒耜之興。關係民生整個之生活。聚合有市。往來相通。人文之進步。乃日趨於繁榮。

『神農氏沒。黃帝堯舜氏作。通其變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易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是以自天佑之。吉无不利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蓋取諸乾坤。』

通其變、使民不倦。即能行之而通。神而化之、使民宜之。即能爲之而有功。易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變即能合乎時也。通即能得乎中也。久即能得其正常。自天佑之、吉无不利。即與時俱進。黃帝堯舜、垂衣裳而天下治。即以身作則，而能爲法於人。蓋取諸乾坤，是以天地之道，以爲法也。

『夸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舟楫之利、以濟不通。致遠以利天下。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、引重致遠、以利天下。蓋取諸隨。重門繫析、以待暴客。蓋取諸豫。斷木爲杵、掘地爲臼。臼杵之利、萬民以濟。蓋取諸小過。弦木爲弧。剡木爲矢。弧矢之利、以威天下。蓋取諸睽。上古穴居而野處。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。上棟下宇、以待風雨。蓋取諸大壯。古之葬者、厚之以薪。葬之中野。不封不樹。喪期無數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。蓋取諸大過。上古結繩而治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百官以治、萬民以察。蓋取諸夬。』

由罔罟耒耜、而有舟楫弧矢。由舟楫弧矢、而有宮室棺槨書契。典章文物。日趨於光大。包犧畫卦、以通神明之德。神農取象於物。致力於民生。黃帝堯舜、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人道之大義、已成立家立國之本。就以上之歷史、事實之演進、而知中國之文化、所以由來也。

右 第二章

『是故易者象也。象也者像也。彖者材也。爻也者、效天下之動者也。是以吉凶生。而悔吝著也。』

象也者像也、即取法於物之所有之徵象也。彖者材也、指一卦所有之動象而言。又也者、效天下之動者也。六爻之義、即能各盡其道。吉凶生、而悔吝著。即知其得失之所在也。

右 第三章

『陽卦多陰。陰卦多陽。其故何也。陽卦奇。陰卦耦。其德行何也、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。陰二君而一民。小人之道也。』

陽卦多陰，陰以陽爲主也。陰卦多陽，陽以陰爲主也。其故何也。陽卦奇，奇即相待而立也。陰卦耦，耦即相對而成也。其德行何也。陽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。君子即能以自立也。陰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小人即不能以自主也。震爲雷，坎爲水，艮爲山，是相待而立也。相待而立，則能以共同之道爲道也。巽爲風，離爲火，兌爲澤，是相對而成也。相對而成，則以個人之利爲利也。

右 第四章

『易曰、憧憧往來、朋從爾思。子曰、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。』

憧憧往來，即藏之于中也。朋從爾思，即形之于外也。天下何思何慮，即人與人不同，而目的則一。

同歸而殊途，則殊途無礙于同歸。一致而百慮，則百慮無礙于一致。天下何思何慮，即能各得其道也。

『日往則月來。月往則日來。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。暑往則寒來。寒暑相推，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。來者信也。屈信相感，而利生焉。』

日月不同。相推而生明。寒暑不同。相推而成歲。即能相待而立也。往者屈也。來者信也。一屈一伸、即一往一來。即是相對而成也。屈伸相感、而利生焉。相感則能相生。相生則能相成。天地之道、即是相反相成，永久生生不已者也。

『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』

屈以求伸、伸即由于屈也。蟄以存身、存即由于蟄也。屈與伸、蟄與存。即能相反而相成也。精義入神。以致用也，即能見之于行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即能得之於己。過此以往。過即過與不及。未之或知，唯有聖人，能得乎中也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即能合乎時也。

『易曰：困于石。據于蒺藜。入其宮不見其妻凶。子曰：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。死期將至。妻其可得見邪。』易曰：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。獲之无不利。子曰：隼者禽也。弓矢者器也。射之者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時而

動。何不利之有。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獲。語成器而動者也。子曰、小人不恥不仁。不見利不勸。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戒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、履校滅趾。无咎。此之謂也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爲无益，而弗爲也。以小惡爲无傷，而弗去也。故惡積而不可掩。罪大而不可解。易曰、何校滅耳凶。子曰、危者安其位也。亡者保其存也。亂者有其治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。存而不忘亡。治而不忘亂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易曰、其亡其亡。繫于苞桑。子曰、德薄而位尊。知小而謀大。力小而任重。鮮不及矣。易曰、鼎折足。覆公餗。其形渥。凶。言不勝其任也。子曰、知幾者其神乎。君子上交不諂。下交不瀆。其知幾乎。幾者動之微。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。易曰、介于石。不終日。貞吉。介于石焉。寧用終日。斷可知矣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子曰、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也。易曰、不遠復，无祇悔，无吉。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。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易曰、三人行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言致一也。子曰、君子安其身而後動。易其心而後語。定其交而後求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。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无交而求。則民不與也。莫之

與、則傷之至也。易曰、莫益之。或繫之。立心无恆凶。』

以上重申六爻所有之意義。即能議之而後動也。

右 第五章

『子曰、乾坤其易之門邪。乾陽物也。坤陰物也。陰陽合德、而剛柔有體。以體天地之撰。以通神明之德。』

乾坤其易之門也。門即能往來不已。乾陽物也、即能動于內也。坤陰物也、即能形于外也。陰陽合德、即是內外一致。剛柔有體、即質與能互相以爲結合。以體天地之撰、撰即各有不同之道也。以通神明之德、德即能得之于己也。各有其德、即能各盡其所能也。

『其稱名也、雜而不越。於稽其類。其衰世之意邪。』

雜、即不同。不越、即能各有所合。於稽其類、即各以其類而名。其衰世之意邪、即文王與紂之時也。就其名、則知其事也。就其事、則知其世矣。

『夫易彰往而察來。而微顯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。正言斷辭則備矣。』

彰往而察來。即就已往、而知未來。顯微而闡幽。即由微、可以知顯。開而當名辨物、開即能各從其類。

當名辨物，即是名无不正。正言斷辭，即是言无不順。辨而能當，斷而能正。即能盡辨證之意義也。

『其稱名也小。其取類也大。其旨遠。其辭文。其言曲而中。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民行。以明得失之報。』

其稱名也小，其取類也大。即由小可以推大。其旨遠，其辭文。即由近可以知遠。其言曲而中。其事肆而隱，即言无不至。意无不盡。因貳以濟民行，貳即不同之中，而有相同之道也。以明得失之報，報即知其得失之所在也。

右 第六章

『易之興也。其於中古乎。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。』

中古即商周之際。作易者，指文王而言。其有憂患乎。觀其辭，則知其意也。就其意，即知其人也。

『是故履德之基也。謙德之柄也。復德之本也。恒德之固也。損德之脩也。益德之裕也。困德之辨也。井德之地也。巽德之制也。』

履德之基也，基即能有所履也。謙德之柄也，柄即能有所爲也。復德之本也，本即能有所始也。恒德之固也，固即能以久也。損德之脩也，脩即能以无過也。益德之裕也，裕即能无不及也。困德之辨也，辨即知其義之所在。井德之地也，地即能有所養也。巽德之制也，制則能得乎中也。

『履和而至。謙尊而光。復小而辨於物。恆難而不厭。損先難而後易。益長裕而不設。困窮而通。井居其所而遷。巽稱而隱。』

履和而至、即能以有功。謙尊而光、即知其所止也。復小而辨於物、即能由近致遠。恆難而不厭、即能以久也。損先難而後獲、即能以自治也。益長裕而不設、即能以自立也。困窮而通、即亨於中也。井居其所而遷、即不變於內也。巽稱而隱、即有所入也。

『履以和行。謙以制禮。復以自知。恆以一德。損以遠害。義以興利。困以寡怨。井以辨義。巽以行權。』

履以和行、即能行之而通。謙以制禮、即能行之於人。復以自知、即能以自反也。恆以一德、即有所終也。損以遠害、即不執於我也。益以興利、即有益於人也。困以寡怨、即能反之於己。井以辨義、即无所私也。巽以行權、即安於內也。內文明而外柔順。以蒙大難。文王以之。就以上九卦之大義，而知文王所以安身立命之道也。

右 第七章

『易之爲書也。不可遠。爲道也屢遷。變動不居。周流六虛。上下无常。剛柔相易。不可爲典要。唯變所適。』

不可遠、即不能離乎易也。爲道也屢遷、即因地而易。變動不居、即因時而變。周流六虛。六虛、即六爻之位。上下无常、即卦與卦互相爲內外。剛柔相易、即爻與爻互相以爲上下。不可爲典要。即因地因時而不同。惟變所適、唯一之目的，即能合於時中之道也。

『其出入以度。外內使知懼。又明於憂患與故。无有師保、如臨父母。』

出入以度、即能得其中也。外內知懼、即能合於時也。明於憂患與故。憂生於內也，患來之於外也。雖无師保、如臨父母、即能慎之於始也。

『初率其辭。而揆其方。既有典常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』

初率其辭、初即初爻。卦之所始。率即知其本之所在。而揆其方、方即是演進之過程。揆即能知其義之所在也。既有典常、是以六爻之義、爲所言所行之法也。苟非其人、道不虛行。道即有終有始。行即能由始以至終也。

右 第八章

『易之爲書也。原始要終以爲質也。六爻相雜、惟其時物也。其初難知。其上易知。本末也。初辭擬之、卒成之終。若夫雜物撰德。辨是與非。則非其中爻不備。噫亦要存亡吉凶、則居可知矣。知者觀其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。』

原始即知其所始也。要終即知其所終也。以爲質也。質即能徵之於事實。六爻相雜，即剛柔所在之不同。惟其時物也，即義在能得其時。其初難知，即本之所在也。其上易知，即卦之所終也。就其所始，則知其所終也。本末也。即就其本，則知其末也。初辭擬之，即知所先後。卒成之終，即知其所至也。六爻論一事也。擬其一者，而萬者可以取法焉。若夫雜物遷德，即事與物不同，而時與位亦異。辨是與非，即知其義之所在。非其中又不備。二與五居內外之中。三與四，即進退之地。亦要存亡吉凶，則居可知矣。即知其演變之所在也。觀其彖辭，彖辭是就一卦之大義而言。則思過半矣。即知得失之所在也。

『二與四、同功而異位。其善不同。二多譽、四多懼、近也。柔之爲道也、不利遠者。其要无咎、其用柔中也。三與五、同功而異位。三多凶、五多功。貴賤之等也。其柔危。其剛勝也。』

二與四、同功而異位。二即所對之地也。四即相對之地也。其善不同、即各有不同之道也。二多譽、二居中在下。即能得之于內也。四多懼、上下之交。相對之地也。近也、即近乎上也。柔之爲道也、是以永貞爲吉。不利遠者。即不利有攸往也。其要无咎、即義在能以无過也。三與五、同功而異位。三即相待之地也。五即自待之地也。三多凶、三內外之際、即得失之地也。凶即惟恐有所過也。五多功、五居中在上、即能有所爲也。貴賤之等也、即所在之位不同。其柔危、柔即不能以自主也。其剛勝也、剛則能以自立也。

右 第九章

『易之爲書也。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。有地道焉。有人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故六。六者非它也。三才之道也。』

廣大悉備、即物理人情世故、无一不備。有天道焉、天道即能自對自待而立也。有地道焉、地道即所對所待而立也。有人道焉、人道即能相對相待而立也。兼三才而兩之、才即物之所有之本能。兩即有對則有待也。有待則有對也。六者非它。三才之道也。即合天地人之道、以爲道也。初與二在下、即地道之所在也。三與四居中、即人道之所在也。五與上在上、即天道之所在也。

『道有變動故曰爻。爻有等故曰物。物相雜故曰文。文不當故吉凶生焉。』

爻與文不同、即是物與物相雜。物與物相雜、即是文與文不同。文不當、故吉凶生焉、吉凶即是得失之所在也。

右 第十章

『易之興也。其當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。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是故其辭危。危者使平。易者使傾。其道甚大。百物不廢。懼以終始。其要无咎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』

易之興也。即易之所由作也。易有卦象、斯有彖文。繫辭以前、是以卦象代表人事之得失。繫辭以後、則以彖文所有之繫辭。代表卦象所有之意義。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。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指當日

之環境而言。其辭甚危、即限於當時之情形也。危者使平、易者使傾。即是時代所有之使命也。其道甚大、百物不廢。是包括天下所有之道也。懼以終始、其要无咎。即能无過與不及也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易之爲道、盡於彖與乂之義矣。彖與乂之義、盡於所有之繫辭矣。

右 第十一章

『夫乾天下之至健也。德行恆易以知險。夫坤天下之至順也。德行恆簡以知阻。』

天下之至健、即能以自強不息。恆易以知險。即能由內而反之於外也。天下之至順、即能以厚德載物。恆簡以知阻。即能由外而反之於內也。恆易恆簡，而能知險知阻。慎之至也。即能得之於己也。

『能說諸心。能研諸侯之慮。定天下之吉凶。成天下之亹亹者。』

能說諸心、即能推己以及人也。能研諸侯之慮、即能上下內外相通。定天下之吉凶、即知天下得失之所在也。成天下之亹亹、即能建立家立國之大業。

『是故變化云爲。吉事有祥。象事知器。占事知來。』

云爲、即是所言所行。變化、即是天地之云爲。云爲、即是人事之變化。吉事有祥、祥、即能徵之于先也。象事知器、器即能成之於後也。占事知來。就已往、則知未來也。

『天地設位。聖人成能。人謀鬼謀。百姓與能。』

大地設位，即能各得其所。聖人成能，即能各盡其道。人謀，即所云所爲之可見者。鬼謀，即所變所化之不可知者。百姓與能，是以聖人之道，以爲法也。

『八卦以象告。彖又以情言。剛柔雜居，而吉凶可見矣。』

八卦以象吉，八卦即是變化之徵象。彖又以情言，是就天地萬物之情狀而言。剛柔雜居，即內外上下之不同。吉凶見矣，就其情狀。則知其吉凶。

『變動以利言。吉凶以情遷。是故愛惡相攻，而吉凶生。遠近相取，而悔吝生。情僞相感，而利害生。凡易之道，近而不相得則凶。或害之，悔且吝。』

變動以利言，利即形于外也。吉凶以情遷，情即動于內也。愛惡相攻，而吉凶生。即情之所至也。遠近相取而悔吝生，即失之過與不及也。情僞相感而利害生。即發于內者，則形于外也。有于外者，則反于內也。凡易之道，情僞相近而不相得則凶。凶即相反。或害之、悔且吝。就其利害之小大。則如其好惡得失之不同也。

『將叛者其辭慙。中心疑者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。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，其辭游。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。』

叛于外者，則慙于內也。疑于內者，則枝于外也。吉人之辭寡，即有諸內也。躁人之辭多，即現于外也。誣善之人其辭游，游即假之于外也。失其守者其辭屈，即屈于內也。情生于內也，辭形于外也。就其內者，則知其外也。就其外者，則知其內者。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能知人，則能以知物。能知物，則能知天地萬物之道也。

繫辭上下兩篇。前後之文，是互相發揮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道在能以自得也。不能自得，言之未必知也。知之未必行也。行之未必能也。宋儒將天數五，與天一地二兩節。改在大衍一節之前。已失原文本義之所在也。

右 第十二章

說卦

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。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。參天兩地而倚數。觀變於陰陽而立卦。發揮於剛柔而生爻。和順於道德、而理於義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』

聖人之作易也、即通乎上下內外之故。幽贊於神明、即發揮物之所有之原理。蓍即假之於物。即能不執於我也，參天兩地而倚數。參即代表物之所有之奇數。兩即代表物之所有之耦數。一與二，二與三。即是物之本身，所有之基數。倚數，即以物之本身，所有之基數。互相演變。互相以爲演進。觀變於陰陽而立卦。陰陽即是互相以爲對待。互相對待，即是互相演變。八卦即是物之演變。所有之徵象。發揮於剛柔而立爻。剛柔即是爻與爻本身之不同。和順於道德。而理於義。道即能行之而通也。德即能得之於己也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窮理即是能以知也。盡性即是能以行也。以至於命、命即能合於人我共同之大道也。

右第一章

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。將以順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、曰陰曰陽。立地之地、曰剛曰柔。立人之道、曰仁曰義。兼三才而兩之。故易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、迭用柔剛。故易六位而成章。』

分而言之曰性。性即能各盡其能也。合而言之曰命。命即能以共同之道爲道也。性命一致，即是人天合一。立天之道。曰陰曰陽。陰陽即是自對自待而立也。立地之道。曰剛曰柔。剛柔即是所對所待而成也。立人之道。曰仁曰義。仁義即是人我共同之道。即能相對而立，相待而成也。兼三才而兩之，即能以天地人共同之道，以爲道也。易六畫而成卦。即能以有始有終。分陰分陽，即卦有內外。迭用柔剛，即又有上下。六位而成章。即是義无不備，理无不盡。中國所謂之天道，是就物理之原則而言。中國所謂之人道，是就人道之大義而言。人天合一之學，即是人事與物理，能以互相爲證，互相以爲貫通。

右 第二章

『天地定位。山澤通氣。雷風相薄。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錯。數往者順。知來者逆。是故易逆數也。』

天地定位，即是上下相成。山澤通氣，即是內外相通。雷風相薄。水火不相射。即能相反相成。八卦相錯，即互相以爲對待。數往者順，往即已往。知來者逆，來即未來。乾之所往，即是坤之所來。坤之所往，即是乾之所來。是故易逆數也。逆即能。就其已往，則知其未來也。

右 第三章

『雷以動之。風以散之。雨以潤之。日以暄之。艮以止之。兌以說之。乾以君之。坤以藏之。』

以上是就八卦之本身，所有之徵象而言。

右第四章

『帝出震。齊乎巽。相見乎離。致役乎坤。說言乎兌。戰乎乾。勞乎坎。成言乎艮。萬物出乎震。震東方也。齊乎巽、巽東南也。齊也者、言萬物之絜齊也。離也者明也。萬物皆相見。南方之卦也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。嚮明而治、蓋取諸此也。坤也者地也。萬物皆致養焉。故曰致役乎坤。兌正秋也、萬物之所說也。故曰說言乎兌。戰乎乾、乾西北之卦也。言陰陽相薄也。坎者水也。正北方之卦也。勞卦也。萬物之所歸也。故曰勞乎坎。艮東北之卦也。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。故曰成言乎艮。』

帝出乎震，帝即是代表生物所有之徵象。以上是就天時地理所有之卦象而言。

右第五章

『神也者、妙萬物而言之者也。動萬物者莫疾乎雷。撓萬物者莫疾乎風。燥萬物者莫熯乎火。說萬物者莫說乎澤。潤萬物者莫潤乎水。終萬物始萬物者、莫盛乎艮。故水火相逮。雷風不相悖。山澤通氣。然後能變化。既成萬物也。』

神也者，神即物之所有之本能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，妙即能互相以爲演變。以上是就物之所有之卦象而言。

右第六章

『乾健也。坤順也。震動也。巽入也。坎陷也。離麗也。艮止也。兌說也。』

以上是就卦之本身，不同之徵象而言。

右第七章

『乾爲馬。坤爲牛。震爲龍。巽爲雞。坎爲豕。離爲雉。艮爲狗。兌爲羊。』

以上是就物之本身，所有之卦象而言。

右第八章

『乾爲首。坤爲腹。震爲足。巽爲股。坎爲耳。離爲目。艮爲手。兌爲口。』

以上是就人之本身。所有之卦象而言。

右第九章

『乾天也、故稱乎父。坤地也、故稱乎母。震一索而得男、故謂之長男。巽一索而得女、故謂之長女。坎再索而得男、故謂之中男。離再索而得女。故謂之中女。艮三索而得男。故謂之少男。兌三索而得女。故謂之少女。』

以上是就物與物之不同，所有之卦象而言。八卦即是代表天地人物，所有之卦象。就卦與卦之相對自待而言。則乾一坤二，震三巽四，坎五離六，艮七兌八。就卦與卦之相對相待而言。則乾一兌二，離三震四，巽五坎六，艮七坤八。就卦與卦之所對所待而言。則震一巽二，離三坤四，兌五乾六，坎七艮八。八卦是同時存在。無所謂先天與後天之分。學者惑於見聞。各執一端。兩千餘年以來。大義爲之不明。

右第十一章

序卦上

『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間者，唯萬物。故受之以屯。屯者盈也。屯者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。蒙者蒙也。物之穉也。物穉不可不養也。故受之以需。需者，飲食之道也。飲食必有訟。故受之以訟。訟必有衆起。故受之以師。衆必有所比。故受之以比。比者比也。比必有所畜。故受之以小畜，物畜然後有禮。故受之以履。』

有天地，萬物生焉。天地之道，即是相對相待而立也。萬物生焉，即互相以爲演進。盈天地之間者，唯萬物。即互相以爲對待。以上十卦，相反相成，而爲六卦。即自對自待之中，而有相對相待之義也。相對相待之中，而有所對所待之道也。

『履而泰，然後安。故受之以泰。泰者通也。物不可以終通，故受之以否。物不可以終否，故受之以同人。與人同者，物必歸焉。故受之以大有。有大者，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謙。有大而能謙必豫。故受之以豫。豫必有隨，故受之以隨。喜隨人者，必有事。故受之以蠱。蠱者事也。有事而後可大。故受之以臨。臨者大也。物大然後可觀。故受之

以觀。可觀而後有所合，故受之以噬嗑。嗑者合也。物不可以苟合而已。故受之以賁。』

以上十二卦，相反相成，而爲六卦。即相對相待之中，而有所對所持之道也。

『賁者飭也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。故受之以剝。剝者剝也。物不可以終盡。剝窮上反下。故受之以復。復者不妄矣。故受之以无妄。有无妄然後可畜。故受之以大畜。物畜然後可養。故受之以頤。頤者養也。不養則不可動。故受之以大過。物不可以終過。故受之以坎。坎者陷也。陷必有所麗。故受之以離。離者麗也。』

以上八卦，相反相成，而爲六卦。即所對所持之中，而有自對自待之道也。序卦上，始於乾坤，終以坎離。就乾坤與坎離，上下前後內外之不同。而知天地萬物之演變也。

序卦下

『有天地、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、然後有男女。有男女、然後有夫婦。有夫婦、然後有父子。有父子、然後有君臣。有君臣、然後有上下。有上下、然後禮義有所錯。夫婦之道、不可以不久也。故受之以恆。恆者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。故受之以遯。遯者退也。物不可以終遯。故受之以大壯。物不可以終壯。故受之以晉。晉者進也。進必有所傷。』

故受之以明夷。夷者傷也。傷於外者、必反其家。故受之以家人。家道窮必乖。故受之以睽。睽者乖也。乖必有難。故受之以蹇。蹇者難也。物不可以終難。故受之以解。解者緩也。緩必有所失。故受之以損。損而不已必益。故受之以益。』

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，然後有男女。有男女，然後有夫婦。夫婦父子，君臣上下。即是立家立國之本也。以上十二卦，相反相成，而爲六卦。即相對相待之中，而有所對所持之道也。

『益而不已必決。故受之以夬。夬者決也。決必有所遇。故受之以姤。姤者遇也。物相遇而後聚。故受之以萃。聚而上者謂之升。故受之以升。升而不已必困。故受之以困。困乎上者、必反乎下。故受之以井。井道不可不革。故受之以革。革物者莫若鼎。故受之以鼎。主器莫若長子。故受之以震。震者動也。物不可以終動。故受之以艮。艮者止也。物不可以終止。故受之以漸。漸者進也。進必有所歸。故受之以歸妹。』

以上十二卦，相反相成，而爲六卦。即所對所持之中，而有所對相待之道也。

『得其所歸者必大。故受之以豐。豐者大也。窮大者必失其居。故受之以旅。旅而无所容。故受之以巽。巽者入也。入而後說之。故受之以兌。兌者說也。說而後散之。故受

之以渙。渙者離也。物不可以終離。故受之以節。節而信之。故受之以中孚。有其信者必行之。故受之以小過。有過物者必濟。故受之以既濟。物不可窮也。故受之以未濟終焉。』

以上十卦，相反相成，而爲六卦。即所對所待之中，而有自對自待之義也。自對自待之中，而有相對相之道也。序卦下，始於咸恒，終於既濟與未濟。就咸恒、既濟與未濟四卦。上下前後內外之不同。而知世代之演進也。

序卦上，三十卦。序卦下，三十四卦。相反相成，各爲十八卦。因前後演變之不同，分爲六篇。序卦上三篇。每篇或爲十卦，或爲十二卦，或爲八卦。序卦下三篇。每篇或爲十二卦，或爲十卦。每篇相反相成。又各自成爲六卦。受之以屯，受之以蒙，受之以恒，受之以遯。受即是前後相繼。以屯以蒙，以恒以遯。以即能合乎時也。不可以終通。不可以終否。不可以終動。不可以終止。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未濟終焉。序卦上，言天道也。天即終則有始。地即有所始，則有所終也。序卦下，言人道也。人道是以天地之道爲道。即能有始有終。內卦爲貞。外卦爲悔。貞與悔，義在能各盡其道也。名无不正。即是義无不順。義无不順，即是道无不至。易即集人文之大成也。

雜卦

『乾剛坤柔。比樂師憂。臨觀之義。或與或求。屯見而不失其居。蒙雜而著。』

乾剛坤柔、剛柔即是代表物之本身之不同。乾坤以下八卦，即基於物之本身之不同。相反相成、互相以爲演變。

『震起也。艮止也。損益盛衰之始也。大畜時也。无妄災也。萃聚而升不來也。謙輕而豫怠也。噬嗑食也。賁无色也。』

震起色、艮止也。即是代表動與靜之不同。震與艮以下十二卦，即基於動靜之不同。相反相成、互相以爲演進。

『兌見而巽伏也。隨无故也。蠱則飭也。剝爛也。復反也。晉晝也。明夷誅也。井通而困相遇也。咸速也。恒久也。渙離也。節止也。解緩也。蹇難也。睽外也。家人內也。否泰反其類也。大壯則止。遯則退也。大有衆也。同人親也。革去故也。鼎取新也。小過過也。中孚信也。豐多故也。親寡旅也。』

兌見而巽伏也。即是代表內外之不同。兌與巽以下三十卦，即基於內外之不同。相反相成、互相以爲演進。

『離上而坎下也。小畜寡也。履不處也。需不進也。訟不親也。大過顛也。姤遇也。柔遇剛也。漸女歸待男行也。頤養正也。既濟定也。歸妹女之終也。未濟男之窮也。夬決也。剛決柔也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』

離上而坎下也。即是代表上下之不同。坎與離以下十四卦，即基於上下之不同。互相演變、互相以爲演進。大過以下八卦，即不同之中，而有相同之道也。相同之中，而有不同之義也。

說卦言卦之所以立也。序卦即是代表歷史演進之大道。雜卦是就事與物演變之不同而言。以上三篇，皆孔子所作。引申象與爻未盡之意也。包犧是以理法爲中心。即基于兩極生物之原理，以爲對象。文王與周公，是以事法爲中心。即以三極進化之原則爲對象。孔子是以世法爲中心也。即合天地人之道，而一以貫之。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易经述学

作者=张元夫著

页数=171

SS号=11192922

出版日期=1974年09月第1版

前言

目录

目录

六经述闻序言

易经述闻序言

卦象前

易经述闻上

乾坤之一

泰否之二

剥复之三

易经述闻下

咸恒之四

夬姤之五

丰旅之六

系辞上

系辞下